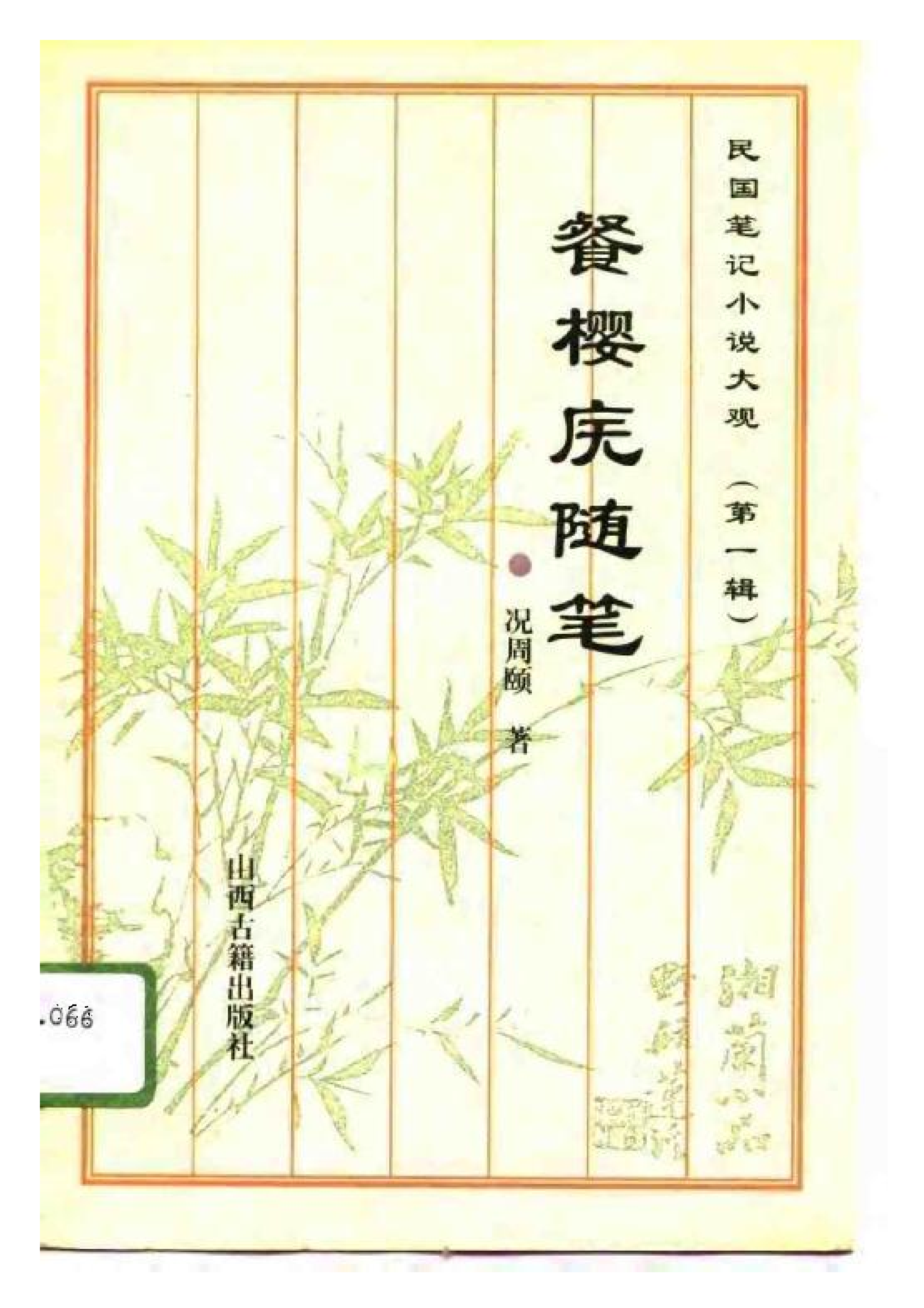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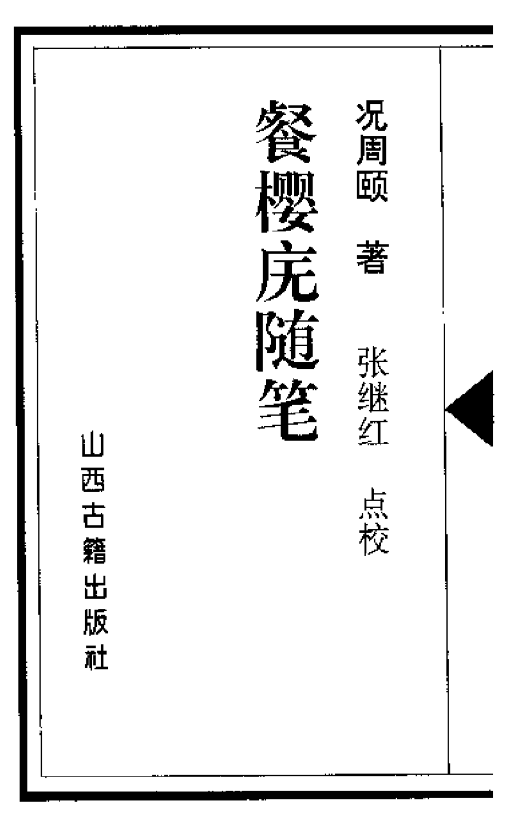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
餐樱庑随笔
况周颐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一则，其内容与《眉庐丛话》近似，涉及面非常广博，主要有宫廷秘闻、官场轶事、典章制度、学术考据、学人风范、艺林趣谈、侠客行迹、民俗风情等。或资料可重、或足资谈助，加之先生神来妙笔，更使前人往事顿生妙趣。如“集《汉书》言为张之洞祝寿”属旷世奇文，“清廷官吏笑话”、“羞见江东父老”则嘲讽讥刺有加，“赵秋谷恃才轻薄，宋绵津徒慕风雅”等则述学界名士可笑可叹之遗事，“木板墓志与砖书墓志”等则述金石碑板奇闻。其中第二〇二则“没甚不好意思”则尤为近代世说中神品：

> 康雍间，苏州有张氏者，其先富甲一郡，继而子孙多占仕籍，其富遂衰。一人独矜有秘术，富转增益。举族求其术不已，则大言曰：“若曹宴九宾，陈百剧，吾当授方略。”众如言毕飨，揖其就座说法。众环立屏息拱听，则曰：“吾术只六字决耳：没甚不好意思。”众哄然散，既而思之，实无以易也。

况蕙风作为清室遗民，寥落居沪，较之往日通达荣耀颇觉穷困无聊，而好清谈雅谑，故其《随笔》中颇有性变、吟咏美人等记述，格调不甚高，也聊博一笑耳。

本书据《东方杂志》(第13卷)连载内容点校，应属首次整理出版，其中纠正了诸多误载及错别字，并予以随事标题，以便阅读。

总顾问　锺敬文

顾　问　来新夏　邓云乡　姚莫中
　　　　宁宗一　李修生　陈　诏
　　　　贾鸿鸣　张凤瑞

策　划　张安塞　原　晋

主　编　孙安邦

副主编　张继红

编委会　王灵善　宁志荣　孙安邦
　　　　刘幼生　张安塞　张继红
　　　　原　晋　常士功　落馥香

（编委会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序　言

来新夏

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所谓“始于汉魏”是指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崔豹《古今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未成笔记文体之作；所谓“兴于唐宋”则指封演《封氏闻见录》、李肇《国史补》、刘肃《大唐新语》和洪迈《容斋随笔》等开始用随笔形式记述作者见闻之作。至“盛于明清”已为学者所共见，无庸赘言。

笔记的特点，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故历代著录多入杂家与小说家。《隋志》入《风俗通义》于杂家，入《世说新语》于小说家。《宋志》入宋祁《笔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四著录《笔记》三卷，即此书）于杂家，入释文莹《湘山野录》于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于杂家、小说家之下又分多属。如杂家类

入《容斋随笔》于杂考之属，入《梦溪笔谈》、《居易录》、《池北偶谈》于杂说之属，入《韵石斋笔谈》于杂品之属，入《钝吟杂录》于杂编之属；而《天香楼偶得》、《天禄识馀》则存目于杂考，《冬夜笺记》、《药廊偶笔》则存目于杂说。其小说家类，凡"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如《清波杂志》、《癸辛杂识》等均隶于记录杂事之属。他如《今世说》、《陇蜀馀闻》则存目于杂事之属；《板桥杂记》、《簪云楼杂记》则存目于琐语之属。后此著录大体遵四库成规。

历代笔记数量无确实查考，而清代笔记数量确已超越前代。《听雨轩笔记》跋中曾云："康熙间，商丘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说部，于是海内名士，人各著书。今汇集于《昭代丛书》初、二两集者，不下数百种，较之前明百家小说已倍蓰矣。"若再增入其他丛书收录本及单刊本，则其数量必相当可观。所谓笔记至清而极盛，于此可见。

我好读杂书，尤沉浸于清人笔记。二十馀年以"三馀"之暇，读清人笔记近四百种，网罗资料盈箧，用以成文者多篇，始知笔记之作固非若蠡测管窥者之视作支流小道。而每读一书辄写书录一篇，撰《清人笔记随录》手稿若干卷。采铜于山，吹沙见金，笔记又焉能不被视为中华文化之宝藏？此又何独清人笔

记为然。遂于民国笔记时有浏览，所读不过以十数，而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可徵，比比皆是。设天假我年，当继《清人笔记随录》之后而有《民国笔记随录》之撰。不意山西古籍出版社先我着鞭，有《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之辑，际此出版低谷，此不仅为盛举，亦可称壮举。草野逖闻，曷胜欣悦，当更申其说。

晚清民初为中国近代历史之大变动时期，社会呈现一种中西杂陈、新旧并存的过渡性现象。奇闻异说，层出不穷：或涉宫闱秘闻，或为里巷琐议，或政海官潮之波涛起伏，或文士骚客之绮闻雅趣，或世风民习之乖迕杂错，大都皆可于诸家笔记中得其鳞爪片羽。若排比缀缉，时可见人事之概略与大要，大之为清代及民国史事拾遗补阙，小之亦可资瓜棚灯下笑语谈助。其撰者亦多为广闻能文之士，或曾为大府僚佐，参与密勿；或交游广泛，熟知风云诡谲；或徜徉市井，采风听歌，洞晓民风；而于迷信怪诞之异端又多具辨识之能力，故羼杂写录者盖少，此又民国笔记之多胜前代而独具特色者。如李孟符所撰《春冰室野乘》、袁克文所撰《辛丙秘苑》、徐一士所撰《一士谭荟》等等皆为当时人所赞誉，读者覆盖甚广，影响颇大，而有裨于史事论述者，尚有多多。

往者，我撰《北洋军阀史稿》时，即参读笔记多

种，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魏元旷的《光宣佥载》、居正的《辛亥札记》、马叙伦的《石屋馀瀋》和《续瀋》等等，虽撰者或囿于政治派别而论述容有讳避藻饰，而反复考校后，仍有可资采录而未见载于他书的资料，所以又进而较多地有所检读，惟民国笔记单本别行者多，且历经战乱，书多散失难求，反不如古代笔记，如《笔记小说大观》及《清人史料笔记丛刊》等经坊间刊行，能有所汇总而便于求索。正动念间，宁兄宗一教授来舍告我，山西古籍出版社已斥资汇印民国笔记，并代主其事者浼我作序。声应气求，灵犀相通，我久念其事，而今成现实，兴奋之馀，乃粗述所见，以为之序。

一九九五年初秋于南开大学邃谷

序　言

邓云乡

笔记体裁的作品，在我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来源是很早的，数量是极大的。广义地说，圣经贤传中的《论语》，也可以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笔记。《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纂，故谓之《论语》。"所谓"弟子各有所记"，就是笔记。但其所记是孔子的言行，是传世最早的书之一。宋朝时又把它编为"四子书"之一，包括在《四书》、《五经》内，就再没有人说他是一部"笔记"，而是经书了。其实本质还是笔记的性质。这种体例的书籍，在古代还很多，古老的目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就记

录了不少此类书名，可惜大都失传了。

汉魏六朝而后，书籍传世渐多，世有“文”、“笔”之分。广征博引，雅韵丽辞，骈四俪六，《三都》、《两京》，是谓之文；品次人物，讲述轶闻，情之所系，笔之于书，是谓之笔。最著名的就是刘宋之际刘义庆写的《世说新语》，用现代话说，其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惟南北朝三百年混乱，文献丧失殆尽之后，唐朝开始修两晋、六朝史，是以《世说新语》作为重要材料，即一般读书人，亦莫不爱读此书，所谓“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六朝风流，几乎成为一千六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品次标榜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影响。

隋唐而后，宋元明清，典籍纷繁，那笔记之作，就更是汗牛充栋，不知有多少，内容亦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天文地理、历史典章、奇闻轶事、生活琐事、排日游程，以及志怪谈鬼，荒诞不经之小说家言，无不在笔记形式著述包罗之内。而直接以“笔记”名其书者，自宋代宋祁始，其后陆游之《老学庵笔记》继之。而其他笔谈、笔录、札记、琐记，或曰“新语”、或曰“旧闻”、或名“随笔”、或号“漫钞”、甚或《贵耳》、《宾退》、《归潜》、《辍耕》，数不胜数，无一非

笔记著述之形式也。其影响传统文化之巨，或超圣经贤传、正经正史而过之，更不要说一切皇帝的圣旨和标语、口号。不过以上都是旧语。

略述传统，以当引子，重在说明下面的，即山西古籍出版社，要编一套《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丛书，让我为该丛书写一篇序，这对我说来，真有些妄自尊大。因为我虽然出生在二十年代中叶的民国时代，但当我学会写几句半通不通的文言白话时，已是北京沦陷，作亡国奴、“伪学生”的时代了。真是生不逢辰，命焉何如？没有不怕死的冲动和勇气，只能作个普通人，正如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而蹉跎岁月亦已七十一年矣。细阅编辑送来的书目、书名，其作者大都是比我大四五十岁的甚至更多的长者，有些熟识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而太上无情，他们均已走完历史的旅程，均成“录鬼簿”中人矣。俯仰之间，感慨万千。而为这些前辈的著作写序，更是却之不恭，序之有愧。恭愧之间，略陈述数点于读者：

一，本丛书总名《民国笔记小说大观》，这“笔记小说”四字，是“笔记”一词的小范畴，远的如《太平广记》、近的如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诸书，即“四库”分目中杂家类的小说家，既非今日的所谓“小说”及古代的通俗小说等等，亦非广

义的笔记。而本书所选诸家笔记，实际在于广义的"笔记"概念，如"初集"所选十种，无一种为狭义之"笔记小说"，此应预先予以说明。其所以总名为《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特取"笔记小说"四字统而言之，亦取易为社会接受之故。"小说"一词，亦可广义而视之，容易引起读者兴趣。图书分目传统之"四库"分目与今日之新式分目，变化甚大，均有其不合理之处。且新式分目不适于传统文献之处颇多，而分类名词之概念内涵亦不断有发展和新义，因而"笔记小说"之称，亦可广而泛之了。

二，本书总名有"民国"二字，这就有一个历史上下限，自然这个上下限，比起悠久的中国历史，那只是短暂的一瞬。同历史上不少太平盛世，鼎盛春秋，几乎不成比例，但尽管十分短暂，却极为重要，在未来的历史上，也必然要大书特书。其特征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数点：1、结束封建君主统治，进入民治民主的时代，中间又经过一个漫长的专制与民主、新旧势力剧烈冲突及日寇入侵，全民抗战的时代。2、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自然科学文化迅速增长，传统人文文化受到冲击，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到西学为主、中学零替的时代。3、新旧体制、思潮交替之间，豪杰纷起、强梁横行，各种知识分子

彷徨苦闷，思想亦极混乱，流派亦极纷杂。或因人而起，或为人所驱使，甚或远在异国他乡，不保身家性命，能株守牖下，澹泊以终者亦不多……以上历史背景可述者多，略陈三点，可见这些作者的思想趋向。读者亦必须稍知当时之历史背景、政治倾向、人物关系以区分之，对“民国”二字，万不能笼统地认识。

三，是想起一句古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短短的“民国”，其笔记作者所受的基础教育，文字学养，基本上，有的甚至完全是在清代末年完成的。或者虽进入民国，其所受基础教育，还是旧式的。但大多又不同于清代以前的文人，他们不少人学通中文，又留学外洋，学西方文字知识，科学成果，不少都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学人。这是民国历史的特征，本书所选各家，其学养也正是具有这一新旧特征的，有的甚至完全是清代的举人进士，自然，这也是历史的产物，至此以前没有，未来恐怕也不会再有。

四，是所选各书作者所受基础教育、所具备的传统文化素养虽大致相同，但其经历、社会地位却大不一样。如第一辑所选十种笔记的作者，有的只是一个记者、编辑、教员，一辈子就给报纸刊物写小稿子的老先生，如陶菊隐、郑逸梅、徐一士、徐凌霄几位。而有的则官作得较大，如马叙伦，作教育部次长、大学

校长等。有的是革命者、老同盟会会员，如刘成禺。有的又是贵公子，如瞿兑之，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哲嗣，老来又十分潦倒。在学问、成就上也大有轩轾，有的较早，如况蕙风，名周颐，光绪五年举人，词曲专家，在晚清词人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家，就不仅是只在刊物上随便写点文章了。至于今后继续计划出版的各家，那作者就更为纷繁，其出身、学识、社会地位、平生经历，相差就更为悬殊。如袁寒云，是袁世凯次子，不但出身特殊，而且学问也好，但其平生行事又颇海派。在上海时，非遗老，亦非革命派，亦非纯学者，多少沾点帮派边，只是洋场名士耳。如写《春明梦录》之何刚德，清代久任部曹，又外放知府，入民国曾任江西道尹等职，后居沪上为遗老，但人正派，在清代作官时很能干。如写《骨董琐记》之邓之诚，则主要是一位史学家、史学教授，其代表著作为一部《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特其馀事耳。在混乱的时代里，有的有文无行、利欲熏心的文人，便为侵略者所收罗，丢掉性命，罪有应得。如《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濬，字秋岳，学问好，才气也大，官也大，交际也广，但与日寇勾结，“七七”事变初起不久，在南京行政院机要秘书任上，出卖情报，被以汉奸罪处决了。他的书是沦陷时期，瞿兑之为他私人印行的。然

不以人废言，他的书是有学术史料价值的，较之某些海上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东抄西摘的文字有价值得多。拟选的书目众多，未便一一介绍了。保存这一特殊时代的笔记著述，亦即保存这一时代各种倾向的历史记录、野史杂记，均足补正史之不足及阙漏，并足供沟通今古，为读书者领略前人遗芳，观赏昔人雅韵，使中华文化气氛，得以不断绵延，影响未来，弥深弥远也。一九九五年八月廿九日邓云乡序于上海浦西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编纂凡例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是收集并整理民国年间掌故笔记著作的大型丛书。民国笔记小说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尚未刊行丛书。此次汇辑整理而出版之，形成规模，不仅方便于阅读欣赏，亦为研究近现代历史和文学提供系统资料。

一、命名。笔记小说是对文史掌故笔记著作的传统称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掌故著作归于杂家及小说家等类，本世纪二十年代更有集古代掌故笔记著作之大型丛书《笔记小说大观》出版。承其馀绪，本丛书名之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二、收录范围。本丛书收录民国年间(1912—1949)撰写或出版过的文史掌故著作。兼收个别清宣统年间出版的重要掌故笔记。因这些著作实质上是民国笔记的先声，对民国笔记的繁荣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只限于其作者为入民国后仍从事创作活动，并有相当影响者。丛书所收民国笔记均在万字以上，个别有特殊价值的不受字数限制。

三、出版顺序。民国笔记时间跨度较短，不易以

时代先后排列出版；其体裁属杂著性质，也不易以内容分类编排出版。故本丛书采取分辑出版方式，每辑十卷，包括若干种。

四、点校。民国笔记有手稿、报刊连载、单刊本（分线装本和铅印本）等多种形式，文字及标点符号不尽规范，故统一以新式标点并严格校对。凡有多种版本的，择第一版或增补版、校改版等为底本，他本作参校；手稿或只出一版的实行自校，一律不出校注。异体字、通假字一般统一为规范字。凡明显错误之字、词，均迳为改正。有可疑者，则保留原文，用符号标明或加注。其符号为：残缺字用“□”代替；错别字、缺字、衍文用“( )”，拟改字加编者注说明；佚文有增补者，外加“〔〕”号。丛书不加注释，需特殊说明之处，则于文中迳为加注。原书未分段、标点者，均分段并标点。如有整段引文或整首诗词等亦分段。特殊的公文（如法律条文等），原文未标点，则保存原貌。

五、撰导言，注小标题。本丛书每部著作前均由编者撰以导言，对作者生平、版本流变及内容特点等予以简介。对未予随事标题之笔记，凡有条件者，均酌情加注小标题。

六、简体横排。本丛书统一用现代汉语规范字，

文中易引起误会者，如“余”（表第一人称者）与“馀”（表多馀者），如古地名、人名、译名等，则仍应用原字体。原稿大多为竖排，行文习惯有“右述”、“如左”等，改横排后仍保存原字，请读者注意。

七、索引。本丛书收录民国笔记小说百部左右，为方便阅读，方便检索，在丛书之后做书名、著者及内容索引。

八、原书中有“胡清”、“发逆”、“拳匪”、“蛮”、“夷”等歧视性称谓，以及某些其他不正确的观点。为保存原著全貌，保存原著作者观点，均未予删节或更改，特此申明，并望读者明鉴。

由于时隔久远、资料不足，加之其他种种原因，本丛书虽纠正了诸原著许多误栽，但绝难尽善尽美，敬希方家及读者予以指正。

导　言

况周颐(1859—1926)，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名周仪，因避溥仪讳改今名。字夔笙，号蕙风，别号二云、梅痴、玉梅、餐樱，室名兰云菱梦楼、眉庐、餐樱庑主等。光绪五年举人，授内阁中书。南归后，先后入张之洞幕府、端方幕府，并一度任自强学堂教习。晚年居上海，以清室遗老自命，卖文为生。

况周颐是晚清大词人，掌故大家，与缪荃孙、王鹏运等相谙熟，博稽古籍，砥砺学问，尤湛深经学与词学，卓然大家，声名遐迩。其词情调抑郁，严守音律，时人将他和王鹏运、朱祖某、郑文焯合称四大家。况周颐是晚清民初著述大家，当时之《国粹学报》、《大陆报》、《小说月报》、《大中华》等著名报刊时时发表他的著述，多侧重于词学专著、考据辨证、掌故拾零。著有《蕙风词》、《蕙风词话》、《蕙风丛书》、《白辛漫笔》、《蕙风簃随笔》、《选巷丛谈》等，《眉庐丛话》、《餐樱庑随笔》则是其掌故代表作。

《餐樱庑随笔》发表于《东方杂志》，共二百二十

目　录

一　公府积弊之例

清制：凡荫生及岁者，经考试然后授官。一品荫生，内用员外郎，外用同知；二品荫生，内用主事，外用通判；三品荫生，内用七品小京官，外用知县。此项考试，非倩人枪替不可。其代价綦微，仅百金而已。曩荫生某，自恃文理优长，毅然赴试。俄朝旨下，竟以程式跌盭，赐命弗及，得要津为之斡旋，乃外用。在昔文法之世，公府积弊难返，若斯之类，殆指不胜偻。

二　胪唱

鳜生不第进士，而曾闻胪唱。胪凡五唱：第一甲第一名某、第二名某、第三名某；二甲第一名某等；三甲第一名某等，其声凝劲以长。自科举废后，遂成“广

陵散”矣。胪唱之日，榜眼、探花送状元归第，探花送榜眼归第，探花自归第，无人送。某省人归某省会馆，非归私第也。其会馆先已召集梨园演剧，张盛筵待贺客。历科鼎甲在京邸者毕至，循故事也。

三　张文达荐仆

每届乡科之年，京曹典试各直省。命下之日，乡年寅好荐仆从者，沓来纷至，应接不暇，而尤以师门函属为谊不可却。兼录用之后，驾驭匪易，盖隐有挟持以为重也。宛平陈冠生修撰（冕），光绪己丑恩科，拜湖南主考之命。适同年某君来贺，谈次出名条夹袋中，自言深知人浮于事，无可位置，缘某友转托弗获辞，幸损覆寸笺，俾报命前途可耳。修撰亦极言竿牍填委，重以情貌，即简言善辞，亦笔舌俱困。语未终，门者以缄进。启视之，则南皮张相国文达荐仆之书也。文达于修撰属座师兼同乡，不可却之尤者。修撰蹙额久之，勉令来仆进见，则衣履朴野，长揖而外，木立不知所云。修撰殊忻慰，亟奖藉之，留侍左右，加青垂焉。夫长揖之仆之未易多遘，信矣。挽近世风不古，士夫号为贤达，往往矜情饰貌，不惜疲敝其筋骨，囚垢其冠裾，穷极矫揉，以鸣高立异，震骇庸俗耳目，非

深求之幽独隐微之地，固确见为艰苦卓绝之操。非有燹犀铸鼎之特识，鲜不受其欺罔而神明奉之者，则夫彼仆，安知其非揣摩风气，而托为朴钝以觊售也。则当考其后之事修撰者，能如修撰所蕲否也。

四　《桂林霜》传奇与《桂林雪》院本

铅山蒋苕生太史（士铨）撰《桂林霜》传奇，演康熙朝广西巡抚马文毅殉吴逆之难事（按：马公讳雄镇，字锡蕃，号坦公，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九年，巡抚广西。十三年，吴三桂反，将军孙延龄私与通，公被囚土室。十六年，三桂遣其孙世倧收两粤，斩延龄，诱公降。不屈，遂被害。清制：非翰林出身，不得谥“文”，公父鸣佩，官至两江总督，公以大臣子选用起家，得谥文毅，亦异数也），编入九种曲全帙中，流传颇广。又有《桂林雪》院本，为高邮薛冬树先生（名待考）所谱，演明臣瞿、张二公殉国事（按：瞿公讳式耜，字起田，常熟人。张公讳同敞，字别山，江陵人。明永历建国桂林。瞿公由桂抚入内阁，张公为兵部尚书。清兵破全州，诸将焦琏、丁魁楚等皆战死。永历奔梧州，以瞿公为留守，张公副之。未几，北兵至，二人力持月馀，城破，同被执。主将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不屈，幽于一室。二公相对赋诗酌酒，不异平时。孔屡劝降不可回，遂同日俱殉），世罕知者，亟记之。

五 两湖自强学堂

两湖自强学堂建设于武昌，为中国第一中西学堂。经始光绪中叶，丁酉、戊戌以还，规模灿然大备。遵守当时着各省改书院、设学堂谕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注重中文，每日上课时间，中文订一时，其馀各门功课，均订半时。其外国语言文字，有英、法、俄、德、意、东五文。文各有堂，轩敞闳阔，聘外国士人教习。有助教，有翻译，非一知半解者得滥竽充数。此外唯体操、算学，教科不烦，而教法认真。学生考取入堂，无庸缴学费，斋房整齐，餐膳丰洁，凡所需用中外书籍、笔墨纸张、操衣靴帽(每季一换)等，悉公家办给。中文及外国五文、体操、算学，各有领班、帮领班学生，由各教习凭分数补荐。领班每名每月薪水纹银十六两，帮领班每名每月薪水纹银八两，各八名。每月考课一次(中文论说)。第一名奖龙银十圆，以次递减，至第三十名犹得二圆，第五十名犹得一圆。学生中程度稍高，眷属不多者，兼可无内顾忧矣。张文襄督鄂十数年，此自强学堂之设，不可谓非育才恤士之实政也。余于戊戌、己亥间，充自强学堂中文教习。辛丑自鄂之蜀，甲辰返自蜀，则已改文方言学堂，非复

向日章程矣。

六　张之铳辈份

吴昌硕言：安吉有贡生张之铳（音充，去声），寿逾八秩，行辈在文襄相国之前。

七　日人之质朴

尝谓朴质之风，今人不及古人，中国人不及外国人。日本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山崎嘉"一则云（按：山崎嘉号闇斋，平安人）："闇斋天性峭厉，师弟之间，俨如君臣。其讲书音吐如钟，面容如怒，听徒凛然，无敢仰见。诸生每窃相告曰：'吾侪未得伉俪，情欲之感时动，不能自制，则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顿消，不寒而栗。'"吾中国人撰述，断不作此等语。矧对于师门，尤必谓近亵而非所敢出。彼都人士，顾夷然不以为讳，是其任真近情处，未可谈笑道之也。

八　赦小过

日本冈本监辅著《西学探源》亹亹清言，颇寓哲

理。其《言论》第十三有云:“耻于下问,不欲闻己过,是古今为政者之通病也。西谚所谓傲慢之人,以它人之誉为自己之耻者,不其然乎?偶有一二解礼让者,亦止记同量之美,而忘异量之美。忽致拾小过掩大德,与孔于所谓宥小过举贤才者异撰。(按:东国经籍传本,多有异文,当是冈本所据《论语》。“赦小过”句“赦”作“宥”。)贤才不能无小过,小过而不宥,焉得有贤才可举者?”《鲁论》“赦小过”二句,如此诠释,谊亦甚精。

九 钱牧斋撰《明史》

钱牧斋易节事清,以纂修《明史》为词,亦不得志,以礼部侍郎内宏文院学士还乡里。尝游虎丘,见有题诗寺壁者曰:

入洛纷纭意太浓,莼鲈此日又相逢。
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惜蔡邕。
昔去尚宽沈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
可怜北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

或云是云间陈卧子所作。又顺治三年十二月,清兵总镇李成栋以精骑三百下广州,旧辅何吾驺投诚,(按:吾驺,崇祯朝宰相,与黄士俊同相永历,未久告归,家资三百万。)乞修《明史》,门署“纂修明史”扁额。广东人有“吾驺修史,真堪羞死”之谣。大凡易姓改玉之世,前

朝史事，关系綦重，彼号为文学旧臣，千钧一发之顷，必不能引决，而又不能无一词自解免，则回迹之门在是矣。《西学探源》有云："法人安格的尔以修史著，不肯臣事拿破仑，年老贫甚，家有面包、牛乳二味系命，日计不过三苏乌钱。其友劝之受养于拿破仑，安氏曰：'余岂畏死自辱乎？'年九十四而终。临终语其友曰：'请视死有生气之人。'"虽欧人主利，亦有如此者，可不谓伟哉！综三事衡论之，中外士夫，何遽不相及若是。

一〇 爱金之国王

《西学探源》又云：

亚理斯德尝有记事曰："某国王枚达士，遇其臣捕拔甲士神来投诸狱，心怜而释之。神大德之，因告王听其所欲报之。王性贪而无度，乃谓之曰：'使予手所触悉变为黄金。'神曰：'无复志愿过此者耶。'再三言之，王答如前。神乃授王得金之力，悠然升天去。王喜溢于面眉，欲试其力。下庭仰攀树触果，树果皆化为金；俯触瓦砾，亦化为金；指端所及，无一非金者。偶际午餐，就坐对食，将举手食之，食皆化为金；将啜茗，戛有声，不堪啜。如此数日，王苦饥渴，将死于黄金堆积中，则仰天号哭，呼拔甲士神，

请去其力，仅乃解免。自是，王幡然省悟，谓国家之富，不必在拥多金，一意奖励事业，遂致民阜国强。"

按：此寓言耳，尤涉滑稽，然确有至理，为吾中国向来书说所未发，亟记之，为当世之枚达士告。

一一 斯格的勤勉

《西学探源》又云："英人斯格的为诗文巨匠，而终身服吏务，不害学习。"按：宋史邦卿（达祖，汴人），相传为开禧堂吏，所著《梅溪词》，同时张功甫（镃）为之序。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纷纷三变行辈，不足比数。"斯格的殆其流亚欤？

一二 金石纪年之法

武林南山磨崖，梁肃《心印铭》（见丁敬《武林金石记》），末书"天宋皇祐癸巳岁"。向来金石纪年，弁一字于国号之上。有曰大、曰巨、曰皇、曰圣者，而"天"字则唯宋用之。独惜徽、钦南渡，天亏西北，无复女娲炼石补之耳。又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馀各等字例此（见宋洪迈《容斋二笔》）。

四川云阳龙脊石，宣和乙巳人日周明叔、曹嘉父等两题名，并改写鳌脊（见况周颐《卤底丛谈》），亦甚可笑。

一三　名字的对

咸丰朝，即补副将雷风云，谥威毅（见《谥法考》）。光绪中叶，鄂人张翼轸，工行草书，尝游京师，有润格在厂肆，其姓名三字皆星名，与雷风云属对绝工。

一四　托欧阳公词

吴江徐电发（釚）《词苑丛谈》卷十《辨证》有云：

《王铚默记》，载欧阳公望［江南］双调：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

初，欧公有盗甥之疑，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幼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学簸钱时也。"愚按：欧公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诋之，此词不足信也。（《丛谈》止此。）

按：周淙《辇下纪事》云："德寿宫刘妃，临安人。入宫为红霞帔，后拜贵妃。又有小刘妃者，以紫霞帔

转宜春郡夫人，进婕妤，复封婉容，皆有宠。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婉容为小刘娘子。婉容入宫时年尚幼，德寿赐以词云：“江南柳，嫩绿未成荫。攀折尚怜枝叶小，黄鹂飞上力难禁。留取待春深。”(《纪事》止此。)德寿之词，与《默记》所传欧公之作，仅小异耳。钱世昭《私志》称彭城王钱景臻为先王。景臻追封，当建炎二年，世昭为景臻之孙，缅(景臻第三子)之犹子。以时代考之，盖亦南宋中叶矣(《四库全书提要》于钱世昭、王铚时代，并未考定详确)。窃疑后人就德寿词衍为双调，以诬欧公。世昭遂录人《私志》，王铚因载之《默记》，唯钱穆父固与欧公同时，然公词既可假托，即自白之表、穆父之言，亦何不可造作之有？窃意欧阳文集中，未必有此表也。

一五　要离墓残碑

要离墓残碣，文曰：“汉梁伯，烈士要。”石高二尺(据《匋斋藏石记》，依工部营造尺)，宽一尺四寸五分，厚三寸二分。二行，行三字。字径四寸强至六寸不等，正书。乾隆时，出土于吴门专诸巷后城下。光绪十二年丙戌岁朝，石门李嘉福笙鱼得之(有题字刻石右方，分书)。宣统纪元，归浭阳托活洛尚书忠敏。《匋斋藏石

记》编入《梁石》。残碣书势信劲伟，唯定为梁刻，蒙意窃未安也。按：明信州郑胄师（仲夔）《耳新》云："姑苏要离墓，其形如阜，不及城堞者，仅尺许耳。相传初甚低，其后岁高一岁。至万历间，好事者为之竖碑墓上，墓隆起竟高于城。一时城外往往白昼杀人，咸怪异之。因仆碑，乃止。"据此，则乾隆时出土之残碣疑即万历间所竖之碑，碑仆后乃断残耳，以其地考之亦合。

一六　历代印质地

秦印多玉（多朱文），汉印多铜（多白文，其实非白文也。汉铃印用紫泥，印入泥中。篆文凹入者凸出，则亦朱文矣），间有金印，王侯已上用之。元王元章用花蕊石刻印，而石印乃盛行。其先有用石者不甚著，盖亦鲜矣。此外尚有银印、铁印、瓷印、水晶、玛瑙、象牙、犀角、澄泥、烧料、黄杨、竹根等印。又有碧霞髓印（髓或作玭），至坚不受刀，虽晶玉非其比。在昔印人某能刻之，其姓名偶失记矣。歙县汪氏飞鸿堂（启淑，字讱菴，号绣峰，世业盐，拥高赀），剖巨珠为小印，侈丽极矣。

一七　作词戏言穷饿

鲰生穷饿海滨，盖五年于兹矣。乙卯六月，大风为灾之前数日，室人以无米告。戏占〔减字浣溪沙〕云：

逃墨翻教突不黔，瓶罄何甑耻齑盐。半生辛苦一时甜。　传语枯萤共宁耐，每怜饥鼠误窥觇。顽夫自笑为谁廉。

一八　文笔贵简

文笔贵简，“逸马毙犬于道”，作“有犬卧于街中，逸马蹶而毙之”，则赘矣。明祝氏《猥谈》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网巾，吏草榜云：‘前不露边，后不露圈。’守曰：‘公文贵简，何作对偶语？’吏曰：‘当如何？’守曰：‘前后不露边圈。’”斯旨可以喻大。《新唐书》、《新五代史》，其较胜旧史，亦事繁文简耳。

一九　彭刚直李梅庵之痴梅

相传彭刚直作秀才时，与邻媛名梅者有婚嫁约，

事忽中变。迨后刚直通显，故剑不复可求，刚直惘焉。中年已还，酷嗜画梅，所作诗亦十九咏梅，意有托也。临川李梅庵方伯未第时，有长沙余公器重其才品，以长女字之；未婚卒，复字以次女，又卒；更字以三女名梅者，婚未久亦卒。梅庵赋潘岳之《悼亡》，感谢公之风义，因自号梅痴，终身不谋胶续。国变后，黄冠野服，卖字沪滨，署其门曰"玉梅花盦李道士"，盖情之入人至深。武达文通，其揆一也。曩余亦自号玉梅词人，则辛卯客苏州，得句云："玉梅花下相思路，算而今不隔三桥。"（〔高阳台〕）又云："玉梅不是相思物，不合天然秀。"（〔探芳信〕）此等句殊无当于风格，而当时谬自喜，遂以名词，并以自号，无它旨也。

二〇 潘绎庈高月垞学深品洁

南海潘绎庈（衍桐）缉《雅堂诗活》，即其所编两浙《辅轩续录》之诗人小传，亦犹《静志居诗话》即《明诗综》小传也。其体例于谈诗而外，备载嘉言懿行。如归安姚镜塘先生（学塽），居官端谨，不履要津，部曹每月有印结银，先生独不受。（清制：中外大小官员，引见验看，须同乡京官出印结。结费之多少，视品位之崇卑。京曹五六品有印官，得出结，分结费。软红薄宦，恃此为椒米资

矣。某省印结省务，由本省出结官分年轮管，结费即由管结官部分致送。)仁和高月坨先生(凤台)学深品洁，在中书以兄丧去官，有韦义、杨仁之风。夫京之分结费，俨然分所应得，取不伤廉者矣。世固有贪多务得于印结之外者，乃至俗情贪恋禄位，虽三年之丧，或犹有夺情之举，矧在齐衰已下，则夫两先生之所为，固皆挽近所未闻，可以风世励俗者矣。

二一 厉鹗杭世骏等科名

《眉庐丛话》据昆山朱厚章《多师集》有赋得"三才万象各端倪"七言十二韵诗，自注："江南三院考取博学鸿词科，知乾隆时特科诸徵士，当其荐举之初，须由本省考试，则亦未极隆重，曰考取。殆犹有考而不取者矣。"云云。比阅《樊榭山房集》末附轶事，记当时试事綦详：

雍正甲寅、乙卯，浙江总督程元章三次省试，荐举博学鸿词十人：严遂成、厉鹗、周玉章、杭世骏、沈炳谦、齐召南、张懋建、周长发、汪沆、周炎。正试题《河清海晏颂》,《万宝告成赋》，杜氏《通典》、郑氏《通志》、马氏《通考总论》，赋得"冲融和气洽"，补试题《玉烛醴泉颂》、《鹏奋天池赋》、《九法五政论》，赋得"禾比君子"。续试题《景陵瑞芝赋》、《春雪》诗、

> 《两浙通志》序，评《二十一史》。厉先生应正试，名列第二。程制军批云："颂体俊伟，赋材丽则。论该洽而当理，诗雅正以和声。诚为于越含香，浙河韫秀。"帅文宗批云："鋍挹群言，体苞众制；以质纬文，以文被质。殆昔人所云无一字空设者。"张方伯加批云："高华之气，典丽之词，春容之节。加以骨干坚凝，根极理要，扶质垂条，兼擅其美。"

据此，知《多师集》所云三院，即制军文宗方伯矣。又王茨檐先生《静便斋集·送杭大宗北行序》云：

> 吾友厉鹗、杭世骏，博览精核，所为文词高旨深，顾自壮盛，仅充秋赋。仁庙御极之十七年，特辟大科。浙省郡邑荐者，前后合六十人。呈试大宪，拔什之二三。二君以瑰丽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

据此知考试不取者，多于得取之数。太鸿、大宗、次风诸先生，当时已负盛名，而犹渎考如是，可见先辈醇朴之风，而全盛之世之科名至足重也。

二二　黄子久自号大痴哥

黄子久自大号痴哥，见樊榭诗自注。人皆知大痴，罕知大痴哥者。太鸿方闻，必有所本。

二三　绝奇命名

《樊榭山房集》有幼鲁(按:姓符)第五女生,命名曰却盗为赋诗此女名绝奇。

二四　樊榭《吴山咏古》诗

樊榭(清厉鹗号——编者)诗《吴山咏古》二首,其一《麻(曷)葛刺佛》,序云:

在宝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骠骑卫上将军左卫亲军都指挥使伯家奴所凿。志乘不载,故诗以著之。

句云:

何年施斧凿,幻作梵相奇。五彩与涂饰,黯惨犹淋漓。一躯俨箕踞,努目雪两眉。赤脚踏魔女,二婢相夹持。玉颅捧在手,岂是饮月支。有来左右侍,骑白象青狮。狮背匪锦幪,荐坐有人皮。髑髅乱系颈,珠贯何累累。其馀不尽者,复置戟与铍。

又云:

来观尽毛戴,香火谁其尸。阴苔久凝立,想见初成时。

按:此佛像今不知尚存否。以诗句绎之,何鬼怪狞恶一至于是。其二《铁四太尉》,序云:

在东狱庙庑下，像凡四躯，皆擎拳瞋目，奇丑可怖。相传江中浮来，郡人有忿争凶隙等事，辄迎而诅之，俗名铁哥。而（褁甄□"而"字典故，惜未及此）元至正末重铸，其朔弗可考，大率皆淫祀也。

二五 北齐造像拓本

北齐造名无量声佛像、佛座拓本，高今尺二寸强，宽二尺四寸强，十四行，行二字，字径八分，正书。铭曰："天保七年，敬造名无量声佛，若有文名者礼拜供养，减无量罪，德无量福。"（按："德、得"二字，古通用。）此拓本艰致，殊可宝，惜未拓佛像，俗工往往如此。又希腊女神名谬司，专司文艺者，则是彼都人士，所当馨香以祝者也，附记于此。"谬司"盖译音，不如作"妙师"为协。

二六 六部相见之礼

光绪初年都门以"富贵、贫贱、威武"六字，分帖六部，谓吏贵、户富、礼贫、工贱、刑威、兵武也。盖他部司员，见堂官皆长揖，唯工部鞠跽为礼，故或又以《孟子》"天下之贱，工也"句相嘲。未几而兵部效之，

户部继效之。癸未七月，诏各部院司员，见该管堂官，不准屈膝请安，以御史文海疏言也。

二七 清宫进出之制

清制：百官进内，东华门止灯，景运门止伞扇。光绪中叶已还，往往甚雨之日，有携灯入景运门者，有持伞上乾清门台阶者。而乾清宫侍卫，皆戴雨帽班直门下，大臣或持伞至养心殿门，盖非复从前严肃矣。

二八 清宫赐谥之制

清制：大臣谥法，除特旨予谥外，例由内阁撰拟八字，圈用二字。光绪辛巳正月，吴县沈相国桂芬卒，内阁撰拟谥文清、文勤、文端、文恪，因谕旨称桂芬清慎忠勤，老成端恪，是以依此撰拟。及旨下，乃谥文定。既非特旨，亦非圈用。考谥法，纯行不爽曰定，亦美谥也。

二九 日本樱花狩

日本樱花，五大洲所无。有深红、浅绛，绿者尤娟

倩，一重至八重，烂漫极矣。三月花时，公卿百官，旧皆给假赏花；今亦香车宝马，士女征逐，举国若狂也。花枝或插于帽，或裹于袖，或系于带。游客归来，满城皆花矣，名曰“樱花狩”。盖虽游乐之事，亦寓讲武之意云。

三〇　樱花胜牡丹

中国以牡丹为花王，日本以樱花为花王。牡丹以浓艳胜，樱花何其娟倩也。余谓花王中之樱花，甚似人王中之李重光，高出庸主万万。

三一　“以貌取人”考

《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孔子曰：‘吾欲以颜色取人，于灭明耶改之；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耶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师耶改之。’”今人第知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云云。

三二　义门三关

光绪庚子，拳匪变起。余适在鄂，条呈两湖防守

情形于督部张文襄，有云："随州所属之武胜、平靖等关，为由汴入鄂门户。平靖、百雁、武阳，即所谓'义门三关'。明正德中，流寇入境，三关皆要地。今湖北铁路干路，武胜关适当其冲，并宜急驻重兵扼守，以固边圉而保要工。"云云。"义门三关"之说，据《读史方舆纪要》。比阅乌程温铁华（曰鉴）《〈魏书·地形志〉校录》云："义阳三关，谓平靖、武阳、黄岘也。《元和郡县志》：'武阳在应山县东北一百三十里，黄岘在应山县界。'《地理通释》：'《左传》：大隧即黄岘。'今名九里关。在信阳军南百里。'"温氏所云三关，有黄岘无百雁，与顾说不同。

三三 苏涣奇事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苏涣诗，注云："涣少喜剽盗，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号曰'白跖'，以比庄跻。后折节读书，进士及第。湖南崔瓘辟从事。瓘旋遇害，涣走交广，与哥舒晃反，伏诛。"诗人而为盗，盗而第进士，绝奇，矧晚节弗终。不图风雅中，乃有此败类。顾其诗见录于正史，讵以其事奇而故传之耶？抑其诗固犹在可传之列也？

三四　睡王与嚷王并称

辽王述律好睡，国中目为睡王(见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大兴王楷堂比部(廷绍)，高谈雄辨，都人称为嚷王。长于诗，倚马可待。署中公暇口号云："司中呼小马，堂上坐长麟。"时牧庵协揆(长麟)为大司寇，或谮之。一日，协揆语王："闻近作对联佳甚。"王应声曰："司官曾有句，名医唯扁鹊，良相是中堂。"协揆大笑，意深赏之。谮者闻之爽然(见定远方士淦《蔗馀偶笔》)。睡王、嚷王并新隽，顾嚷王捷才若此，未可以嚷概之矣。(宋荆南节度使高保融弟保勖，体羸而口吃。保融甚爱之，虽盛怒，见之必释然而笑，荆南人谓之万事休郎君，见《太平治迹·统类》。是诚亲爱而僻，然兄弟孔怀，固当如此，视交为愈者，有厚薄之殊矣。)

三五　古人笔润

王禹偁尝为李继迁草制，送马五十匹，备濡润，禹偁却之(见《太平治迹·统类》)。即后世文人润笔，亦云厚矣。宋陈藏一《话腴》云："退之欲人辍一饭之费以活己。"而文起八代，上窥至圣，亦濡润之说，断非乞借。

三六 宋太祖喜书

宋太祖性严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周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太祖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宝器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它物（见《太平治迹·统类》）。古开创之英辟，丁龙犹未飞，蠖不妨屈，其襟抱所蕴蓄，要不啻一日万几，而顾留意载籍若是，知郅治本原在是矣。若汉萧何为高帝收秦丞相府图籍，事又稍异。

三七 兰陵先生奇见

兰陵先生言："《四书》中，有二怪、一妖、三女子，五龙、九虎、十先生（又九棺、十先生）。"二怪：素隐行怪，怪力乱神。它仿此。急切记忆，殊难全备。

三八 "岂止一壶"

都下某名宿，好清谈雅谑。一日，宴客于陶然亭，某学究与焉。俄添酒顷，语次，漫引《中庸》"其至矣

乎"句，读若"岂止一壶"。学究瞿然避席曰："侮圣人之言。"言之色綦庄。四座愕眙久之，主人末如何也。（学究乃所延西席，授公子读者。）

三九　蕙风词一首

春夏之交，壁间悬名人书画，恐燕泥飘堕染损，于帧首作两绫带下垂，令时时摇动，俾燕不敢近，名曰"惊燕"。蕙风曩有词咏之，调寄〔浣溪沙〕（刻入《新莺词》）：

四壁琳琅好护持，画帘风影乱乌衣。飞近金题才小立，却教回。　绢素乍同飘绣带，襟红时见浣香泥。倘是双飞来对语，莫惊伊。

按：此调名〔浣溪沙〕，前后段各七字三句者，名〔减字浣溪沙〕。据宋贺方回《东山寓声》乐府，俗以七字三句两段为〔浣溪沙〕，而以此调为〔摊破浣溪沙〕误也。

四〇　平仄互叶源起

金元已还，名人制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平仄互叶，几于句句有韵。付之歌喉，声情极致流美。溯其初哉肇祖，出于宋人填词。词韵平仄互叶，

了北宋已有之，姑举一以起例。贺方回〔水调歌头〕云：

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台城游冶，襞笺能赋属宫娃。云观登临清暇，璧月留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　访乌衣，寻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蓬窗罅，犹唱《后庭花》。

蕙风旧作，间有合者，〔蝶恋花〕《甲午展重阳日，邃父招，同半唐登西爽阁，子美因病不至》（刻入《〈锦钱词〉》）云：

西北云高连睥睨，一抹修眉。望极遥山翠，谁向西风传恨字，诗人在抵伤憔悴。　有酒盈尊须拌醉，感逝伤离①。何况登临地，卷好秋光图画里，黄花省识秋深未。

注：① 端木子畴前辈，于数日前谢世。

西爽阁在京师土地庙，下斜街山西会馆，可望西山。

四一　野翰林

清初鸿词诸徵士，当其荐举之初，本省渎考情形，甚非隆重之道，稍有崖岸者弗为也。相传康熙己未科，取中者五十人。授职后，为同僚所排诋，目为野

翰林，且讥以诗曰：

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亦稀奇。
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1]。
宿构零拼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2]。
若教此辈来修史[3]，胜国君臣也皱眉。

自注：① 李高阳相国霨，杜宝坻相国立德，冯益都相国溥叶掌院，学士方蔼皆试官。

② 是科题为《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二十韵》。

③ 取中者俱令纂修《明史》。

而鸿博之诋甲科，亦不遗馀力，尤展成检讨(侗)《题钟馗像》曰："进士也，鬼也；鬼也，进士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笔墨为报复之具，若水火不相下。揆之古君子彦圣能容之度，则彼此胥失焉。降而至于乾隆丙辰，而风格视前辈益远矣。两次特科，吾广右皆无人。考仁和杭大宗(世骏)《词科掌录》，乾隆丙辰科，广西巡抚金鉷，荐举钱塘廪生袁枚(是时适游桂林)。岭峤白屋之士，闭户自精，姓名不出里闬，对于令闻广誉之随园先生，何能望其肩背于万一耶。

四二　御进戏曲之始末

尤展成自《秋波词》进御，才子名士之目，受两朝特达之知，所著《读离骚》、《钧天乐》等传奇数种，教

坊内人，镂之管弦，为霓裳羽衣之曲。洪昉思（昇）虽以《长生殿》得罪，而此曲即亦流传禁中。盖清廷当全盛时，九天歌管，犹有雅音；嘉、道而后，遂岑寂无闻焉；乃至今日，风雅扫地，瓦釜雷鸣，虽日星河汉之文字，不惜弁髦弃之，矧选声订韵之末技，夫孰过而问者，则章掖贱而琴书苦矣。

四三　龙夫人事略

阅歙县程春海侍郎（恩泽）所撰《湖南提督杨君继室龙夫人墓志序》，（按：杨君名芳，一等果勇侯，谥勤勇。）及武进张翰风先生（琦）《记杨军门龙夫人事》，事绝瑰玮。两家叙述，互有详略，兹参综缀录如左：

夫人尤氏，四川华阳县人。幼读书，洞晓大义，温淑而敏断。年二十二归军门，时军门已贵显为总兵。嘉庆十一年春，以宁陕镇总兵摄固原提督，夫人留宁陕署。先是，镇所辖兵六千名，例月给米折银三钱，遭匪贼蹂躏，物值益昂，所领不给食。军门白经略某具疏申请，议权加二钱，俟三载后再定议。及是，执事者停支待报，兵忍饥两月。夫人知将有变，使谓署总兵参将杨之震："速借给以安其心，虑有它者。吾家当代偿之。"之震曰："众兵恐我耳，乌敢反？且衅非由我，

何惧？”更以威胁之，众益怒。七月六日，头人陈先能、陈大顺等请见曰：“吾辈将反，顾受大人恩至重，愿送太太去乃发。”夫人以义晓之，且曰：“汝等造反，而先免我，疑知情无以白。且我一妇人，去何为？宁死此耳。”挥众出。外委王清山，公之亲随也，贼令入卫，又分数十人守大门，约馀人不得入。而公前所释教匪二百人，为之室家者，知有变，悉入守中门，曰愿以死报。是夜，贼遂杀参将及中军游击、城守营都司，焚南北二城，枪炮号哭之声不绝。妇女多从睡梦起，知贼不犯镇署，多就避，廊室为之满。时未叛者哗于内曰：“夫人勿死，我辈受主帅恩，贼入，当以死拒；脱不敌，主帅归，见我辈尸，见我辈心。”已叛者哗于外曰：“夫人勿惊，我辈受主帅恩，今迫而叛，不与夫人。即仇怨有避夫人侧者，亦不报也。”夫人端坐后堂，戒奴婢曰：“死生有命，敢号泣者惩之。”向明，陈先能等又请见。避难者皆绕夫人哭，乞勿纳。夫人曰：“愚哉，若辈欲人即人，孰能御之？请见则见，何惧为？”命启门，叛首数十人，手血淋漓，环伏堂下，痛哭曰：“我辈罪大恶极，将欲窜身山谷，缓须臾死。恐去后有惊及夫人者，求夫人行。”夫人大声谓曰：“若辈虽戕官，为首诚不可逭，于多人何尤？主帅旦夕归，且为若辈白其事于朝，非尽歼也，可各罢归伍。不然，斩我首去。”众

曰:“我辈血誓同死生,能聚不能散。”乃舁舆以俟。夫人将升舆,避难者千数百人齐恸曰:“我辈死矣。”夫人复谕叛众:“此总总者须随我出,毋伤残。”众皆唯唯。于是,出婢子衣履,与在官眷属,结束先行。乃肩舆殿其后,出署。贼传呼立队,贼在五郎城者悉来。夫人叱之曰:“止何等狂悖,而犹循此规制耶?”始退。贼凡送二十里,至石泉县。县令陈某,闻警惶惧,民人惊窜者众。知夫人来,贼不敢逼,请夫人留。而总兵王兆梦至,夫人谓兆梦曰:“宁陕兵二千馀,非尽反,首事者百馀人耳。速驰谕,令缚头人来,事可定。”兆梦怯不敢往。夫人留六日,乃之兴安兄太守龙君署。越十有四日,公子承注生。会军门自固原策单骑驰千二百里入叛军,收降抚逸,笼束归伍。乃诛其尤凶横者,而众情汹汹,有悔降意。于是叛首蒲大方等,请于军门,往迎夫人,以测军门心。军门推诚待之,不介一奴,许其咸往。夫人方乳公子,未满百日,即冒雪抱公子,泰然登程。中途蒲大方与其徒王凤争,刀伤凤手。是日宿汉阴,夫人命借官刑具,坐中庭,召大方骂曰:“汝反叛,幸宥不死;更弄刀杖,又待反耶?”杖之四十,加桎梏焉。从者惶惧终夕。未至宁陕二十里,十九人偕大方固请,乃释之。初,夫人之行也,署中物不暇顾。后四日,石泉民请往取之,门洞开,阒无人,而

一匕一箸无失者。有庖人朱子勇者，为贼所怨，夫人匿之复壁中。夫人已去，子勇入上房携铜盆出。遇贼，将杀之。子勇曰："夫人命取盥具，汝杀我，汝自赍往耳。"摔铜盆于地。贼信之，竟得免。吁，亦奇矣。当军门抚叛卒时，自谓功足以赎过，且已革翎顶，宜无虑。夫人曰："朝廷事自有法度，兵叛大案，不容任其咎者，非君而谁。"已而公果遣戍伊犁。后公自川返贵州，或劝带盐，可获利三千金，已积之舟畔矣。夫人曰："以气机观之，未必能享多金，盍卜之？"公卜不吉，遂辞焉。行六十里，过黄瓜槽险滩，舟几覆，载重者皆溺，其才识固不可及也。夫人教子极严，善鼓琴，工画兰，时时为之不倦。居恒谓军门曰："方寸静洁，则理胜欲；念虑牵萦，则欲胜理。人生最忌情流为欲。"斯言非寻常闺媛能道。

四四　谐咏眼镜

番禺有李星辉者，咏眼镜云："白发几人非借力，红颜对尔独无情。"（见倪鸿《桐阴清话》）今日风气一变，凡绣阁仙姝，绛帷高足，莫不以晶片金丝之丽制，为春山秋水之美观。李诗对句，改无情为多情，庶几切当。

四五 于晦若答袁世凯书

贺县于晦若侍郎（式枚）客岁自青岛移寓沪上，月前于旅次病殁。侍郎庚辰通籍后，以兵部主事，居李文忠幕府有年，海内知名。嗣乃荐跻卿贰。丁未，充出使考查宪政大臣，曾自使署两上封奏，力纠宪政编查馆之失，一时传诵。国变后，叱诧悲愤，形容憔悴，日抱故国之思，有张苍水之忠忱，而无其事实。素与项城大总统交际甚深，芸台公子，尝受业于待郎者也。去夏，项城专使赍书青岛，聘其就参政一席，侍郎辞焉。兹得见其答书原稿，节录如左：

参政一席，于鄙人性质，甚不相宜。前承公推举为考查宪政大臣，前后奏章，均可覆案，然亦不欲显有辞避，致负公知爱之深。尝托菊相代达私衷，事前已先与芸台有秋后来京之约。积病之后，尤畏炎蒸，一切情形，知蒙鉴及，良觌有日，统容面陈。承致食品多珍，拜领饱德，并惠川资优厚，本不敢当，谨留以为证行之券。回忆十年门馆，千尺深潭，受惠已多。大德不谢，本不应自外也。

其书首称"慰庭四兄大人"，末又别附数行，有云："封题是官样文字，自应从同。函内是平日私交，不敢改二十馀年布衣之旧。"抗节不移，于言外见之

矣。

四六　果园漆器

顾云美(苓)撰《河东君传》，有云："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按：果园漆器，明永乐时制。《桐阴清话》云："临川李芗甫观察(秉铨)在京师琉璃厂，购得髹漆木碗一进，面径七寸有奇，底口坦平，周身作连环方胜纹，雕镂工细，作深赤色。碗底有'抗瀣同瓯'四字，正书阳文，浓金填抹，古色缤纷，系明代贡珍无疑。成果亭中丞思以汉玉盘易之，不可得。同人赋诗歌以宠异之。"

四七　马湘兰小像题词

古美人香奁中物，流传至今，以马湘兰为独多。《眉庐丛话》所述，犹有未尽。歙县程春海侍郎(恩泽)家藏马湘兰小砚一方，背镌湘兰像，一时名流题咏甚夥。祥符周稚圭(琪)中丞(之琦)《三姝媚词》云：

> 蟾蜍清泪洒，晕脂痕犹新，粉香初研。翠研妆楼，想镜中眉样，半蛾偷借。斗叶闲情，偕象管鸾笺消夜。悄炙红丝，沉水浓薰，枣花帘下。　　仿佛冰

姿妍雅，恰手拈兰枝，练裙歌罢。旧匣空寻，甚石桥新月，尚矜声价。过眼云烟，随梦影铜台飘瓦。认取南朝遗墨，青溪恨惹。

按：词云"手拈兰枝"，则必非《丛话》所述阿翠像砚，与湘兰面貌巧合者，彼像手不执兰也。周稚圭著有《金梁梦月词》、《怀梦词》，合刻为《心日斋词》，自命得南宋人嫡传，此词非其至者。

四八　槐花黄，举子忙（一）

"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宋陈藏一《话腴》引《世说》语。今人第知"槐花黄，举子忙"云云。斯语罕有知者。

四九　蚕神

九宫仙嫔，蚕神也，见《蜀郡图经》。今人但知马头娘。

五〇　汉西王母镜

南陵徐积馀（乃昌）小檀栾室藏汉西王母镜，径

汉尺七寸五分，背文六乳。一格画女仙，题“西王母”三字。一格一女鼓琴，一格一女折旋而舞，腰肢纤长，手据地而足腾起。一格龙，一格兽独角而马蹄，一格一女羽衣若击球。按：《汉武帝内传》西王母命诸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许飞琼鼓震灵之簧，石公子击昆庭之金（按：上言“命诸侍女”，且与董双成、许飞琼同列，则石公子当是女人男名），婉凌华拊五灵之石。”此女所击物圆形（钲镯之属，后世乐器中有云锣，即小锣也），疑即所谓昆庭之金矣。其舞女腾起之足，纤削若菱（拓本绝朗晰，双翘宛然，尖锐颖脱，非仅作弓式而已），可为汉时已有纤足之证。昔人或云始自唐，或云始自五代，殆不然矣。镜铭：“尚方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渴饮玉泉兮。”十九字。山，仙省。

五一　苏轼《麦岭题名》拓本

得宋苏文忠《麦岭题名》拓本，字径二寸强，四行，行四字，正书左行。文曰：“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文忠书，无论碑版磨崖，方宋党禁严时，悉数铲削。其后禁弛，悉依拓本复镌，乃致痴肥臃肿，尽失庐山面目。据余所见，唯《麦岭题名》、《雪浪盆铭》及《宣城县北门外双塔寺石刻如意轮经》（庚

戊秋访获，石凡二）皆未经铲削真迹，书势秀劲绝伦，其它殆不多觏。

五二 讽雀嬉诗

清之末季，雀嬉风行，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名之曰："看竹，何可一日无此君。"迹其穷泰极侈，有五万金一底者矣（一底犹言一局，某贝子过沪时事）。会稽陶心筠（濬宣）作长篇咏之，托旨鉴诫，移录如左：

罡风吹鸟名鸺鹠，无昼无夜号啾啾。
飞向人间啄大屋，宾客欢笑妻孥愁。
一啄再啄金屋破，啾啾唧唧号未休。
初翔江之右，倏忽腾九州。
问制何自始，易竹乃废纸。
非篷亦非蒲，无庐亦无雉。
索长矩方规以圆，自一至九环无端。
马融六簙赋所遗，李翱五木经久删。
呼龙喝凤揣梅竹，四座鸣对声关关。
鸺鹠来，欢颜开，蒲桃美酒夜光杯。
犀履饫鸾刀催，金珰翠钿名姝陪，箫管哀韵缫喧豗。
宾极欢，主大醉，华灯四照开博台。
鸺鹠去，鸡号曙，胜者忻忭负皇遽。

面色如土不敢怒，脱下鹔鹴裘，低首长生库。

到门跳踯断妇孺，誓绝安阳旧博侣。

明朝见猎眉色舞，枭化为狼蝮为蠍。

破人黄金吮人血，枯鱼过河泣何及。

自言我本不祥物，方将取汝子，弗虔毁汝室。

吾闻东晋陵夷铜驼没，大地五胡乱羌羯。

士夫饮博供清谭，牧猪奴辈亡人国。

桓桓我祖长沙公，取投樗蒲江流中。

天地鼎沸人消遥，千年时局将毋同。

沉沉大梦真竹醉，白昼黄昏为易位，咨余往射岂得已①。

枭惊堕梁魂破碎，血其爪肉贳翎翅，焚灭殼卵断噍类。

君不见万国人人习体操，强身强国五禽戏。

自注：① 用韩句。

五三　潘申甫夫妻同生同死

吴县潘申甫侍郎（曾莹），大学士文恭之仲子，学有根柢，尤长于史学，著有《小鸥波馆文钞诗钞词钞最》二十卷、《画识》三卷，《画品》、《画寄》、《墨绿小录》各一卷。画以青藤白阳为宗，书则初学吴兴，晚学襄阳，尤得其神髓。配陆夫人，亦知书，工书画。（按：

夫人名韵梅，字琇卿，曩见侍郎《鹦鹉帘栊词钞》有同夫人连句《雨后坐月》〔清平乐〕一阕。《闺阁诗钞小传》："琇卿工画花卉。"）同时女史汪小韫（端）镌小印以赠，文曰潘江陆海。夫人性仁恕，每大雨初霁，闻门前衒瓜果者，曰："清凉如此，谁与售者？徒赖其肩耳。"命尽买之。偶有两瓯堕地，一碎一否，顾诸子曰："汝曹识之：薄者破，厚者完也。"晚年颇信佛法。光绪戊寅二月既望，夫人已示疾，犹诵经礼佛如平时。时侍郎亦寝疾，与夫人异室而处，得南中所寄金橘，呼次公子使奉其母，夫人犹问汝父寝未。明日鸡鸣时，夫人遽卒。侍郎未之知也。俄而曰："天明耶？"公子祖同对曰："尚早。"命进饮，饮已复睡，日加巳，亦卒。侍郎生于嘉庆戊辰十一月，夫人生于是年七月，至是岁皆七十有一。生同年，死同日，士大夫以为美谈。相传侍郎之兄功甫舍人（曾沂）中岁已还，就所居购池园，构一椽曰船庵，键关谢人事，终日焚香读书，究心内典。俗所用署名小红笺，摈不具者二十馀年，其后亦预知化去之期。若而人者，夙具慧根，而又生长阀阅，养尊处优，无所为谋生之计，束缚驰骤之，得以涵养性灵，习虚静而成通照，虽曰得天独厚，抑亦所处之境，有以玉之于成焉。世有兰清玉复之质，日消磨风尘奔走米盐凌杂中，对于身心性命之大原，欲稍稍自料检而苦

之清暇。青春荏苒，白发骎寻，乐苌楚之无知，与草木而同朽。乾坤清气得来难，宁不自爱惜若是。天之厄我，谓之何哉？

五四　石赞清高节

石襄臣少寇（赞清），贵州人。先是，知天津府数年，勤以敷政，严以持躬，吏慑其威，民怀其惠。咸丰戊午，英吉利犯天津，直督某走，太守以巨瓮二，贮水置堂阶曰："彼入胁，则吾与妻死此。"未几，相国桂良与议和去。庚申，英吉利、法兰西入天津，督部以次，横被侮辱，其将卒分驻官廨，赞清坚持不为动，挥令去，曰："断吾头可，衙署不让也。"一日，英将以五百人持兵入署，扶赞清坐肩舆，导入舍馆，曰："非敢相难，闻有兵欲烧吾船，姑假君为镇耳。"赞清愤不食。仅数日，民情汹汹，重失赞清，蕲与英将拼命。英将惧，命之去。赞清不可，曰："吾如何来，当如何归耳。"复命五百人前导，具肩舆送之。将则竖其指，称之曰："真好官也。"天津扰数月，赞清迄未离府署。事闻，不次迁擢，官至刑部左侍郎。

五五　吴廷栋受母教成名

霍山吴彦甫少寇(廷栋)，为咸、同间理学名臣。母叶太夫人，博通书史。公四岁，即能授以经籍，过目成诵。有过，手挞之。公泣，太夫人曰："汝头有鲠骨，痛吾手矣。"公捧母手拊摩再四，曰："母再挞儿，可用绁紬里也。"太夫人为之霁颜。公每欲着好衣，又欲以功名显，太夫人训之曰："人以衣服爱汝慕汝，是汝徒以衣服重矣。功名者，傥来之物，无学问济之，何贵乎功名耶？"公恍然曰："儿知之，天爵为贵。"太夫人曰："然。"邻有质库，公尝嬉戏其中，司事某欲试之，闻公来，以碎金散置于地，自匿帐中。公入门见，即扬声止步不入，某起询之。公谓金在而不见人，脱遗失，岂能自白。某大惊叹。其后扬历中外四十馀年，清操绝俗。引疾后，归无一椽，日食不给，处之晏然。时曾文正督两江，念公贫，值中秋节，欲以三百金赠，携以往，晤对良久。微询公近状，公答以"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文正唯唯，终不敢出金而去。公之亮节清风若此，育德培材，攸关母教，讵不然欤？自富贵利禄，中于人心，虽世家劬族，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唯高官厚禄是计，甚且以夤缘奔竞，协肩谄笑，为家传秘密之心法，

功名者傥来之物云云，求之士夫犹难，矧在闳阃，而叶太夫人倜乎远矣。

五六　朱为弼谐语

平湖朱茶堂漕帅（为弼），道光四年，由顺天府丞擢府尹。有蝗孽，单骑驰视。属官供张备，公曰："吾为蝗来，若乃蝗我耶？"斯言颇近雅谑，却有至理。

五七　纸煤之制

王湘绮赋纸煤词，调寄〔一萼红〕，楚、蜀人士多和之。纸煤之制，卷径寸纸作长条，纸相属成侧理，如箸稍细，中通外直，吸淡巴菰者用以爇火。大约有淡巴菰，即有纸煤，托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多出闺人纤手。岁在甲辰，吴门柴琼，问字于余，素心晨夕，香初茶半，清事如昨。尝以纸煤三条，其一原式无变，其一曲其一端约寸许，其一曲其两端各寸许，嘱余集合成一字。审谛良久，忽然得之，则"乃"字也。原式无变之纸煤为第一笔，曲其一端者为第二笔，曲其两端者为第三笔。离神得似，极见惠心。

五八 “乃”字故事

曩尝甄□“而”字故事矣（见《眉庐丛话》）。“乃”字故事，不及“而”字之多。其尤隽颖可喜者，乾隆某年，翰林馆课题《伛偻丈人承蜩赋》，以“用志不纷，乃凝于神”为韵，时献县大宗伯纪文达（昀）方人词垣，课作押“乃”字官韵云：“沈几观变，耸肩第觉其成山；定息凝神，拄杖休嘲其似乃。”（按：唐无名氏《嘲伛偻人诗》：“拄杖欲似乃，播笏还肖及。”）又韩愈撰《董公行状》：“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元佐死，子士宁代之，其将李万荣逐之。万荣为节度使三年，病风，其子乃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执之归京师。”以“乃”为名亦仅见。

五九 《天马媒》传奇考

明古吴刘晋充撰《天马媒》传奇，演唐人黄损事。损字益叔，连州人。先是，与妓女薛琼琼有啮臂盟。琼因谢客，牾权奸吕用之。损家传玉马坠一枚，绝宝爱。氤氲使者幻形为道人，诣损乞取，损慨赠之。未几，损应襄阳张谊之招，别去。用之以琼善筝上闻，即日召

入后宫。損途次邂逅贾人裴成女玉娥。娥亦善筝，損闻筝顷，赋词极道爱慕，乘间掷与之。词云（见《绵缘》齣）："生平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佳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娥与損约，中秋夜继见于涪州，以父成是夕当往赛神，舟无人，得罄胸臆。損届期往，得娥船，娥属移缆近岸。甫解维，缆忽断，船流遽覆，娥溺焉。会琼母冯送女归，道涪，拯娥舟次，相待如母女也者。俄損状元及第，上疏劾用之误国。用之因劾損交通琼宫掖中。适张谊内转官京朝，旨付用之、谊会审。谊伸損，得直，钦赐与琼毕婚，用之罢归田里。用之愤怒，其门客诸葛殷、张守一献计，谓入宫之琼，赝鼎也，真琼固犹在母所，盍往劫取？盖误以娥为琼也。氤氲使者知娥有急，托募化赠娥玉马，娥佩不去身。用之鲛娥，马则见形，奔奋啮用之，阖府大扰，群以妖孽目娥。仍用葛、张计，以娥赠損，冀嫁祸損。損拒不纳，送女者委損门外而去。娥入见損，成眷属焉，玉马遂腾空而去。传奇关目，大略具此。按：《御选历代诗馀》载損此词，调〔望江南〕。（据《传奇》：損，咸通朝人，《诗馀》損词，列温庭筠之后、皇甫松之前。）"生平无所愿"作"平生愿"，"纤手子"作"纤手指"。《诗馀广选》云："贾人女裴玉娥善筝，与黄損有婚姻约，損赠词。"云云。（首句作："无所愿，纤手子。""子"不作

"手",与《传奇》合。)后为吕用之劫归第,赖胡僧神术复归损。此云胡僧,传奇则云氤氲使者幻形为道人也。又《粤东词钞》第一首即损此词,则传奇所演,未可以子虚乌有目之矣。

六〇　日人作诗之初

日本人作韵语,始于大友皇子。其《侍宴》诗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载天地。三才并泰昌,万国拜丹墀。""地"字读若平声耶,抑平仄通叶耶?曩阅海王村,见高丽国《试录》,诗题"如南山之寿,得寿字",五言六韵,有诗,惜未录存。

六一　为官秘诀——《仕途规范》

曩寓金陵,某日,于东牌楼匢董摊,购书二册,一九峰书院本《中州乐府》,比沤尹据以复刻,一写本《长随论》,前序略云:

> 《偏途福》,又名《仕途轨范》,俗曰《长随论》。曩余寄迹涟水官廨,见有《长随福》一书,友人置之案头。据载,国朝庄友恭先生所作,相传已久。开卷浏览,拔冗移录,其篇之语易解,所载之法易明,所述

之言，颇有浅俗之句，难登大雅之堂。唯是初入长随诸君子，不可不加意温习。类如卷中“十要”一节，“十不可”一节，“呈词分别刑钱”一节，“用印信条款”一节，“礼部铸印局”一节，“国家喜诏、遗诏”一节，皆文墨之要诀。又“梆点金鼓”一节，“朝贺祭祀”一节，“东帖称呼”一节，皆典礼之要诀。又“接诏迎官”一节，“驿递差徭”一节，“彩觞宴会”一节，“铺垫亲随”一节，皆差务之要诀。至于监狱班管，红衣督护，尤为防范攸关，不可稍涉疏忽。是书条分缕析，理明词达，令读者触目会心，易于效法者也。同治戊辰六月，北平刘炳麟录于祝其捐局。

序后一则略云：

庄先生，讳友恭，广东人，乾隆己未科状元。未第时，父为苏州府司阍，及第后，仍执司如故，经太守婉谢不肯归。桐先生督学江苏，太守亲送江阴使署，为封翁焉。（按：清制，长随之子，毋许应试。据余所知，光绪丙子科，某省有捷秋闱者，计偕入都。同乡官不肯出印结，竟不得复试。而庄先生不然，讵当时尚可通融，视挽季稍忠厚耶？）

是书于州县衙门公事程式，记载綦详，可作掌故书观。自比岁变法已还，裂冠毁冕，旧制荡然无存，二三十年后，或欲从事研究而苦无凭藉。长随者，官之臂指也。莅事出治，实左右之。其品其识其才，如庄

先生之封翁。凡所叙述，皆得之半生阅历，耳闻目见，信而有征。芟夷其芜蔵，稍修饰润色之，即刻入丛书可也。缪筱珊、徐积馀两君，今之藏书家也，各借抄一通，知其为有用之书矣。（按：是书庄封翁所作，托名殿撰以为重耳。）

六二 杨花

日本女子设肆卖曲者，呼为杨花。所奏曲多男女怨慕之辞，有萨摩、土佐各派，竹本氏一派最盛行。贫家多业此觅食，玉琢锦缠，役使其母如奴婢。谚曰："生女勿吁嗟，盼汝为杨花。"吾广右人呼婢曰蕉叶，其旨不可知。某大家一婢绝慧，一日，主人与客谈次，偶及植物之叶，何者最大。客未对，婢适擎茶至，儳言曰："蕉叶最大。"竟无以难也。杨花、蕉叶，属对绝工。

六三 余光倬执法严明

武进余幼冰比部（光倬），道光丁未进士，授主事，升郎中。总办秋审处，虑囚详慎，不轻丽人于法。同治壬戌，江督何桂清始就逮至京，光倬实司审谳。据《大清律》，地方大吏逃奔蹶事，比照守边将帅失守

城寨斩监候律，拟斩监候。情罪重，则拟斩立决，仍请上裁。时朝中大僚，多为桂清故旧，谓不当加重，冀缓其死。而给事中郭祥瑞等，复交章论劾，请速正典刑。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议覆，刑部主稿，光倬草奏曰：

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身膺疆寄，受国厚恩，岂不知军旅之事，有进无退，守土之责，城存与存。况其时常州有兵有饷，并非不可固守，乃首先弃城逃避，致令全局溃散。望亭为无锡至苏州要冲，业经奏明，截留长龙船札营于此。乃并未身经一战，命杀一贼，忽于苏州失陷之前一日，率师船退驻福山海口。是其撤兵远遁，纵寇殃民，尤罪迹之昭著者。至刑部历年审办军营失事成案，均视此为轻，唯余步云系由斩候加至斩决，情罪相等。虽带兵提督与统兵总督稍有不同，然论疆寄则文臣视武臣为重，论重法则逃官与逃将同诛，论情节则闻警晏逃，非被攻被围变出不测者可比，论地方则全省糜烂，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者可比。请仍照原拟从重，拟以斩立决。

六月十三日奏上，得旨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十月，竟奉特旨立决。论者谓光倬执法之力，有以致之。光倬困簿领久，殊薾蕤，不屑修边幅，都人士戏以“糟余”呼之（余、鱼音同）。顾生平伉爽重然诺，承鞫斯案，始终持正，尤踔踔可传。先是，狱方急时，桂清之

私昵，或辇巨金置光倬榻，谋少通融；或怵光倬以危辞，皆不为动。盖当时巨公大僚，经强有力者为之道地，业已什九转圜。第光倬一瞻徇，其究军台效力而已。其卒能罪人斯得，上伸国法，而下快人心，俾继此守土握兵之臣知所戒儆，则光倬一夫当关也。明年，给事中博桂以部有剧盗越狱，复牵涉桂清瀓案，劾光倬苛刻锻炼，下部案治，皆不得实。旋因屡被参劾，撤销京察一等及御史记名。未几以内艰归，遂不复出。

六四 左宗棠受宠若惊

《随园诗话》载西林相国文端（鄂尔泰）四十生日句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道光时，英吉利构祸，左文襄深愤国兵之不竞，当事之輭涊恇怯，顾不肯苟出。年且四十，顾谓所亲曰："非梦得夐求，吾殆无幸。"言为心声。文襄第急于用世，文端尤颓然自放矣。其后日鸾书翠轴，玉铉金瓯，俨然出乎意计之外。穷通失得，政复何常，所谓世事茫茫难自料也。相传文襄授东阁大学士，是日盘旋室中，足不停趾，口中作念东阁大学士至于再四。盖当拜命之始，不免受宠若惊，久乃习为固然耳。

六五　何煊奇遇

萧山何允彪中丞(煊),道光中叶任云南巡抚。为诸生时,尝假馆武林山村小庵中,四顾荒寂。众数相惊以走,公居之坦然。忽夜闻叩门声,则一青衣丽妇冉然入。公咄之,对曰:“夫久出,今忽得书,不识字,请先生为我诵之。”公掷不阅,曰:“村中岂无识字人,何必乘夜求我?尔可来则可去,毋稍延。”妇惭而出。兹事近怪,丽妇何人,山村安得有是?设蒲留仙闻之,殆必狐鬼之矣。顾中丞而外,绝无知者,诚能秘而不宣,不尤浑然无迹耶。

六六　湘军与楚军

咸丰朝,曾文正创立湘军,军制四哨为营,营凡五百人,诸军遵用之。独王壮武(鑫)不用,别为营制。左文襄初出,以四品京堂从文正治军,所募五千人,参用壮武法,有营有旗,旗凡三百二十人,不称湘军,别自号为楚军。楚军名由此起。近人辄以湘军、淮军对举,罕知湘与楚之各别者。

六七 左宗棠论战

左文襄总制陕甘，并授钦差大臣，督办军务。上疏曰："臣维西北战事，利在戎马，东南战事，利在舟楫。观东南事机之顺，在炮船练成后，可知西北事机之转，亦必待军营马队练成后也。春秋时，晋侯乘郑之小驷以御秦，为秦所败，是南马不能当西马之证；汉李陵提荆湖步卒五千，转战北庭，为匈奴所败，是步队不能当马队之证。"援据经史，读书得间。

六八 魏元烺奏军制及演兵之法

昌黎魏丽泉（元烺），道光壬辰，官闽浙总督，英吉利船至闽之五虎，要求贸易，元烺檄将弁逐走之。是年，复平台湾匪民张丙、陈办等之乱。戊戌，疏请试习炮阵，略言：

闽省为滨海岩疆，武备最要，而火器为先。火器有速战阵者，于军尤利。能合众志为一心，统全军为一伍。其布阵式，如额兵一千，酌选其半，以五人为伍，五伍为排，为小队，兵百人，为大队。递用外委把总、千总管领，积五队，计兵五百，为一旅，以将弁统

之。数千兼，统以提镇。由伍而排而队，使将皆识弁，弁皆识兵。如臂之于身，指挥如意。其操演之法，兵分两翼立。每大队百兵炮二，每旅前列炮十，继以鸟枪，接以矛刀弓箭，如墙而进。对垒交锋，又以马队立于阵之两翼为游兵，四隅关顾，联络相维。其进退疾徐，则分旗色以为号令。法既简明，用又敏捷，无营之大小，兵之多寡，皆可遵循练习，以寒敌胆而壮军威。

奏入，报可。按：元烺所陈操演之法，巨炮护前，枪队继之，短兵又继之，视今日新式兵操，其规制不甚相远。唯鸟枪呰窳，易以后膛快枪，则利钝迥殊耳。

六九　秦承业宠遇

壎篪之壎，《集韵》、《韵会》，并许元切，音喧。俗读若"熏"，误也。嘉庆朝，上元秦尚书文悫（承业），直上书房最久。宣庙在潜邸，承业尽心启沃，每陈说大义，根据经训，即音读务求详核。宣庙尝语侍臣："壎字读喧音，不读薰音。曩秦师傅所授。"承业尝进见，带扣堕，断为二，侍臣皆失色。承业从容拾起，叩头退。上命将断钩呈视。承业奏："此系烧料，非玉质。"上命侍监取御用金镶猫儿眼黄色线绦扣带赐系，并命无庸缴还。清制：唯宗室用黄带子，汉大臣得拜赐

者，二百数十年间，文悫一人而已。其承宠遇如此。

七〇　樱花狩

日本人赏樱花，名曰樱花狩（见前），此闻之东友，彼都人凡郊行皆谓之狩。

七一　记云郎事补

曩选《臼辛漫笔》，有辨《茶馀客话》记云郎事一则，比又得一确证，可补《漫笔》所未尽，因并《漫笔》原文，缅述如左。《客话》云：

《客话》云，云郎者，冒巢民家僮紫云，徐氏子。（字九青）。儇巧善歌，与陈迦陵狎。迦陵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王贻上、陈椒峰、尤悔庵诗皆工绝。（相传迦陵馆冒氏，欲得云郎，见于词色，冒与要约。一夕，作梅花诗百首，诗成，遂以为赠。余曾于宾华金得见九青小像，亟嘱同人工画者临抚一本，今犹在行箧，跣足坐苔石，憨韵殊绝。）一日，云郎合卺，迦陵为赋〔贺新郎〕词，有"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之句。《惆怅词》云："城南定慧前朝寺，寺对寒潮起暮钟。记得与君新月底，水纹衫子捕秋虫。"相怜相惜，作尔许情态，可见

髯少年风致。冒子萇原尝语予云:"云郎后随检讨,始终宠不衰,晚归商丘家,充执鞭之役,昂藏高躯,黄须如猬,俨然并健儿。或烛灺酒阑,客话水绘园往事,辄掩耳沈澜,如泻瓶水也。(《漫笔》引《客话》止此。)比余收得阳羡任青际(绳隗)《直木斋全集》,有〔摸鱼儿〕词,为陈子其年吊所狎徐云郎云:"想当然,徐娘老去,再生还是情种。深闺变调为男子,偏向外庭恩宠。花心动,曾记得蹋歌玉树娱张孔。红丝又控,爱叔宝风流,元龙湖海,夙世定同梦。谁知道,才把馀桃亲捧,玉容一旦愁重。从今省识莲花面,生怕不堪供奉。直惆怅,趁寒食清明,金碗埋青冢,髯公休恸。从古少年场,回头及早,傲煞侍中董。"吴天石评:"李夫人蒙面不见武皇,此有深意。非弥子瑕所晓。人皆为髯唁,君独为云幸,是禅机转语。"按:据此词,则是徐郎玉陨,尚在茗龄,何得有执御商丘之事。任吴并与迦陵同时,其词与评,可为确证。冒子萇原之言,殊唐突无据,决不可信也。且任词后段,及吴评"独为云幸"云云,若对萇原之言而发,是亦奇矣。(《漫笔》止此)。

偶阅迦陵《湖海楼词》(卷二十)有〔瑞龙吟〕一阕,《春夜见壁间三弦子,是云郎旧物,感而填词》云:

春灯灺,拌取歌板蛛萦,舞衫尘洒。屏间乍见檀槽,与秋风扇,一般斜挂。帘儿罅,几度漫将音理,冰弦都哑。可怜万斛春愁,十年旧事,恹恹偻写。

记得蛇皮弦子，当时妆就，许多声价。曲项微垂流苏，同心结打。也曾万里，伴我关山夜。有客向潼关店后，昆阳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枫青，轻拢细砑。此景堪图画，今日怆人琴泪如铅泻。一声声是，雨窗闲话。

此词迦陵自作，视任词、吴评，尤为确证。诚如冒甚原所云："讵犹作尔许情语耶。"大底刻谿之士，好为翻成案杀风景之言，往往莛可以楹，西施可以厉，此犹无关轻重者耳。云郎一称阿云，迦陵有《留别阿云〔水调歌头〕惆怅词》，凡二十首，为别云郎作。（"城南定惠前朝寺"云云，其第十二首。）句云："一枝琼树天然秀，映尔清扬照读书。"又云："柳条今日归何处，只剩寒云似昔年。"又云："寄语高楼休挟弹，鸳鸯终是一心人。"（审此二句之意，则迦陵别云郎，殆有所迫而然，非得已也。）蒋大鸿撰《惆怅词序》：

徐生紫云者，萧郢州尚幼之年，李侍郎未官之岁，技擅平阳，家邻淮海，托身事主，得侍如皋大夫。极意怜才，遂遇颍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虽相感微辞，不及于乱。若乃弃前鱼而不泣，弊轩车而弥爱，真可谓宠深绿耩，欢逾绛树者矣。维时秋水欲波，元蝉将咽，公子乃罢祖帐而言旋，下匡床而引别。江风千里，讵相见期，厥有怊怅之篇，曲尽离忧之致。仆岂无情，何以堪此。伤心触目，曾无解恨之

方。拊节和歌，翻然作助愁之歌。

云云。以诗及序考之，当日清扬照读，实只四易葛裘。甚原云："相随始终，迄于晚健，灼然非事实矣。"迦陵又有《题小青飞燕图诗》，序云：

娄东崔不凋孝廉，为余纨扇上书《小青飞燕图》，花曰小青，开艳者有九，一春燕斜飞其上，题曰："为其所题九青小照。"（宝华盦所藏九青小像，即崔不凋曾题之本。）后一日作，意欲拟九青于飞燕也，因题一绝（诗不录）。

又有《书小徐郎扇》诗，自注："云郎侄也。"诗云："旅舍萧条五月馀，菖蒲花下独踌躇。宴前忽听莺喉滑，此是徐家第几雏。"又马羽长最爱云郎，见《惆怅词》自注。

七二 "不登娈童之床"辩

《茶馀客话》云："北齐许散愁，自少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按：二语曾于明人某说部见之，不能举其名矣。《客话》未载明出处。）夫以不登娈童之床，为卓行可表见，不几以分桃割袖为人之恒情耶。谛审斯言，殊有语病。

七三　小红有二

小红，姜白石侍儿，范文穆所赠也。白石《过垂虹》诗，有“小红低唱我吹箫”之句。汤玉茗侍儿亦名小红。乌程张秋水（鉴）《冬青馆》甲集《过临川怀玉茗》诗，句云：“唯有《牡丹亭》院本，樽前重听小红歌。”自注：“小红，玉茗侍儿。”

七四　阴历二十八日为晦

阳历有月尽二十八日者，明谢肇淛《五杂俎》引《景龙文馆记》云：“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讵亦月尽二十八日耶？

七五　绝韵

正月十九日为燕九，昔人诗词多用之。《五杂俎》云：“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馆之。”窈九字入诗词绝韵，顾前人未有用者，殆限于闽之一隅耳。在杭（肇淛字）闽人，故能言之。

七六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

黄彭年撰《刑部员外郎何君愿船(秋涛)墓表》:

咸丰初年,罢安徽抚幕,还京师,益究心经世之务。尝谓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而诸家论述,未有专书,乃采官私载籍,为《北徼汇编》六卷,复增衍图说,为八十五卷。陈尚书孚恩言于上。命以草稿进,上览而称善,更命缮进,赐名《朔方备乘》。召见,由主事晋员外,懋勤殿行走。庚申之变,书亡,上询副本,黄侍郎宗汉,尽取君所藏稿,将缮写重进,而侍郎寓齐不戒于火,是书遂不复。

云云。按:《朔方备乘》一书,见今确有传本,沪上有石印缩本(凡八册,密行细字),当是庚申亡失之书,为收藏家所得,付之剞氏耳。

七七 吴和甫事略(附李汝珍《音鉴》)

泰兴吴和甫少宰(存义),道光壬寅任云南学政。边徼士惇朴而信,公翼翼以慎,校艺至丙夜不休。诸生悦教,于于日亲。人囿方音,多不能辨四声。公于音韵贯穿今古,乃以李氏《音鉴》教之,岁月改观。是时,回民煽乱,公巡试永昌。竣事启行,出郭数里,城

中火烛天。骇询左右，则曰："回人构兵，既期矣。使者清德不敢犯，俟出城而后举火也。"咸丰乙卯，简云南乡试正考官，留任学政。其视学也益诚，士民益亲学使如家人。顾回乱益烈，至逼省城围之。城中兵又哄掠各衙门及富家，独不入学政廨一步。民携妇孺藜藿就匿者数千人，号舍皆满。夫先后二十年间，一人之身，督某省学政者再，求之科举之世，殆复未必有二。学使者非亲民之官，顾乃得民心若彼，则夫士者民之秀也，士论归之，即舆论莫不翕然，《诗·甫田》章："云烝我髦士。"斯旨也。

李氏《音鉴》，为卷凡六。首卷释字、声、音、韵，五声、五音之类，二卷释字母、反切、阴阳、粗细之类，三卷释初学入门，四卷释南北方音，五卷释空谷传声，六卷《字母五声图》。分字母三十有三，以同母二十二字为诀。其无字空声，悉详注翻切，统以同母，叶以本韵，随字呼之；其音无不启齿而得，于音韵之学，不啻了如指掌。若闽、粤人不谙官音，得是书以研求，盖事半功倍云。李氏名汝珍，字松石，大兴人。

七八　吴和甫为民屈膝

又和甫少宰以内艰在籍。是岁道光戊申，江北大

水，泰兴饥。知县张兴澍，公同年生，相善也，一以荒政听公。公倡士大夫议振，募富人资至踞，曰："吾为数十万人屈也。"昔顾梁汾为营救吴汉槎，屈膝于纳兰容若，汪讱菴为欲得汉杨恽印，屈膝于钱梅溪（见《眉庐丛话》），未若少宰一屈膝为尤可传矣。

七九 金烈女

金烈女，休宁人。父云门，发逆之乱，以黄州知府殉节。贼之攻黄州也，太守先奉檄防守通城，而贼由蒲圻人，烈女随母及姊困危城中。城陷，将自裁，叔父瑾畲止之。女大言曰："叔父何说也？吾第与贼一面即辱矣。"乃为母与姊整冠服，皆缢，然后从容自缢于旁，咸丰壬子十二月四日也，年二十二。夫烈女"面贼即辱"一言，所谓充类至义之尽。昔某贞妇，腕为人握，辄以利刃自断其腕，而烈女尤严絜有加焉，可以愧世之骤节易操，而曲为之辞以自恕者。烈女幼慧能诗，激烈有英气。太守尝以吟风弄月，戏命其孙属对，女适旁侍，应声曰："立地顶天。"太守亟叹赏之，谓夫人曰："惜哉，女子也。"所著诗曰《纫兰集》。

八〇 华山道士幻术

《五杂俎》一书典丽赅博，多述异闻。其一则云：

> 相传永乐中，上方燕坐楼上，见云际一羽士驾鹤而下。问之，对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于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长二丈，某月日来取。"言毕，腾空而去。上惊异，欲从之，独夏原吉曰："此幻术也。天积气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即有之，亦不当索之人间也。"狐疑不决。数日，道士复至曰："陛下以臣为诳乎？上帝震怒，将遣雷神示警。"上谢之，又去。翌日，雷震谨身殿。上大惧，括内外金，如式制之。至期，道士复至，稽首称谢，梁逾千斤，而二鹤衔之以去。上语廷臣，原吉终不以为然，乃密遣人访天下金贱去处，则踪迹之。至西华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贱。乃随之至山顶，见六七道士，方共斫梁，见人即飞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复命，上始悔悟。

按：《明外史》："夏原吉，字维喆，湘阴人。永乐朝，官户部尚书，加太子少傅，进少保，卒谥忠靖。"夫索金梁弗获，即遣雷神示警，有若是颟顸之上帝乎？兹事不经至极，亦成祖之惭德，有以致之。稍通达事理者，类能察其诞妄，即如原吉所见，亦未为卓绝高深，顾何以师济盈廷，而能辨伪破惑者，原吉而外无

闻焉。讵亲近者不敢直言，疏逖者不获进言欤。虽然，诪张为幻，自昔恒有，汉武帝之文成五利，唐玄宗之罗公远、叶法善，何一非道士者流，此道士尤鹘突耳。

八一 谢在杭论五行相生相克

《淮南子》曰："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生克之说，由来旧矣。谢在杭以己意推演之，欲穷生克之变，以破生克之说，俾世知子平家言，不足深信。其言曰：

> 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乃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乃成材。

又曰：

>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按：石土之类也，以金击石，则火迸出，石不能离金以生火，犹水不能离土以生木也），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焚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水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

又曰：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镬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

又曰：

五行唯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按：沙金自水中淘出，是水生金之确证）。夫生克之变若彼，则生克之说，庸可泥乎？世论以生克断吉凶，孰能神明变化，而观其会通也，而顾可深信乎？

谢氏硕学方闻，淹贯群籍，《五杂俎》一书，分天、地、人、事四部，多有独到之处，心得之言。明人中若胡应麟、曹能始堪伯仲，以视杨用修、陈眉公辈，相去不可道里计矣。（蕙风曰："钟彝出土多剥蚀，土何尝不克金；户扯帖地积朽腐，土何尝不克木；地经耰锄辄坎窞，金何尝不克土；刃遇坚节恒齿缺，木何尝不克金。"）

八二　为徐珂女书稿题词

徐仲可舍人（珂）以其女公子（新华），山水书稿二

帧见贻，冰雪聪明，流露楮墨之表，于石谷麓台胜处，庶几具体。仲可嘱作题词，调寄〔玉京谣〕云：

玉映伤心稿，凤羽清声，梦里仙云幻[1]。故纸依然，韶年容易凄惋。乍洗净金粉春华，澹绝处山容都换。瑶源远、湘萍染墨，昭华槁管[2]。　苹窗旧、扫烟岚，韵致云林，更楷模北苑。陈迹经年，蟫奁分贮丝茧。赔赠琼风雨萧斋，带孺子泣珠尘满。帘不卷、秋在画图香篆。

注：① 用徐陵母梦五色云化为凤事。

② 徐湘萍、徐昭华皆工书。

按：此调为吴梦窗自度曲，夷则商犯无射宫腔。今四声悉依梦窗，一字不易。余之为词，二十八岁以后，格调一变，得力于半唐。比岁守律綦严，得力于沤尹，人不可无良师友也。

八三　自集楹联

曩自集句为楹联云："余唯利是视（见《左传·晋侯使吕相绝秦》），民以食为天。"（见《通鉴》贾闰甫谓李密语下句："而有司曾无爱惜羼越。"）所谓吃饭主义也。

八四 好书到手莫论钱

偶于友人处见集句楹联，上句“旧诗改处空留韵。”下句未佳，余易以“好书到手莫论钱”。斯愿未易偿耳。

八五 牵牛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

牵牛去织女隔银河七十二度，见宋陈藏一《话腴》。

八六 “免”字考

《大戴礼记·公符》第七十九：“推远稚免之幼志，崇积文武之宠德。”注：“免，犹弱也。”蕙风曰：“当作‘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之‘免’字解。”

八七 “垈”、“垫”之解

垈，《字汇》：“作甸切，音荐，屋斜用垈。”垫，音簟。《广韵》：“徒念切，支也。”《集韵》：“揞也。”《字

汇》："支物不平，一作磹。"此类通俗需用之字，或有记忆弗及，故著之。

八八　清初拟议禁缠足禁做八股文

康熙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覆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

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其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或混将元年以前所生者，捏为元年以后，诬妄出首，牵连无辜，受害亦未可知，相应免予禁止可也。

一、康熙元年以前，考取乡会试，做八股文章。二年八月内，因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以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唯于为国为民之策论表判中，出题考试，钦此。"自甲辰改制科，历丁未至康熙八年己酉，礼部题定。嗣后照元年以前

例，仍用八股文章考试，俱奉旨依议。

夫禁缠足、废八股，皆清之末季，所谓新政也。盖二百数十年前，而其几已动矣。天下事由敛抑入宽舒易，由宽舒复敛抑难，缠足、八股，皆束缚人之具，禁之废之，所谓由敛抑入宽舒也，则其事易行也。

八九 性变奇谈

宋宣和六年十二月，都城有卖青果男子，有孕而诞子，坐蓐下能收，换易七人，始分娩而逃去。兹事绝怪，殆未之前闻，其分娩奚自耶？又丰乐楼酒保朱氏子，其妻年四十馀，忽生髭髯，长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之状。京尹以其事闻于朝，诏度朱氏妻为女道士（已上两事见《宣和遗事》）。明时有妇人生须，事出大家阃阈，尤奇。仁和孙夫人杨氏，名文俪，工部员外郎应獬女，礼部尚书馀姚孙文恪公升之继室。诸子登进士榜者四人：太保吏部尚书清简公铤，礼部尚书鋌，太仆卿镓，兵部尚书鑨，皆夫人教之。《四库提要》称有明一代以女子而工科举之文者，文俪一人而已。夫人髦而有髯，年过百龄，有诗集，刻入《武林著述丛编》丁丙跋云云。

九〇 六如

《心经》偈云："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明唐寅一号六如，用此。宋靖康元年，遣李邺使金军求和。邺归，盛夸虏强我弱，谓虏人如虎，使马如龙，上山如猿，下水如獭，其势如太山，中国如累卵。时号邺为"六如给事"。见《宣和遗事》。

九一 《神异经》述西方奇闻

《神异经》(汉东方朔撰)云："西方深山有兽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体大如驴，善缘高木，皆雌无雄，名绸顺。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牵男人。"今沪上流妓(俗名雉妓)丙夜邀客于路，三五为群，奚啻数百十辈，当以"绸顺"名之。《神异经》又云："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长十馀里，广二三里，高百馀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杂土石，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馀，皆纯金，名曰金犀。人山下一丈有银，又一丈有锡，又人一丈有铅，又人一丈有丹阳铜，似金，可锻以作错涂之器。"按：此诚佳矿，殆五大洲所无。设令矿学家得而有之，其人必化为金犀。

九二 陈小鲁词

仁和陈小鲁（行）《一窗秋影盦词》《题〈山外看山图〉》〔减字浣溪沙〕云：

蹋虎登龙心胆寒，上山容易下山难。幸君已过一重山。 前面好山多似发，一山未了一山环。问君何日看山还。

按：唐李肇《国史补》载韩退之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此事可作小鲁词第二句注脚。

九三 葛氏多仙翁

平湖葛词蔚以其尊人毓珊部郎遗像嘱题，因检《尚友录》，甄葛姓事，列名仅七人，而其五以神仙称。周葛由（羌人也，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忽一日，骑羊入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山在峨嵋西北，最高无极，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谚曰："若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豪。"）、吴葛元（字孝先，初从左慈授九丹液、仙经，后得仙，号为仙翁）、晋葛洪（事见《晋书》）、葛璝（亦称仙翁，彭州有葛仙山，因璝得名）、宋葛长庚（琼州人，母以白玉蟾呼之，

应梦也。后隐于武夷山，号海琼子。事陈翠虚九年得道。嘉定中，诏封紫清明道真人），灵迹蝉嫣，它姓殆未曾有。沤尹题〔临江仙〕词，余亦寄此调云：

家世列仙官列宿，才名小集丹阳[①]，当湖雅故在青箱[②]。太冲原卓荦，叔度自汪洋。　三十六年回首忆，共攀蟾窟天香[③]，几人寥廓遂翱翔[④]。沧洲馀病骨，辛苦看红桑。

注：① 宋葛胜仲，著《丹阳集》二十四卷。
② 郜郎辑《当湖文系》。
③ 己卯同年。
④《瘗鹤铭》："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

歇拍云云。所谓鲜民之生，不觉词之凄抑也。

九四　"目迷五色，坡失方叔"解

近人作寿序、墓志等文对于科第失意者，辄用"目迷五色，坡失方叔"语。按：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廌以冠多士。及得章援程文，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殊怅惘，以诗送廌归。其曰："平时漫识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盖道其本意。（按：《吊古战场文》、《日五色赋》，皆唐李华作。子瞻盖以华比廌，"目迷五色"作看朱成碧解，亦非。）廌

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常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稍薄之，竟不第而死。据此，则李方叔事，以不用为宜。

九五 槐花黄，举子忙（二）

今人但知“槐花黄，举子忙”，不知“枇杷黄，医者忙。”（见前。）按：《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材，亦或预为储蓄。余常从赵德麟假子瞻所阅《渊明集》，末手题两联云：‘人言卢杞是奸邪，我觉魏徵殊媚妩。’又‘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或将以为用也。”据此，则“槐花黄”云云，斯语亦已旧矣，顾亦未详所出。

九六 薛涛笺辨

蜀姬薛涛之名见于记载夥矣，未见作薛陶者。宋李济翁《资暇录》有一则，辨以“松花笺”为“薛涛笺”之误，凡言薛涛，并改“涛”作“陶”，意者（避）其家讳耶。

九七　驴别称"卫"考

《资暇录》云："代呼驴为卫，于文字未见，谓卫地出驴，义在斯乎？一说以其有轴有槽，譬如诸卫士胄曹也，因目为卫。"（按：《资暇录》凡应用"世"字处，并作"代"疑亦避家讳也。）按：北魏关胜《诵德碑》凡"鸿胪"字，并作"鸿驴"。考"鸿胪"，即秦典客之官，掌诸侯及蛮夷降者。"鸿驴"云者，谓凡属附之国，举有保卫之责欤？《正字通》云："驴鸣以正午及五更初，不舛漏刻。"鸿胪之职，主传声赞遵导。曰鸿驴者，取其宣达以时欤？亦作"鸿卢"。见《唐书·和逢尧传》。

九八　妙对

"三才天地人，四始风雅颂。""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皆相传以为绝对。明陆粲《说听》载一联云："五事貌言视听思，七音宫商角徵羽。"（按：琴七弦，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少宫、七少商，即此七音之名。）亦谓不能有二。蕙风幼时，曾以"五子周程朱张"，对"四杰王杨卢骆"。

九九　冯妓与洞庭商

《说听》云：

洞庭叶某，商于大梁。眷妓冯蝶翠，罄其资，迨冻馁为磨佣。一日，在街头晒麦，冯适骑驴过，下驴走小巷中，使驴夫招叶，叶辞以无颜相见，强而后至。冯对之流涕曰："君为妾至此乎？"出白金二两授叶，属更衣来访。如期而往，冯以五十两赠之。曰："行矣，勉为生计。"叶恋恋不舍，随罄其资，仍佣于磨家。久之，邂逅如初。冯谓叶："汝岂人耶？"要之抵家，重与十镒，且曰："速作行计。倘更留，必以一死绝君念。"叶遂将金去，贸易三载，货赢数千，以其千取归老焉。

夫蝶翠者，能与人十镒，其声价可知。顾犹骑驴，盖大梁近北省，丁明之世，犹有朴质之风焉。十年前，沪上征曲户轿捐，诸妓出应征召，则坐佣奴之肩以行。虞或坠也，则一手据其颅，虽年逾花信者亦然。奴若意甚得者，腰脚挺劲而趋风。又浙省江山船妓，凡登岸上船，皆佣奴作钟建之负，亦甚不雅观，不如骑驴之为愈矣。

一〇〇　郗夫人谢安戒其弟

王右军郗夫人戒其二弟愔昙曰："王家见二谢来，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可无烦复往。"（见《世说新语》）按：二谢谓安、万也。万字万石，安弟。《晋书》谓其器量不及安，而善自曜，则其为人盖浅甚。其后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未几，率众人涡颍援洛阳，会北中郎将郗昙以疾病退还彭城，万以为贼盛致退，便引军还，众遂溃散，狼狈单归，废为庶人。斯人材器亦复尔尔。安在高出愔昙辈上，矧昙之退师，犹因疾病，虽未能力疾致果，以视万疑贼遽退溃众败名，犹为彼善于此。观人难于未然，郗夫人之精鉴容犹有未至欤。

一〇一　陶潜有无侍儿考

《竹坡诗话》："或问坐客：'渊明有侍儿否？'皆不知所对。一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责子

诗》，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小名。）此岂非有侍儿耶？《懒真子》亦谓"雍端年十三，则固非一母，其为庶出可知"。蕙风曰："安知其孪生也？"

一〇二 昭君妹未出塞

白香山诗《同诸客嘲雪中马上妓》句云："雪里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写真图。"后人据此，遂谓昭君有妹。蕙风曰："昭君有妹，事无足异。唯是昭君曾经出塞，故有雪中马上之说，讵其妹亦曾出塞耶？是诗殆比况之词，谓夫画中情景与昭君出塞相同。则马上之人，竟似昭君之妹耳。"

一〇三 白乐天笔润之丰

白乐天《修香山寺记》曰：

> 予与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回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

云云。按：一墓志文而以七十万为贽，唐人重润笔至

是，可以为侈矣。杜少陵诗《闻斛斯六官未归》云：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
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
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
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

白、杜二公时代相距不数十年，胡丰啬迥殊若是。意者，斛斯藻翰，远逊香山，唯是少陵故人，固宜健者，抑或嘱其作碑之人家世不逮元氏。然既有渤碑刻铭之举，即亦非甚简陋之家。昔人尝谓唐末文人，为巨公掩，湮没不彰者，不知凡几。以此观之，即其及身遭际，已有穷达之不同，可知声气之习人人甚深，而寒士谋生之大不易矣。

一〇四 毛子晋小传

太仓陈言夏（瑚）所著《确庵集》版式仿钱牧翁《列朝诗集》，传本绝少。缪筱珊、傅沅叔及余所藏皆不全。余所得之本，书心尚未刻字，当是剞劂甫竟，送校之样本。确庵与毛子晋交契甚深，文稿中有《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一首。考牧翁《有学集》有《子晋墓志》，羌无故实，不足资尚论。此小传叙述綦详，凡藏书家所快睹也。亟录如左，以广其传。《传》云：

今海内皆知虞山有毛子晋先生云。毛氏居昆湖之滨，以孝弟力田世其家。祖心湖，父虚吾，皆有隐德。而虚吾强力耆事，尤精于九九之学。佐县令杨忠烈堤水平振，功在乡里者也。子晋生而笃谨，好书籍。父母以一子，又危得之，爱之甚。而子晋手不释卷，篝灯中夜，尝不令二人知。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一意为古人之学。读书治生之外，无它事事矣。江南藏书之富，自玉峰菉生堂、娄东万卷楼后，近屈指海虞。然庚寅十月，绛云不戒于火，而岿然独存者，唯毛氏汲古阁。登其阁者，如入龙宫鲛肆，既怖急，又踊跃焉。其制上下三楹，自子迄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所遗。纸理缜滑，溪潘流渖。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见。子晋日坐阁下，手翻诸部，雠其讹谬，次弟行世。至滇南官长不远万里，遣厚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盖自其垂髫即好锓书，有屈、陶二集之刻。客有言于虚吾者曰："公拮据半生，以成厥家，今有子不事生产，日召梓工弄刀笔，不急是务，家殖将落。"母戈孺人（钱牧斋《初学集》有《毛母戈孺人序》，亦空文不具事实。）解之曰："即不幸以锓书废家，犹贤于樗蒲六博也。"乃出橐中金助成之。书成而雕镂精工，字绝鲁亥，四方之士，购者云集。于是向之非且笑者，转而叹羡之矣。其所锓诸书，一据宋

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多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松皆老作龙鳞"句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为误也。"子晋固有巨才，家畜奴婢二千指，同釜而炊，均平如一。躬耕宅旁田二顷有奇，区别树艺，农师以为不逮；竹头木屑，规画处置，自具分忖。即米盐琐碎，时或有贻一诗、投一札者，辄举笔属和，裁答如流。其治家也有法，旦望则率诸子拜家庙，以次谒师长，月以为尝。以故一家之中，能文章，娴礼义，彬彬如也。生平无疾言遽色，凝然不动，人不能窥其喜愠。及其应接宾朋，筹杀井井。顾中庵尝笑曰："君胸中殆有一夹袋册耶？"崇祯壬午、癸未间，遍搜宋遗民《忠义二录》、《西台恸哭记》与月泉吟社《河汾谷音》诸诗，刻而广之。未几，遂有甲申、乙酉南北之事。每自叹人之精神意思所在，便有鬼物凭依其间，即予亦不知其何谓也。变革已后，杜门却扫，著书自娱，无矫矫之迹，而有渊明乐天之风。与耆儒故老黄冠缁衲十数辈，为佳日社，又为尚齿社，烹葵剪菊，朝夕唱和以为乐。间或临眺山水，当其得意处，则留连竟日。遇古碑文碣志，急呼童子摩榻数纸，然后去。尝雨后与予探乌目诸泉，穷日之力。予饥且疲矣，回顾子晋，方行步如飞，登顿险绝，乐而忘返，其兴会如此。居乡党好行其德，笃于亲戚故旧。其师若友，如施万赖、王德操辈，或橐馑终其身，或葬而抚其子。建黄泾诸桥，恒一十八

里，无望洋褰涉之苦。岁大饥，则賑谷代粥，周邻里之不火者。司李雷雨津尝赋诗赠之曰："行野渔樵皆拜赐，入门僮仆尽钞书。"人谓之实录云。所著有《和古人诗》、《和今人诗》、《和友诗》、《野外诗》若干卷，《题跋》若干卷，《虞乡杂记》若干卷，《隐湖小识》若干卷。所辑有《方舆胜览》若干卷，《明诗纪事》若干卷，《国秀》、《隐秀》、《弘秀》、《闺秀》等集，海虞《古文苑》、《今文苑》各若干卷。予与子晋交阅数年矣，久而敬之，如一日也。明年丁酉改岁之五日，为其六十初度之辰，其子褒、表扆，犹予天回、象谦、云章，暨其倩陈锴、张溯颜、冯长武辈，请予一言介寿。予因作一小传，以乞言于缀文之家，亦书予之所及知者而已。子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更名晋，字子晋，潜在其别号也。

按：据《小传》，子晋六十生辰，岁在丁酉，为顺治十四年，则是生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甲申入清朝，年四十七。确庵《娄江集》有《和陶挽歌辞哭毛子晋并序》云："子晋弃我先逝，在己亥之秋七月，"盖年六十二也。又按：缪、傅二君所藏《确庵集》皆无《子晋小传》。

一〇五　兰陵歌妓

《确庵诗稿·淮南集》《兰陵美人歌示辟疆》云：

辟疆豪气令人独，客来便肯开醽醁。
生平杯勺未能胜，劝客千觞欢不足。
笋舆迎我向园亭，夜夜纷纷奏丝竹。
妒杀杨枝鹦鸪歌，恼乱秦萧凤凰曲。
徐郎窈窕十五六，发覆青丝颜白玉。
昔之紫云恐不如，满座猖狂学杜牧。
自注："杨枝、秦萧、紫云，皆歌者。

按：歌者三人，紫云最知名。陈其年《湖海楼诗集》有《杨枝曲》七言长篇及《赠杨枝》七言绝句，阮文达《广陵诗事》云："冒巢民歌童紫云，色艺冠流辈，陈迦陵画其小影，同人题咏甚多。又有杨枝，亦极妍媚。后二十年，杨枝已老，其子尤丰艳，因呼小杨枝。"邵青门题其卷云："唱出陈髯绝妙词，镫前认取小杨枝。天公不断消魂种，又值春风二月时。"而唯秦箫未闻品题，赖确庵诗以传矣。确庵有《秦箫歌》云：

堂上醉蒲萄，堂下奏云璈。
左盼舞徐篆，右眄歌秦萧。
秦萧秦萧调最高，当筵一曲摩云霄。
邯郸卢生横大刀，磨崖勒铭意气豪。
渔阳挝鼓工骂曹，曹瞒局蹐如猿猱。
长安市上悬一瓢，义声能激□家獒[①]。
一歌雨淙淙，再歌风萧萧。
三歌四座皆起立，欲招鸣鹤惊潜蛟。

喜如苏门啸，思如江潭骚。
怒如秦廷筑，哀如广武号。
引我万种之愁肠，生我一夕之二毛。
泪亦欲为之倾，心亦欲为之摇。
吁嗟乎秦萧，尔居楚地但解作楚歌，
胡为乎悲壮慷慨，乃能为燕赵之长谣。
我爱秦萧声，不惜秦萧劳。
愿将议士忠臣曲，遍付秦萧缓拍调。
君不见，黄幡绰，敬新磨，嘲笑诙谐何足慕。
唯有知秋雷海青，凝碧啼痕感行路。
自注：① 歌邯郸、渔阳、义卢剪诸曲。

又《和有仲观剧断句十首赠别巢民》，其二云：

十五徐郎舞袖垂，秦萧歌罢又杨枝。
魏公未是知音者，但有新词付雪儿。
秦萧北曲响摩天，刻羽流商动客怜。
拟谱唐宫凝碧恨，海青心事倩伊传。

就诗意审之，当日秦箫按歌，殆必擅场生净，以彼铜琶铁板，非不飒飒移人，未如低唱曼声，尤为靡靡入听。此题咏所以弗及，而名字为之翳如也。确庵有心人，其所感触、出于微歌顾曲之外，不惜长言咏叹之耳。

一〇六　闱中戏占小词

光绪间，某京卿督学福建，值秋试，巡抚别有要公，学使代办监临，闱中戏占小词，调〔减字木兰花〕云：

冷官风调，半外半京君莫笑。文运天开，体制居然学抚台。　尽人播弄，线索浑身牵不动。何物相侔，请看京师大肘猴[1]。

注：① 都门影戏有所谓大肘猴者。"肘"字不可解，疑"种"之声转。

出闱后，去诸幕友。并先与约：如有一人不笑，则学使特设为此君寿，或二人三人不笑亦如之；如皆笑，则幕友醵资宴学使。稿出，竟无一人不笑者，乃公同置酒，极欢而罢。

一〇七　四川乡试丑闻

同治丁卯科，四川乡试，将军某代办监临。头场发题纸，每百张率九十五张，洎不敷分布，考生哗索，仅乃补发。又供给所循例奉监临院门包银壹千两，历届皆然，盖陋规也。是科门包入，因成色不足，退换至

于再三。无名氏撰联云："题纸发来九五扣，门包退换两三回。"

一〇八 王半塘谏帝后驻跸颐和园

曩岁在甲辰，撰《兰云菱梦楼笔记》（时客常州），记王半塘侍御谏园居事甚悉，其摺稿当时匆匆一读，以未经录存为惜。比由沤尹辗转乞借得之，亟录如左，并笔记亦节述焉：

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奏：为时事多艰，园居侍养，请暂缓数年，恭摺仰祈圣鉴事：窃自今年入春以来，皇上恭奉皇太后驻跸颐和园，诚以听政之暇，皇上得以朝夕承欢。而事机之来，皇太后便于随时训迪，圣慈圣孝，信两得也。况御园驻跸，祖宗本有成宪，如臣梼昧，尚复何言？然罜罜之忱，以为皇太后园廷驻跸，顺时颐养，以迓祥和，诚天下臣民所至愿。若皇上六飞临驻，揣时度势，有不得不稍从缓图者。臣职在进言，苟有所知，何敢安于容默，谨为我皇上敬陈之：自和议既成之后，财匮民离，敌骄国辱，固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无俟微臣赘述。恭读去年四月朱谕："我君臣当坚苦一心，力图自强之策。"至哉王言，今日非力持坚苦之操，难策富强之效。圣言及此，真天下之福也。昔齐顷公之败于鞌也，归而吊

死问疾，七年不饮酒食肉，而渼阳之田以归。夫饮酒食肉，诚何碍于政？史臣特举人所至近易忽之处，以状其日不暇给之忧。是以风声所树，不必战胜攻取，邻国畏沮之心自生。实效先声，理固相因而至。夫人情不远，援古可以知今。而环伺綦严，返观能无滋惧。臣非不知我皇上宵衣旰食，在宫在园，同此励精图治。然宸衷之艰苦，左右知之。海内臣民不能尽悉也；在廷知之，异域旅人不能尽见也。恐或以温凊之晨昏，误以为宸游之逸豫，其何以作四方观听之新，杜外人觊觎之渐也哉。臣又闻前次皇上还宫，乙夜始入禁门，不独披星戴月，圣躬无乃过劳。而出警入跸之谓何，亦非慎重乘舆之道。又今之颐和园，与圆明园情形迥异。其时承平百年，各署入直之庐，与百官待漏之所，规模大备，相习忘劳。今则芜废已逾三十年，一切办公处所，悉皆草创，俱未缮完。大臣虽仅有憩息之区，小臣之踟蹰宫门，露立待旦者，不知凡几。而缀衣趣马后先奔走于风露泥淖之中，更无论矣。体群臣为九经之一，亦恳皇上垂鉴之也。又近读邸抄，立山奉命管理圆明园，皇上两次还宫，皆至园少坐。外间讹传，遂疑有修复之举。臣愚以为值此时艰，断不致以有限之金钱，兴无益之土木。且借贷业已不赀，更何从得此巨款，此不足为圣明虑。然臣因之窃有进者：当同治改元之始，其时御园甫经兵燹，兴葺匪难，乃竟听其芜废者，岂惮劳惜费哉。盖

欲使深宫不自暇逸之心，昭示于薄海内外，是以数年之内，海宇敉平，武功克蒇。前事具在，圣谟孔彰。伏愿皇上念时局之艰难，体垂帘之德意，颐和园驻跸，请暂缓数年。俟富强有基，经营就绪，然后长承色笑，侍养湖山，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能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谓以天下养者，不且比隆虞帝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

云云。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笔记》云：

半塘谏驻跸颐和园事，时余远在蜀东，未闻其详。及晤半塘扬州，乃备悉始末。先是，内廷即逆料言官必有陈奏者。越日而张侍御（仲炘）上封事，枢臣咸相趋动色，曰："来矣。"及启视非是，则额手称庆，盖侍御亦以直谏名也。不三日而半塘之疏上。时恭邸、高阳相国同直，相国谓恭邸："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处分。少迟入对，唯王善言保全之。"（蕙风曰：半塘乃得力于高阳，绝奇，亦天良发见，不能自已耳。）恭邸亦谓然，而颇难其词。及入对，上欲加严谴，恭邸以相国言，婉切陈论。上曰："寇某何为而杀也？"（内监寇某，以妄奏正法，所奏即此事。）恭邸复奏："寇某内臣，不应干外事。所奏无当否，皆有罪。御史谏官，讵可一例而论。"上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过言官，重圣慈或不怿耳。汝曹好为之地，但此后不准渠等再说此事耳。"于是枢臣于原摺内夹片附奏，略谓

“该御史冒昧渎奏，亦属忠爱微忱，臣等公同阅看，尚无悖谬字样，可否吁恳免究”云云。意在声叙宽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请也。疏留中，旋车驾恭诣请安，面奉懿：“旨御史职司言事，余何责焉。王大臣面奉谕旨：此后如再有人妄言及此，侥幸尝试，即将王鹏运一并治罪。王大臣钦遵传谕知悉。”盖自是不闻驻跸颐和园，圣驾还宫亦较早矣。半塘允录此摺稿寄余常州。别后，半塘匆匆之镇江，之杭州、苏州，遭两广会馆之变，竟不果寄。（《笔记》止此。）

余甚欲得此摺稿，十一年于兹矣。秋阴积雨，沤尹携来共读，俯仰陈迹，销魂黯然。

一〇九 穆相爱才雅事

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二场春秋题“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公四年）”某中式卷，文中牵涉鲁事，与题踳盭。磨勘官以文理荒谬签出，部议总裁降级留任，同考官革职，举人褫革。同考某官部曹，谒其座师某公，极言簿领清寒，积资匪易，一旦罢斥，殆将无以为生。某公殊悯念之，谓之曰：“子姑少安，试代求穆相（穆彰阿）。”磨勘官某，穆之门生也。越日，穆相入直，为言于祁（寯藻）、汤（金钊）两文端，二公亦云兹事可从宽典，第部议已定，恐难挽回。穆退直，商之子

某太史。太史稍踌躇，对曰："某卷云云，固有所本。盖唐人啖助之说也。"穆曰："得之矣。"明日入对，玉音及磨勘事，即以是说陈奏，得加恩改为总裁、同考皆罚俸，举人某罚停三科。其实啖氏所著书，今日绝无存者，顾安得有是说。穆氏相业无得而称，兹事独能保全士类。相传曾文正简在伊始，颇得穆相汲引之力（见《眉庐丛话》）。盖犹有爱才恤士之雅，未可以其碌碌无奇节，遂并其可传者而亦没之也。

一一〇 再谈女子缠足

女子纤足，不自南唐窅娘始。比余考辨之，数矣（见《眉庐丛话》及前笔），兹又得一确证。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叶限女金履事云："陀汗国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减一寸，乃令一国妇人履之，竟无一称者。"诺皋固属寓言，可见当时妇女以足小为贵，其不始于五代可知。

一一一 瑟长

妓之管领者名瑟长，《霞笺记》传奇（元无名氏撰，演李玉郎、翠眉娘事）第十三齣《访求佳丽》科白云："不

免在教坊司唤瑟长来问它。”殆即绿巾跨木(见前笔)者之流亚欤?

一一二　乌古论黑汉杀妾啖士

《金史·忠义传》:“乌古论黑汉为唐邓元帅府把军官,权刺史,行帅府事。城中粮尽,杀其爱妾啖士。”此又一张睢阳,千古忍人,不图无独有偶。

一一三　元英宗禁白莲佛事

《元史·英宗纪》:“至治二年闰五月癸卯,禁白莲佛事。”即今所谓白莲教也。

一一四　唐人写佛经

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云:“永康军导江县迎祥寺,有唐女真吴彩鸾书佛《本行经》六十卷,多阙唐讳。今人但知彩鸾书《唐韵》矣。”女真即女冠,谓为女仙,亦属傅会。

一一五 叶梦得有两人

《宣和遗事》：

崇宁二年夏四月，诏毁《唐鉴》、苏、黄等集，又削景灵宫元祐臣像画像。是秋九月，蔡京与其子攸，并其客强俊明、叶梦得，将元符末忠孝人分正上、正中、正下，奸邪人分邪上、邪中、邪下，为六等，凡五百八十二人。诏中书省籍记姓名。又将先朝大臣司马光、文彦博、范祖禹、程明道、程伊川、苏轼、苏辙、吕公著、吕诲等，凡一百一十九人籍为奸党，御书刻石，立于端门。又诏书颁行天下，立石刊刻元祐党籍。

按：《豫章漫钞》云："宋有两叶梦得，俱号石林。吴县石林字少蕴，官至宰执。贵溪石林，南渡朝进士，官至秘书丞，知抚州。今《性理大全》所引石林，叶氏，次西山真氏后者，非少蕴也。"（《漫钞》止此）据《宋史》少蕴本传（贵溪石林，不见史传）"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为议礼武选编修官，用蔡京荐召对"云云，则遗事所称蔡氏之客，决为少蕴无疑。少蕴为有宋名臣，列传文苑，而乃托足权门，抑且参预党籍，名德之累，孰大于斯。讵遗事近于稗官家言，未足尽信耶？然而自是宋人之笔，去少蕴之世，若此其未远也，其书尤流

传有绪，未可以齐东之语目之也。

一一六 柯劭慧《楚水词》

友人至自京师，持赠胶州女柯稚筠（劭慧）《楚水词》，偶一幡帒〔减字浣溪沙〕（和凤孙二兄），起调云："叠叠山如绣被堆，盈盈水似画裙围。"颇有思致。近人某词句云："裹衾如茧学红蚕。"意与柯词近似。又柯词〔虞美人〕过拍云："夕阳一线上帘衣，正是去年游子忆家时。"则渐近浑成矣。

一一七 隔窗观天象百不失一

明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历官钦天监监正，洞晓历算占候之术，尝与唐荆川先生反复辨难，其言曰："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数而已；星之光色，各各不同，要须隔纸窗穿隙观之，一见其光，便知为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此论为西国天学家所未及。

一一八 骑驴习俗

明陆粲《说听》载大梁妓冯蝶翠骑驴事(见前)。比阅《客座赘语》引《四友斋丛说》:"前辈服官乘驴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为异。"又云:"顷孙冢宰丕扬尝对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与同部进士骑驴拜客,步行入部。"据此,则明之中叶,虽达官新贵,往往骑驴,何论妓女。《赘语》又云:"景前溪中允为南司业时,家畜一牝羸,每诣监辄乘之,旁观者笑之,亦不顾。"凡此质朴之风,盖至明末而已漓矣。

一一九 皇太子

齐武帝时,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为犬子。斯人命名绝奇。

一二〇 墨匣趣话(二则)

近人来雪珊(鸿瑨)《绿香馆稿》有制体文一首,题曰《墨匣》,殊隽颖可诵,移录如左:

置墨以匣,适于用矣。夫墨有用之时,即有不用

之时，不可无以置之也。有此匣焉，不已适于用哉，且昔人有磨穿铁砚者矣。夫墨而至磨以砚，且以临时而磨墨于砚，盖不胜予手之拮据焉。乃有独运匠心，特设一器以预为备，而为开为闭，有不必耗以铁，而直须制以铜者，则有如墨匣，是谋安置之方者，有墨床以为之所。然墨床者，闲寄之时，非应用之时也，苟无浓汁以待涵濡，临颖不免研求之苦。具浸淫之沛者，有墨池以设其旁。然墨池者，倾储之用，非舒写之用也。苟无善贮以资帖妥，挥毫谁收明试之功。必待用墨而始调治乎，则倚马千言之会，临书猝办，或乞灵鹳鸽而太劳；抑或澹墨而轻挥写乎，则涂鸦万点之馀，着纸无光，纵笔走龙蛇而减色。遂乃有墨匣之制。匣所以善护藏，麝丸螺点之清芬，其势不容以暴露。使漫置之，其尘将聚而封也。墨匣则护藏有法，而文机勃发，应手而物便取携；佳句推敲，捻髭而时堪耐久。匣之宜常宜暂者，觉墨花挥洒，起讫无断续之痕矣。至于嚼墨一喷，可以横扫千人军者，尤见文人慧业也已。匣所以供多蓄，苏海韩潮之抒写，其汁正藉乎加增。使浅置之，其涸可立而待也。墨匣则多蓄能容，而预备不虞，落纸而云烟如染，逢源自得，题笺而风月常新。匣之为圆为方者，觉墨彩飞腾，罗列皆浓酣之气矣。至于磨墨数斗，群将号为一笔书者，无非才人乐事也已。且不第此也，凡物之以干而舍者，则终事易弃其馀，而墨匣则有

盖相连，既成急就之章，而移时仍可开而染翰。砚匣笔床之处，不啻未雨而为之绸缪矣。湿则晒以微阳，定见飞花浓蘸；燥则滋以涓滴，遂令枯管春生。况冰瓯雪碗之旁，光明拂拭，有藉此为观美之资矣，不且重厥位置也哉。凡物之与石相攻者，则毫芒易致其损，而墨匣则以绵最软，不恃轻胶之杵，而濡毫较更快于临池。笔酣墨饱之馀，居然垂露而弥形沆瀣矣。时而供之几案，不令滴水之它沾；时而取便舟车，无患倾筐而邋倒。况寸晷风檐之地，伸纸直书，且利此为场屋之用矣，不尤贵于调和也哉。其在寒士生涯，终岁以石田为活，而墨匣则价非甚贵，而力透纸背，具见大笔之淋漓。抑在豪家习气，大都以金玉饰观，而墨匣亦缘而增华。而磨异盾头，益见文房之宝贵。

墨匣为用如此，又平湖钱起隆《制艺》一卷，名《采芳集》，皆摘《四书》中艳丽字句，游戏成文，妁之言文有云：

宿瘤也以为仙姬，姣童也以为骄客。在媒或以众见共闻，尚存廉耻，而妁乃备极其形容。优隶也以为俊秀，贫窭也以为豪华。在媒早以甘言温语，任意相欺，而妁乃更从而点缀。

又云：

本以妇人轻信之耳，妁复鼓彼如簧，遂使母氏专权，父虽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闺独处之娇，妁竟诱诸觌面，遂使高堂未许，女先遥慕之而如迷。妁之

巧者，意仅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阅历。傥以彼列诸冠盖，即是苏张游说之俦。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惑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悦男。故以彼略试逢迎，遂谐秦晋婚姻之好。

精警圆澈，亦当收入《制艺丛话》。

一二一 联语咏魁星

魁星承尘，分咏诗钟。脍炙人口之联云："曾将彩笔干牛斗，不许空梁落燕泥。"又一联云："文章自古须钱买（魁星右手执笔，左手持元宝），台阁而今半纸黏。"尤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顾此联罕闻称述者。

一二二 某学士春联

乙未、丙申间，京师宣武门外绳匠胡同，某学士宅门署春联云："但将酩酊酬佳节，孤负香衾事早朝。"岁朝后数日，易而去之矣。

一二三 唐代银锭

托活络忠敏藏唐时锭银（锭字通俗为文），厚约今

尺一寸弱，长五寸许，两端圆阔而腰敛，阔处约二寸五分，狭处一寸七八分（当时未记尺寸，兹仿佛其大略，重量亦未详也），上有“开元八年”字。忠敏戏问余：“君爱此银否？”余笑应曰：“余是银皆爱，微特爱唐朝银，即清朝银，尤爱之甚，恨不多得耳。”忠敏为之听然。当日清谈雅谑如在目前，讵意桑海晌迁，山河邈邈，雨窗记此，感怆交并矣。

一二四　李汝珍著《李氏音鉴》

大兴李松石（汝珍）精研音韵之学，著《李氏音鉴》六卷，有《三十三字母行香子词》云：

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鸥鸟盘鶱，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

按：三十三字母，即本华严字母，参以时音，别为考订者。昌茫（阴平）阳（阴平）〇（梯秧切）羌商枪良（阴平）囊（阴平）航（阴平）〇（批秧切）方〇（低秧切）江〇（鸣秧切）桑郎康仓〇（安冈切）娘（阴平）滂（阴平）乡当将汤瓤（阴平）〇（兵秧切）帮冈臧张厢。（三十三字，分八句读。前七句，句四字，末句五字。）松石〔行香子词〕以双声求之，与字母恰合，次序亦顺，作为字母读，可也，词句亦复工丽。

一二五　称兄为府君

府君之称，托始隋、唐碑志，取家人严君之谊，为子对于父之通称。明杨循吉《蓬轩别记》载袁某景泰中游京师，为石驸马行降笔法，决某月某日复官。丰城侯李公母目盲，袁召天医行治，辄得复明。又为总兵石亨作游仙梦法，致玉黄子王瓜。末云："三事皆予伯兄武略府君所目击。"则兄亦称府君矣。

一二六　莫难珠考

《古今》注："莫难珠，色黄，出东方。"蕙风曰："莫难即木难，木莫一声之转。《南越志》：'木难，金翅鸟沫所成碧色珠也。'当作沫难，莫难、木难，皆同声传讹。"

一二七　八旗人名上不具姓

清朝八旗人名上不具姓，元人亦间有之。康里巎巎，（按：巎巎，巎字，从山，从夒，或作猱獿。《说文》："巎，奴刀切。"与夔龙之夔不同。见《金石屑》第四册元文宗永怀二

字，北平翁氏跋："世传夔，作嵝，误。"）笔札流传者，只书巙巙，不著康里。明解大绅（缙）《春雨杂述》"学书法"一则云："巙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罢，写一千字才进膳。"亦如近人称旗人，竟以名之上一字为姓矣。

一二八　年号之不可考者

《古碑志》中年号，间有不可考者。唐大泉寺《新三门记》称："刘宋开明二年，邑令颜继祖舍宅移寺。"考宋无开明之号。又宋开宝六年，《重书龙池石块记》，首称："大汉通容元年，岁在甲辰，其年大旱。"阳湖陆氏曰："甲辰，后晋出帝改元开运之岁，后汉高祖以开运四年二月即位，仍称天福十二年。六月，改国号曰汉。明年正月，改元乾祐，终汉二世，无以通容纪年者。"又托活络忠敏所藏黄丙午葬砖文曰："政通三年三月黄丙午葬。"政通年号无考，且有三年，非僭号为日无多者比，殊不可解。又唐《赵夫人墓志》，亦忠敏藏石，《志》云："以元和十五年，少帝即位，二月五日，改号为永新元年。"所谓少帝者，自指穆宗而言，但穆宗初改永新，考新旧《唐书》，并无其事。已上各年号，为向来记载所未有，讵皆出自杜撰耶？又元泰定五年，《赠宁海州知州王庆墓表》文云："父生子扩

庆庚申，妣生于扩庆丙辰。”按：丙辰，庆元二年也。庚申，庆元六年也。古碑刻追述亳社之年多矣，直斥帝讳（扩字，宋宁宗讳），而配以年号上一字，仅见此一碑，亦新奇可纪也。

一二九 苏轼号老泉、字子平说

近人但知老苏称老泉，而不知子瞻亦称老泉。叶少蕴云："苏子瞻谪黄州，因其所居之地，号东坡居士，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人泉也。子瞻尝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见于卷册。其所画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欧阳文忠作《明允墓志》，但言人号老苏，而不言其自号老泉。"叶、苏同时，当不谬也，见《茶馀客话》。（按：据此，则老苏并无号老泉之说矣。）又子瞻一字于平，世人亦罕知者。同时与子瞻往来诗，常有称子平者。文与可《月岩斋》诗有云："于平一见初动心，辇致东斋自磨洗。"又云："子平谓我同所嗜，万里书之特相寄。"诗题下注云："诗中于平，即子瞻也。"见《黄奶馀话》。

一三〇　满文与日文读音略同者

《茶馀客话》云："清文对音七字，乃歌、麻、支、微、齐、鱼、虞七韵之音。字头中，又以阿、厄、衣、窝、乌五字喉声为方。凡声皆出于喉，传于鼻唇齿之间，而又收声于喉。"按：日本字母首五字，フメクエオ（母音、喉音）フ读若阿，メ读若衣，ク读若乌，エ读若阿耶切（此切音之"耶"字，须读若"叶"字之平声，不读若"鸦"），音近厄。オ读若窝，上声，与清文字头略同。盖清、日皆东土，其元音不甚相远也。

一三一　秦晋之好新见

世俗以秦、晋称姻家，据《春秋传》，秦、晋世为婚姻，而世寻干戈，今人甫联姻，则仇衅渐开，嫌隙无已，用秦晋之好语，最是的切耳，讵可用为称美之词。亦若对于科名偃蹇者，不当以李方叔事为比例也（说见前笔）。

一三二　墨琴夫人

偶阅书肆，有常熟瞿梦香（绍坚）《吹月填词馆剩稿》瞿子雍（镛）《铁琴铜剑楼词草》合装一册。以其为藏书家之作，亟购之。《剩稿》有诗题云：

曹梧冈三妹兰秀，字澧香，幼学诗于令姊墨琴夫人，工词，并善书，才名籍甚。松江沈生闻而慕之，请铁夫蹇修获成，纳素珠、名帖为聘。女以玉颖十枚、珍书一部答焉。吴之人艳其事，赋诗以传之。时戊辰岁正月下浣，予与艮甫有西湖之棹，出示新咏，并述此事嘱和，口占四绝，即示梧冈。诗云：

其一

幼妇词称绝妙才，问名亲系色丝来。
牟尼百八如红豆，颗颗圆匀贮镜台。

其二

笔自簪花抵佩琚，事帷争说女尚书。
鸳鸯两字郎边去，写到鸥波恐不如。

其三

东风一线判冰华，昨夜春灯灿玉葩。
倚袖漫题红叶句，定情诗早赋梅花。

其四

春帆水急待云軿，端整催妆赋锦笺。
一付吟奁兰一朵，载花端合米家船。

曹艮甫(树坚)著有《昙云阁诗集》,原作云:

其一

新来妆阁试羊裙,袒腹应知是右军。

不独鸥波传墨妙,刘家三妹总能文。

其二

玉管银毫裹十枝,缄题珍重射屏时。

阿兄替与安排好,半侍簪花半画眉。

其三

异书几卷付新装,绝胜它家百两将。

料得金莲花烛下,双声先拟赋催妆。

其四

莺帘春静费吟哦,巧夺天孙凤字梭。

点检柳金梨雪句,它时留付小红歌。

按:墨琴女史,为王铁夫(芑孙)夫人(名贞秀,长洲人),著有《写韵轩集》,以书法闻于时,尤工小楷,所临十三行石刻,士林推重。兹据瞿诗,知其妹亦工诗词,精绘事。双璧双珠,允为玉台佳话。至于嘉礼互答,率用文房珍品,尤为雅故可传云。

一三三　埃及古碑

英人斯宾塞尔所著《群学肄言》,侯官严几道(复)译本,有云:"摩阏伯断碑,出土于亚西之大坂。

(按:据此则非洲亦有大坂,译音与日本地名同),系腓尼加古文,语与希伯来大致相似。所纪者鄂摩黎征服摩阏伯,自阿洽之死,及攻以色列种人,皆中国周初时事。今其石在法国鲁维省。"按:吾中国石刻,以周宣猎碣为最古,后于此断碑,殆犹数百年。然埃及诸石刻,则尤敻乎邈矣。托活络忠敏藏埃及碑数十石,多象形字,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又有古王及后像,王像长躯巨目隆准,轩昂而沉鸷,后亦隆准短小而权奇。(王像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后像高八寸三分,皆半身像,阳文。)忠敏题云:"五千年外物也。"

一三四 方琦父子疏宕不检束

赣友某言:"新建勒少仲方伯(方琦)未达时,癖阿芙蓉甚深,率竟日卧不起,于枕边稍进饮食,亦不少溲,并不转侧,如是者或三五日以为常。一日,有友过访,值委卧三昼夜矣。呼之不起,强拉之,直其躬,怀中有物堕地,厥声嗤然。亟视之,一巨鼠惊而跳踉,数乳鼠蠢蠢动。盖鼠免身于其怀,而彼惛不知也。"此事似乎言之已甚,而赣友则云当时固确有目击者。其公子名深之,字省旃,亦能诗,跅落无检局。尝客吴门,眷妓张少卿,制联赠之云:"少之时戒之在色,卿

不死孤不得安。"可谓有是父有是子矣。

一三五　施旭初不屑自洁

友某言，其乡人施旭初孝廉(浴升)工制举艺，淹雅可谈，顾癖嗜阿芙蓉，刍狗尘事，不屑自洁治。曩春闱下第留京，同寓会馆。某日，施约阅市，归途购爆羊肉，为下酒计，裹以荷叶，索而提之，肉浮于叶，俄迸出坠于地。方相助掇拾，仍纳叶中。施曰："勿庸。"时届秋末，施已絮其袍，缎制也，且新制。则搴其前幅，若为袱，左手摄衣两角，右掬肉而兜之，夷然洒然，意若甚得者。既入其室，则抖而委之于榻，狼藉而咀嚼之。且以嘱客，客谢弗遑也。客呼馆人以盘至，则朵颐者泰半矣。客不呼馆人者，殆将寝其皮，不止食其肉矣。即如其人，政复非俗，其蕴苴者形骸耳，乌知其非有托而狂也。

一三六　三元楼

明山阴张宗子(岱)《陶庵梦忆》云："吾乡缙绅有治沅堂者，人不解其义，问之，笑不答。力究之，缙绅曰：'无它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义云尔。'闻者喷

饭。”蕙风避地海上，皆楼居，客岁得元版书三种（大德本《尔雅》、天历本《楚辞》、五卷本《图绘宝鉴》），名所寓曰三元楼。裘葛甫更，三元已易米，即楼亦易主矣（易所主也）。

一三七　古玩趣话

《花村谈往》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有“古玩致祸”一则：“万历末年，娄东有一白定炉，下足微损，乡村老媪佛前供养。偶有觅古者一金易之，则为拂拭，碾去损处，锦袭以藏，售云间大收藏家顾亭林，得四十金。亭林又售董宗伯，价已翔至一百二十金。”云云。此顾亭林，时代在昆山先生之前。

一三八　汪琬方璠雅量

长洲汪苕文（琬），号钝翁，顺治乙未进士，官刑部郎中，缘事谪北城兵马司指挥。钝翁夷然赴官，不谓尘嬬不屑也。吾粤（桂平）陈鹿笙方伯（璠）先是官浙江同知，受知于巡抚蒋果敏（益澧），擢杭嘉湖道。未几，牾果敏，被劾，降同知原官。鹿翁即以同知需次浙垣，随班听鼓，绝无愤懑不平之态，有钝翁之遗风焉。

其后年逾古稀，开藩四川，护任总督。俄卸督篆，仍回藩司本任，遂引疾归。论者谓才猷如鹿翁，设不经盘错，则指晋疆圻，殆可与曾、左诸公分镳平辔(鹿翁官浙，丁洪杨乱事方剧，以防堵悉赆机宜，见重于蒋果敏)，卒以意气牾触上官，致名位坎坷，即事功亦未竟展布，未尝不佩仰其节介，而惜其涵养稍未臻至也。又汪钝翁小字液仙，程可则小字佛壮。王阮亭有诗云："佛壮谈诗登秘阁，液仙趋府算钱刀。"(钝翁先除户部)一佛一仙，天然对偶。

一三九　桃花源考

梁任昉《述异记》云："武陵源在吴中，山无它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难，食桃李实者皆得仙。"按：此即渊明所记桃花源也，而曰桃李源者，任昉时代，距渊明未远，当别有所据。后人或云，陶此记属寓言，并无所谓桃花源者。今以任记证之，而知其非然矣。又据陶记，入桃源者，武陵捕鱼人，是谓源在武陵，而任记则云，源在吴中，第名武陵尔，亦与陶说异。

一四〇 枣梨故事

枣梨皆坚木也，世人以为刻书所用。《述异记》云："北方有七尺之枣，南方有三尺之梨，凡人不得见，或见而食之，即为地仙。"此枣梨之又一故事，特彼言其材，此言其实耳。

一四一 炼土为铜

《陶庵梦忆》云："沈梅冈先生牾相嵩，在狱十八年。读书之暇，旁攻匠艺。尝以粥炼土，凡数年，范为铜鼓者二，声闻里许，胜暹罗铜。"按：炼土为铜，殆仅亚于点石成金一等。铜可范鼓，即可铸钱，此法若传，则邓氏铜山，不能专美于前矣。设令泰西人得之，不将诩为新发明耶。

一四二 集《汉书》言为张之洞祝寿

光绪乙未，南皮张文襄相国总督两湖，值六十寿辰，门下士姚汝说集《汉书》句为制锦之文，比事属辞，如天衣无缝，求之向来寿言中，殆未必有二，移录

如左：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恩泽侯传》)，必有非常之人(《司马相如传》)，待以不次之位(《东方朔传》)。所与共成天功者(《功臣表》)，成周郅隆(《司马相如传》)，周召是辅(《郎颤传》)，孝宣承统(《公孙宏传》)，丙魏有声(《魏丙传》)。莫不赖明哲之佐，(《崔寔传》)，爰作股肱(《傅毅传》)，受任方面(《冯异传》)。外攘四夷(《武五子传》)，内亲附百姓(《王陵传》)。洪亮鸿业(《班固传》)，国以富强(《食货志》)。是故四方仰望柱石之臣(《郎颤传》)，延颈跂踵(《扬雄传》)，相与嗟叹元德(《班固传》)，翼宣盛美(《徐稚传》)，雍容揄扬(《班固传》)，著于竹帛(《东方朔传》)，所从来远矣(《司马迁传》)。今皇帝仁圣(《王吉传》)，即位二十二年(《礼乐志》)，盛日月之光(《终军传》)，化于陶钧之上(《邹阳传》)。尊养三老(《晁错传》)，表章六经(《武纪》)，丙申(《律历志》)秋八月(《安纪》)三日(《文纪》)，南皮(《地理志》)张公(《古今人表》)，德为国黄耇(《师丹传》)，春秋六十(《郊祀志》)，耆老大夫缙绅先生之徒(《司马相如传》)，大众聚会(《五行志》)，皆奉觞上寿(《司马迁传》)，于是缀学之士(《楚元王传》)佥尔而进曰(《班固传》)：

尚书(《百官公卿表》)历金门，上玉堂(《扬雄传》)，职在太史(《律历志》)，身为儒宗(《萧望之

传》)，甚得名誉于朝廷(《尹翁归传》)，方见柄用(《谷永传》)。不知(《叙传》)乡(向)者(《张耳传》)，专心坟典(《马援传》)，博贯六艺(《章纪》)，通古今之谊(《儒林传》)，以揆当世之变(《刘向传》)，努力为诸生学问(《翟方进传》)，未有高焉者也(《韦贤传》)。起家(《刘歆传》)甲科(《匡衡传》)，当天下多事(《西域传》)，德器自过(《杜周传》)，不希旨苟合(《孔光传》)。时有奏记(《朱博传》)，手自牒书(《薛宣传》)。居无何(《李广传》)，天子有诏(《匈奴传》)，使持节(《苟彘传》)东游会稽，渡浙江(《项羽传》)，选豪俊，举孝廉(《武纪》)，崇化厉贤(《儒林传》)，称述品藻(《扬雄传》)，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林传》)。是岁(《沟洫志》)，乘轺传(《申公传》)，入楚(《项羽传》)，察风俗(《魏相传》)，修经学儒术(《宣纪》)，增博士弟子员(《儒林传》)。文章尔雅(《儒林传》)，角材而进(《贾谊传》)。其有茂才异等(《武纪》)、卓行殊远者(《霍去病传》)，莫不拔擢(《扬雄传》)，以厉其馀(《朱云传》)。间不一岁(《伍被传》)，至于蜀都(《司马相如传》)，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儒林传》)，兴廉举孝(《武纪》)，遣诣京师(《成纪》)。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文翁传》)，能通一艺以上(《儒林传》)，得受业如弟子(《儒林传》)。士有被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李膺传》)。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儒林传》)。是后，外事四夷(《食货

志》)，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赵充国传》)，以与戎界边(《匈奴传》)，北夷颇未辑睦(《武纪》)，使外国者(《西域传》)，颇增其约(《匈奴传》)。公曰(《五行志》:“朔方(《食货志》)最为强国，(《西域传》)，非可以仁义说也(《匈奴传赞》。然不可使隙(《匈奴传》)，定地犬牙相入者(《赵佗传》)，其匆许而铎之(《匈奴传》)条对(《梅福传》)。”天子遣使(《食货志》)，除前事，复故约(《匈奴传》)。晋阳(《地理志》)股肱郡(《季布传》)，被山带河(《娄敬传》)，据势胜之地(《诸侯王表》)，岁比不登(《成纪》)，赤地数千里(《夏侯胜传》)，元元困乏(《翼奉传》)。公至(《循吏传》)，转旁郡钱谷以相救(《元纪》)，数下恩泽(《黄霸传》)，蠲削烦苛(《王尊传》)，举错曲直(《元纪》)，信赏必罚(《宣纪》)，壹切治理，威名流闻(《赵广汉传》)。当是之时(《徐乐传》)，西南外夷(《叙传》)便于用舟(《朱买臣传》)，通商贾之利(《匈奴传》)，船交海中(《郊祀志》)。百粤(《高纪》)为九州膏腴(《地理志》)，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地理志》)，异方珍怪(《梁冀传》)，四面而至(《西域传》)，南海番禺(《地理志》)，咸乐开市(《匈奴传》)，朝议(《卢植传》)以公可属大事当一面(《张传》)，天子诏(《匈奴传》)浮海从东方往(《西南夷传》)，宣国威泽(《皇甫规传》)，问民所疾苦(《循吏传》)，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召信臣传》)。其于技巧工匠(《宣

纪》),便器械,积机关(《艺文志》),运筹算(《货殖传》),穷智究虑(《艺文志》),伐材治船(《严安传》),云合电发(《扬雄传》),以通(《沟洫志》)殊邻绝党之域。(《扬雄传》)。有越裳(《南蛮传》)为楼兰所苦,(《西域传》),杀属国吏民(《段颍传》),唐突诸郡(《段颍传》),三边震扰(《杨震传》),此诚忠臣竭思之时也(《朱邑传》)。公运独见之明(《王莽传》),远抚长驾,(《司马相如传》),为诸军节度(《西羌传》),列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南蛮传》),国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冯异传》),识边事(《王霸传》)若冯(《冯岑贾传论》),建节衔命(《寇恂传》),即率所属驰赴之(《段颍传》),身当矢石(《段颍传》),战一日数十合(《李陵传》),杀伤大当(《霍去病传》)。于是楼兰(《西域传》)怖骇,交臂受事(《司马相如传》),即西北远去(《匈奴传》),厥功茂焉(《宣纪》)。粤与楚接比(《地理志》),久之(《龚遂传》),调补(《匡衡传》)于湖(《郊祀志》)南北(《地理志》),亦善其政教(《卫飒传》),表贤显善(《王尊传》),观纳风谣(《循吏传》)诸儒往归之(《儒林传》),传业者浸盛(《儒林传》)。乃列修黉宇(《儒林传》),立精舍(《包咸传》),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儒林传》),修道桥(《南蛮传》),受南北湖(《地理志》),水圜宫垣(《郊祀志》),醴泉流其唐(《扬雄传》),台阁周通(《梁冀传》),高明广大(《董仲舒传》),费以亿万计(《司马相如

传》)。既成(《京房传》),立五经博士(《儒林传》),选高才生(《翼奉传》),明经饬行者(《文翁传》),褒衣博带(《程不识传》),委蛇乎其中(《儒林传》)。所以纲罗遗佚(《儒林传》),宣明教化(《黄霸传》),皇皇哉斯事(《司马相如传》)。惟念夷狄之为患(《匈奴传赞》),通难得之货(《货殖传》),利于市井(《货殖传》),泉刀布帛之属(《食货志》),鲜能及之(《宣纪》)。浸淫日广(《食货志》),靡敝国家(《严安传》),忧患不二三岁而已(《赵充国传》),其已事可知也(《贾谊传》)。故善为天下者(《食货志》),备物致用(《货殖传》),因时之宜(《西域传》),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货殖传》),诸作有租及铸(《食货志》),尽笼天下之货(《食货志》),以追时好而取世资(《货殖传》),而万物不得腾跃(《食货志》)。天子闻之(《李广利传》),欣欣以为然(《张骞传》)。江南地广(《地理志》),民殷富(《窦融传》),东滨大海(《东夷传》)南近诸越(《严安传》),有三江五湖之利(《地理志》),亦一都会也(《地理志》)。先是(《扬雄传》),朝鲜民犯禁(《地理志》),东夷横畔(《扬雄传》),有倭人(《地理志》)习于水斗(《朱买臣传》),发兵数万(《匈奴传》),为寇灾不止(《西南夷传》),天下骚动(《李广利传》),朝廷忧之(《朱晖传》)。公(《循吏传》)督军(《皇甫规传》),把旄杖钺(《五行志》),乘江东下(《班固传》),广设方略(《皇甫规传》),重其

购赏（《西南夷传》），激扬吏士（《吴汉传》），以羽檄征天下兵（《高纪》），义愤甚矣（《逸民传》）。于时言事者（《元纪》），以为海内虚耗（《明纪》），而外累远方之备（《严安传》），又恐他夷相因并起（《赵充国传》），非所以安边也（《严安传》）。议羁縻之（《匈奴传》），使曲在彼（《匈奴传》），岂古所谓怀远以德者哉（《西南夷传》）。楚地方五千里，公之所居（《韩彭传》），仍归总揽（《刑法传》），以盐铁缗钱之故（《食货志》），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晁错传》），乃更请郡国（《食货志》），即铁山鼓铸（《货殖传》），冶熔炊炭（《食货志》），有机有枢（《叙传》），自造白金（《食货志》），铸钱（《邓通传》）。其文龙（《食货志》）直千（《食货志》），直五百（《王莽传》），直三百（《食货志》），二百（《地理志》），直百（《地理志》），直五十（《王莽传》），是为银货（《食货志》），费数十百巨万。（《食货志》）。常以此为国家大务（《扬雄传》），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食货志》），朝有所闻，则夕行之（《张衡传》）。习算事（《宣纪》），兴功利（《食货志》），月异而岁不同（《贾谊传》），运情机物（《张衡传论》），民得利益焉（《卫飒传》）。公（《五行志》）才兼文武（《卢植传》），忠清直亮（《陈蕃传》），国家重臣也（《张汤传》），朝廷每有四夷大议（《赵充国传》），常佐天子兴利除害（《晁错传》），宣布恩泽（《董卓传》），怀柔异类（《宋宏传》）改制度，与天下

为更始(《司马相如传》)。设诚于内而致行之(《董仲舒传》)。然束脩万节(《袁绍传》),不可干以私(《尹翁归传》),岁时但共纸墨(《后纪》),扶微学(《章纪》),延天下士(《儒林传》),能通一经者(《儒林传》),称之皆不容口(《袁盎传》),训辞深厚(《儒林传》)。及揆事图策(《王褒传》),夙夜思惟当世之务(《盖宽饶传》),小心翼翼(《安纪》),展无穷之勋(《叙传》),立功名于天下(《司马迁传》),声闻邻国(《司马迁传》),天子甚尊任之(《王商传》)。故能惠此黎民(《韦贤传》),跻之仁寿之域(《王吉传》)。《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刑法传》)《泰誓》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郊祀志》)盛矣哉(《萧曹传赞》),庆流子孙(《樊郦传赞》),声施后世(《萧曹传赞》),虽皋夔衡旦密勿之辅(《班固传》),殆无以过也(《孔融传》)。生等(《宣纪》)贪腐绳枢之子(《贾谊传》),不能褒扬万分(《谷永传》)。比年(《宣纪》)肄业管弦之间(《礼乐志》),抠衣登堂(《王式传》),说师法(《鲁丕传》),广异义(《章纪》),被风濡化(《扬雄传》),幸得遭遇其时(《王吉传》),诚思毕力竭情(《班固传》),以扬鸿烈而章缉熙(《扬雄传》)。书不能文也(《张敞传》),谨就所闻见言之(《司马相如传》),撮其旨意(《艺文志》),以述《汉书》(《叙传》)而为之叙(《艺文志》)。

一四三　唐时已有老爷之称

刘葱石属校宋本《景德传灯录》"睦州陈尊宿章次"(按:陈尊宿,唐咸通时人)云:"师唤焦山近前来,又呼童子取斧来。童子取斧至,云:'未有绳墨,且斫粗。'师喝之,又唤童子云:'作么生是你斧头。'童子遂作斫势。师云:'斫你老爷头不得。'""老爷"之称谓,自唐时已有之。

一四四　铺地锦

曩寓京师,尝燕集宣武门外半截胡同江苏会馆,院落绝修广,遍地纤草如罽,名"铺地锦"。时届暮春,著花五色,每色又分浓淡数种,或一花具二色、三色,或并二色、三色为一色。如茶绿、雪湖之类,殆不下数十色,风偃縠纹,襞绣弥望,当时绝爱赏之。《景德传灯录》"涿州纸衣和尚章次"云(按:和尚亦唐人):"初问临济:'如何是夺人不夺境?'临济曰:'春煦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此草绝佳,自唐时已有之,不见于题咏与记载,何也?

一四五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传灯录》"寿州绍宗禅师章次"云："问：'如何是西来意？'师曰：'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又"千年田，八百主"，见"灵树如敏禅师章次"。（按：两禅师皆唐人。）世俗常言，由来旧矣。

一四六　以佛语命名者

又《传灯录》裴休《传心法要》云："菩萨心如虚空，一切俱舍。所作福德，皆不贪著。然舍有三等：内外身心，一切俱舍，犹如虚空，无所取著，然后随方应物，能所皆忘，是谓大舍；若一边行道布德，一边旋舍，无希望心，是谓中舍；若广修众善，有所希望，闻法知空，遂乃不著，是谓小舍。"按：南朝陈后主时，有女学士袁大舍，取名用此义也。又毛西河姬名曼殊，厉太鸿姬名月上，亦皆用佛语。《西域记》云："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传灯录》云："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见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日思维。此姊见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按：元好问《台山杂咏》："对谈石室维摩在，珍重曼殊更一来。""曼"字作平声读。）

一四七　清初不准福建人入境

清朝自康熙已还，东三省每年奏报“并无福建人私行入境”云云，冬夏各一次。当时因郑成功负固台湾，设此禁例，防侦谍混迹也。相沿直至光绪季年，适张元奇巡抚吉林，见此奏报，怫然曰：“我即福建人，何云并无福建人人境也？”乃罢之。

一四八　天台山桃花仙女

刘晨、阮肇人天台山遇仙女事，向来艳称。顾天台艳迹，犹不止此。盐官谈孺木(迁)《枣林杂俎》云：

>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原缺一字)明炤采药，见金桥跨水，光华炫目，有二女戏于水上，殆水仙洞府也。又天台县桃源，石壑千岩，人烟断绝，其中古桃树，年深化为精魅，常迷人。宋王介甫夜坐读《易》，月照轩窗，忽有一姝容态娟丽，见介甫自言知《易》，遂相与谈论画前妙理，实能发人所未发，介甫喜甚。俄报司马君实来访，介甫出迎至轩中，彼姝即隐身不见。及司马出，彼姝复来，介甫怪而问之，对云：“妾乃此山花月之妖，司马公正人，妾不敢相见。”介甫爽然。

一四九　明代玉箫女

再世玉箫，重逢城武，事见《云谿友议》，向来亦艳称之。明时亦有玉箫。《枣林杂俎》云："闽人周玉箫，武弁方舆妾，舆上议抚红夷，牾大帅，系狱七年。遣玉箫，玉箫誓不去。及事解诣阙，遇国变，又不得归，玉箫感慕痛没，有诗一百三十首行世。"此玉箫亦以情殉，独惜其无隔世缘耳。

一五〇　闽荔枝有名翰墨香者

闽荔枝有名翰墨香者，产铜山黄氏圃中。陆丹扆《小知录》云："林檎一名文林果。"可属对。

一五一　"𠄏"字考

𠄏，《广韵》："都了切。"《集韵》："丁了切，鸟悬也。"郑樵《通志·六书略》："训童子阴。"

一五二　以篆书写药方

苏州江艮庭(声)精邪学，工篆籀，兼习越人术。每为人治疾，辄以篆字书药方，药肆人以不识故，往往致舛误。先生则恚甚曰："彼既开药肆，乌可不识篆隶耶？"其迂僻如此。又德州田山姜(雯)癖好新奇，凡病，医以方进，必书药别名。如人参曰琥珀孙，黄耆曰英华库，甘草曰偷蜜珊瑚之类(按：唐进士侯宁极撰《药谱》一卷，尽出新意，改立别名，凡一百九十品。宋陶穀《清异录》亦有之，盖移述侯谱)，书俗名者不饮也。设令艮庭先生为山姜先生诊视，则以篆字书药别名，尤为别开生面矣。

一五三　傅山叶桂行医癖好

医家性癖，犹有可记者。相传太原傅青主(山)善医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置病者于有花木寺观中，令善先生者诱致之。一闻病人呻吟，僧即言羁旅贫人，无力延医，先生即为治剂，无不应手而愈也。又雍、乾间，吴县叶天士名桂，以医名于时。有木渎富家儿病痘闭，念非天士莫能救。然距城

远，恐不肯来。闻其好斗蟋蟀，乃购蟋蟀十盆，賄天士所厚者诱以来。出见求治，天士初不视，所厚者曰："君能治儿，则蟋蟀皆君有也。"乃大喜，促具新洁大桌十馀，裸儿卧于上，以手展转之，热即易，如是殆遍。至夜，痘怒发，得不死。两名医之轶事如此。好乐而辟，贤者不免，毋亦先玩好而后疾病矣乎？傅先生尤通人，未可仅以名医目之。

一五四　姓名谐语

有知府马姓，知县卢姓，会衔出示，幅小而字多，两姓相并，府先县后，距离绝近。一乡人阅示者卒然曰："驴字何反写也？"旁观者莞尔而笑曰："它日者，吾邑侯不次超迁，官阶在太守上，则驴字当改正矣。"

一五五　"先酌乡人"

清制：各直省府州县缺，概归酌补。某大吏桑梓情深，对于乡人多所迁就，僚属为之语曰："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

一五六　妇人为夫失身而自刎

徐容者，山阳陈某之娈童也，徐桃之爱甚深，为之纳妇。成婚未久，值徐妇归宁，陈即蹈隙乘间，往为坠欢之拾。讵妇因忘携奁具，折回，有所见，则恚愤填膺，竟取厨刀自刎死。论者谓妇人因男子失身，而羞忿自尽，殆未之前闻。此妇节烈，可以风矣。陈、徐故事，前有迦陵、云郎（云郎徐姓），艺林播为美谈。迦陵亦为云郎娶妇，为赋〔贺新郎〕词，有句云："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当时云郎之妇，万一解此，当复何如？

一五七　会社综述

合群结社之风，莫盛于武林，由来旧矣。《月令广义》云："武林社，有曰锦绣社，花绣也；绯绿社，杂剧也；齐云社，蹴踘也；角抵社，相扑也；清音社，音乐也；锦标社，射弩也；英略社，拳棒也；雄辩社，小说也；翠锦社，行院也。明山阴张宗子（岱）尝结丝社，月必三会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载乃成；贺令神交，《广陵散》千年不绝。器繇神以合道，人易

学而难精。幸生山水清都，共志丝桐雅奏。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涧响松风，三者皆自然之声。政须类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云云。又设斗鸡社于龙山下，仿王子安《斗鸡檄》檄同社。其从父字葆生，善诙谐，在京师与漏仲容、沈虎臣、韩求仲辈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噱亦有社，盖无乎不社矣。厉樊榭诗自注云："明嘉靖间，西湖有诗社八，曰紫阳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玉岩社，曰南屏社，曰紫云社，曰洞霄社，曰飞来社，社友祝九山时泰，高颖湖应冕，王十岳寅，刘望湖子伯，方十洲九叙，童南衡汉臣，沈青门仕分主之。”诗社固常有，然而同时并起，如斯其盛，殆亦仅见。

一五八　王献之白居易之妾俱名桃叶

王献之妾名桃叶，见《古今乐录》。白香山妾亦名桃叶。香山诗有云："太湖石上镌三字，十五年前陈结之。”结之，桃叶字。

一五九　王阳明神算

王渔洋《香祖笔记》云："康熙乙丑夏，余游庐山，

宿开元寺，观阳明先生《石壁天书纪功碑》末云：‘嘉靖我邦国。’若前知世宗入继大统者。”按：《碧里杂存》载王文成习静阳明洞，预知门人朱白浦、蔡我斋入山事。讵阳明能前知，故于纪功碑中，用“嘉靖”二字，为将来之谶耶？吾邑陈莲史先生（继昌）为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会状，其廷试策首颂扬处，有“道光宇宙”字。逾年为道光元年，是则无心巧合，亦可谓几之先见者矣。

一六〇　经生黩财，名士好色

相传经生黩财，名士好色，为有清一代风气。王西庄未第时，尝授读某富家，每自馆归，必两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以贪墨闻。或讽之曰：“昔贤清畏人知，先生不清不畏人知，独不为名节计乎？”王曰：“贪婪第腾谤一时，文章足增重千古。吾自信文名必可传世，迨百年后，讥评久息而著作常存，吾之令闻广誉固无恙也。既取快于一时，仍无损于千古，计乌有得于此者。”梁山舟家世品学冠绝时流，即书法亦并世宗仰。顾有紫标黄榜之癖，尝以阿堵故，受生平未受之辱。先是，谢少宰墉，捐馆于京师，诸子均在籍，唯第三子

视含敛，遗资万五千金，平均分授五子。均寄存山舟处，随时付给，以其名高望硕为可恃也。讵后于其第四子应分之数，竟屡索不给，势将干没。谢之长子恭铭，乃至批山舟之颊，登门坐索，诟詈万端。当时致有“锺王石刻中，多一老拳帖”之嘲(山舟工书，故云)。王固经生，梁则名士也。经生与名士，容亦互为风气欤？今之名士，黩财者多，好色者少，盖好色之风，亦已古矣。

一六一　龚自珍奇行怪迹

仁和龚定盦，尝詈其叔不通，父仅半通。子孝栱，初名公襄，屡更名曰刷刺，曰橙，曰太息，曰小定，昌匏，晚号半伦，自言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而尚爱一妾，故曰半伦也。以父为半通者，宜其有半伦之子矣。

一六二　古人命名之猥怪可笑者

古人命名猥怪可笑者，见于载籍，指不胜偻，略记如左：

《左传》卫有史狗，郑有堵狗。《史记》韩有公子虮

虱。《汉书》“古今人表中”中，有司马狗。(师古曰：“卫宣公臣也，见鲁连子。”)又下上有荣驾鹅，(师古曰：“驾音加。”)又郦食其子名疥，梁冀子名胡狗，魏元叉本名夜叉，弟罗本名罗刹，北齐有颜恶头，南唐有冯见鬼。《宋史》刘继元子名三猪，辽皇族西郡王名驴粪。《金史·海陵纪》有刑部郎中海狗；《宣宗纪》有李瘸驴，唐括狗儿；《哀宗纪》有完颜猪儿；又兀术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封濮王；《忠义传》有郭虾蟆。又纥石烈猪狗，见《西夏传》；耶律赤狗儿，见《卢彦伦传》。《元史》有郭狗狗，石抹狗狗，宁猪狗。又伯答沙次子名泼皮，皇庆中有驸马丑汉，江浙行省黑驴。

一六三　“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辨

俗谚“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以为巨室富家，歌舞酣嬉景象。自海澨邕通，沪滨繁华，行院雾合，垂鞭侧帽，挥金易而点石难。于是乎有所谓“朝朝除夕，夜夜元宵”者，谓夫豪竹哀丝，玉钟彩袖，无夕不然。而实则债主雁行，债台高筑，亦无日不然。只此二语，形容尽致。彼纨绔少年，流连忘返，悍然不顾者，未见其苦乐均也。

一六四　男子美髯

欧洲风俗与吾中国迥殊，妇子及岁，率以己意相攸，对于男子美髯者辄欣属焉。吾中国古时亦有以须为美者。《晋书·桓温传》："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尚南康公主。"是尚主时已有髯也。（按：古人须不经剃，未弱冠即已有须，金罍子，晋王彪之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汉书·昌邑哀王传》云："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盖以少须为病。）宋山阴公主夜就褚渊，渊不敢从。公主曰："褚公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气。"是公主爱其有须也。唐武后时，朱敬则上疏曰："近闻尚食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眉，堪充宸御。"是须眉之好者，可进御于武后也。按：《释名》："口上曰髭，髭姿也，为姿容之美也。颐下曰须，须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须生也。"髭须有美秀之训，由来旧矣。

一六五　铸铜像史话

铸铜像以旌功绩，或志哀慕，亦欧俗也，吾中国古亦有之。《山堂肆考》："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

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声振匈奴，秦人以为瑞。翁仲死，遂铸铜像，置咸阳司马门外。"《北史》："魏崔挺除光州刺史，威恩并著，风化大行，后为司马。景明四年卒。光州故吏，闻挺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固寺，赴八关斋追冥福。"翁像近于旌功绩，而崔像则志哀慕也。《枣林杂俎》云："蒲州田千秋，好学善击剑，尝铸铜像，镌己名氏葬之。语人曰：'使千百年已后人得之，即神仙也。'"此则自铸己像，且藏之幽壤，非置之通衢也。

一六六　妇人生须

前话记妇人生须事，兹又得二事。赵崇绚《鸡肋》："唐李光弼母有须数十茎，长五寸许，封韩国太夫人。"《偃曝谈馀》："郑阳一妇人美色，生须三绺，约数十茎，长可数寸许，人目为须娘"云。

一六七　男人生子

前话记男子生子事，兹又得二事。《庚已编》曰："齐门临殿寺，一僧年少美姿容，痛死，其师建斋会众茶毗之。忽爆响腹开，中有一胞，胞内一小儿长数寸

而目、眉、发俱备。”又嘉靖四年乙酉正月，吴县民孔方腹痛，谷道出血，产下一胞。妻沈氏割开，有一男长一尺，发长二寸许，五官俱全。

一六八 年羹尧积威震主

相传年大将军（羹尧）盛时，威重不可一世，事无大小，令出惟行。一日大雪，肩舆出府，材官辈以手攀辕而行，手背雪积寸许。将军悯焉，下令曰：“去手。”材官误会意旨，竟各引佩刀，自断其腕。将军亟诃止之，则已筋骨摧残，雪为之赤矣。其积威之势，一至于此，欲不蹈震主之危得乎？

一六九 良乡妓冬儿淮妓姜楚兰轶事

《枣林杂俎》云：

良乡妓冬儿善南曲，入外戚左都督田宏遇家。宏遇卒，都督刘泽清购得之，以教诸少四十余人，其最姝丽者登儿也。甲申，泽清欲侦二王存否，冬儿请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饰而北。知二王已绝，遂南。泽清镇淮安，书佐某无罪杀之，收其妻。泽清降北朝，摄政王赠宫女三人，皆尝御者，泽清不辞而娶之。亡

何，内一人告变，摄政王录其家，及所夺书佐之妇，泽清供书佐有罪，故杀之。妇明其非罪，且云："泽清私居冠角巾，谓事若迫，不如反耳。"泽清诛，冬儿下刑部，尚书汤□□(原缺二字)尝饮泽清所，出侑酒，故识冬儿。因曰："尔非刘家人。"遂免籍，更嫁吴骏公，作《临淮老妓行》："临淮将军擅开府，不斗身强斗歌舞"。

云云。按：诗见《吴梅村集》，字句与谈氏所录小异。吴翌凤注引尤侗《宫闱小名录》云："冬儿，刘东平歌妓。吴梅村作《临淮老妓行》。"又引陈维崧《妇人集》云："临淮老妓，某戚畹府中净持也，后为东平侯家女教师，其事实弗能详也。"亦不言嫁梅村。《茶馀客话》云：

壬癸间，淮妓姜楚兰色艺倾一时。有吴生者，善鼓琴，无志仕进，屏弃人事，嗜饮酒，家日益困。兰一见称赏音，每至辄沽酒尽欢。金尽，典衣钗以继。会刘泽清开藩于淮，有以兰名闻者，吴生莫知所为。兰曰："小别耳，毋恨。"遂入后堂，歌曲奏艺，擅专房之宠。刘虽武人，亦知爱文墨，聚书籍，园亭花木水石，穷极幽胜。而牙签锦轴，插架连墙。以兰容辞闲雅，有林下风，令典清秘之藏。吴生待之，杳无消息，侯门深海，自分萧郎。一日，泽清率师渡河，幕府空虚，兰卷席珠玉玩好及奇书名画，挟数婢妾泛舟射阳，

以简密招吴生，往还海曲，游寓浙西数年。事定返淮，伉俪终身，家以素封。

冬儿、楚兰皆东平故姬，皆得事雅流，幸矣。所事皆吴姓，亦奇。楚兰濡润于东平，何其甚似近日名妓之所为也。而能预知东平必败，其识鉴非录录者比矣。

一七〇　二毛

汉毛亨作《诗诂训》，以授毛苌，作《小序》，故曰《毛诗》。世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清时亦有二毛，萧山毛大可(奇龄)与兄万并知名，人呼万为大毛子，大可为小毛子。《施愚山集》有《毛子传》。

一七一　爱花、爱叶与爱草

中国人爱花，泰西人爱叶，往往层楼杰阁，万绿环之，谓绿色于目为宜，资裨益也。近人某说部云："钱塘蔡木龛布衣，居于武林门内之斜桥，性爱草，沿墙上阶，一碧无隙；湘帘棐几间，盆盎罗列，皆草也。凡草经其栽植灌溉，辄芊绵娟蒨，迥殊凡品。有翠云草，尤所珍惜。"亦嗜好之特别者。朱柏庐《四时读书

乐》句云："绿满窗前草不除。"第不除云尔，非所好在是也。

一七二　王显祚赠朱彝尊玉碗

康熙间，山西布政使王显祚，风雅好客，尤爱重朱竹垞。一日宴竹垞，出玉碗为饮器。盖曾藏晋恭王邸者。碗高五寸，深四寸七分，径七寸许，莹洁逾羊脂，昔人所称一捧雪，弗逮也。缀黄点数十如金粟，相映益璀璨。竹垞霑醉，持碗几坠地，每缶一釂，碗辄触案有声。它座客相顾色动，或移置王前。王笑曰："何见之小也？碗信珍秘，与其完于它人手，何如碎于竹垞乎？"先是，某巨公愿以千金易之，王弗许。至是，遂以赠竹垞，并谕庖丁，月致佳酿二瓮焉。此事若在竹垞未试鸿博已前，则尤可传，弗可考。

一七三　明万卷堂藏书

明镇国中尉朱睦㮮，字灌甫，镇平王诸孙（隆万间人），世称西亭先生，有《万卷堂书目》（见贝简香《千墨庵精钞七家书目》）搜罗闳富。按：《明外史·诸王传》："睦㮮家故饶，逐十一利，资益大起，因访购图

籍。当时藏书之富，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睦椁不惜高訾致之。"据此，则万卷堂博极群书，得力于货殖者深矣。

一七四　藏书家败德佹行记

藏书家族姓，多有败德佹行，不恤摧残雅道者。钱遵王（曾），牧斋从孙之子也。编《也是园述古堂书目》，多藏宋元版书，鉴别不在牧翁下。牧翁逝世，族中亡赖，乌合百人，托言牧翁旧有所负，喧哄于堂。迫柳夫人毕命，遵王实为之魁率。《荆驼逸史》载此事綦详："叶林宗（奕），石君（树廉）从兄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孙觌大全集，叶石君跋。此书为从兄林宗借去，几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为之整书，始得检归。《皕宋楼藏书志》，沈下贤集，叶石君跋。崇祯戊寅，得《沈亚之集》，为林宗干没。近来林宗物故，书籍星散，宋、元刻本，尽废子狂童败妇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信书籍必不若林宗死后之惨。"云云。张子谦（承涣），月霄（金吾）之从子也。月霄《言旧录》："道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从予承涣取《爱日精庐藏书》十万四千卷去，偿债也。忆涣为予作《诒经堂铭》曰：'达士旷怀，岂计长久，空诸一切，诒于何有。'不竟成此举之

谶耶。"先是，承涣屡以资假月霄，盖预为要挟夺攘计。至是遂罄其所藏，捆载以去，月霄浩叹而已。之三人者，何尝不好古操雅，顾其所为，讵士君子所忍出耶。《汲古阁刻板存亡考》："相传毛子晋有一孙，性嗜茗饮，购得洞庭山碧萝春茶，虞山玉蟹泉水，患无美薪，因顾《四唐人集》板而叹曰：'以此作薪，其味当倍佳也。'遂按日劈烧之。"此举诚奇特，然而视彼三人为犹愈矣。鄞县范氏天一阁藏书，自明迄今，垂三百年，未经散佚。今春被人盗出数千本，售于沪上坊肆六艺书局、来青阁两家，价仅数百金耳。其中宋、元本无多(余仅得见宋小字本《欧阳文忠集》、元本《朱淑真诗集》)。明初精抄，居十之八九，如明太祖、成祖《实录》之类，皆有关系不经见之书。顷之，为舶贩金颂清者一人所得，价则腾至舒凫万翼，以不分售故，乃至一鳞片甲，靡有孑遗。俄范氏后裔某，来沪诉讼。签符甫下，雷厉风行。未几，不知若何媾解，其事遽寝，书则稳度重瀛，永无归国之期矣。惜哉！

一七五　吴元朗查声山汤西厓雅事

康熙间，太仓吴元朗(暻，梅村子，有《西斋集》)，海宁查声山(升，有《澹远堂集》)，仁和汤西厓(右曾，有《怀

清堂集》),为戊辰进士同年,并负诗名,同官京师,恒唱酬竟日夕。某夕,社集声山寓斋。时值初春,天寒雪甚,因下榻焉。漏已三商,声山、西厓同榻先寝,元朗推敲未已,声山戏于枕上属对云:“孤吟午夜,文章有性命之忧。”元朗应声云:“双宿春宵,朋友得夫妻之乐。”声山闻之,戏拍西厓肩云:“汤婆子,吾侪速睡休,勿令若人搅清梦也。”三人皆为之轩渠。

一七六　明末清初之名妓与名士

东南为莺花薮泽,丁明、清之间,复社之流风未沫,士夫知重气节,即行院亦留意风雅。其出类拔萃者,恒欲附托名流以自增重。以视今之名妓,所为容悦,不出薰香傅粉轻身便体之浮薄少年,乃至辱身非类,而亦悍然勿恤。其智识相远,奚翅万万。柳如是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子,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甚,洎遇钱牧翁,乃昌言曰:“天下唯虞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牧翁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亦非如柳姬者不娶。”又夏丽贞,珠湖伎,有殊色,工翰札,与诸贵人唱酬,意无所属。崇祯癸酉,阎古古相遇于水阁,拈花分韵,遂定盟焉。别既

久，夏以手书及诗寄古古促其来。时以身世飘零，中原多故，答书中止，丽贞怨不自胜。夫陈、阎当日，必非惨绿翩翩矣。即钱亦发如柳之肤，肤如柳之发。柳、夏皆明慧，万不至误用其情，其微尚所寄，讵寻常儿女子可与知耶。若夫李香君之委身侯公子，董小宛之倾心冒辟疆，则迥乎非其它少年之比矣。

一七七　忠敏不爱蓄姬

托活络忠敏生平不蓄姬侍。督两江日，夫人至自京师携垂髫婢二，闻将出京时，物色得之者，意在属之抱衾之列，忠敏略不措意。未几，其一以赠观察任某，其一赠某京卿；辞焉，则以俪某材官。盖忠敏于金石书画而外，绝无它嗜好也。唯观察者殊龙钟，尤非能惜玉怜香者（按：钱牧翁有"惜玉怜香"小印，为河东君作）。小红之赠，未经倅色揣称，读玉茗堂"姹紫嫣红"一曲，不能无感。

一七八　查为仁夫妻新婚酬唱诗

宛平查莲坡（为仁）夫人金氏，名至元，字载振，一字含英，山阴人，有《芸书阁剩稿》（附《蔗塘外集》后，

锲板绝精)，太半闺房唱酬之作。赵秋谷为之序，称其清丽孤秀，无绿窗绮靡之习。当其结缡伊始，莲坡赋《催妆诗》云：

其一

十年香霭搅情尘，留得霜华百炼身。
此夕星光盈锦幄，向来春色阻花晨。
谁言蔗境甘无比，久识莲心苦有因。
差喜高堂称具庆，鹿门偕隐莫辞贫。

其二

红烛双行照玳筵，凤箫吹彻下瑶天。
璧存敢诩连城贵，珠在还欣合浦圆。
赋就桃夭期觉后，迎来鹊驾路争先。
梦中欲乞生花笔，待写春山满镜妍。

夫人和原韵云：

其一

句好如仙绝点尘，青莲原是谪来身。
诗传采笔歌偕老，籍记丹台署侍晨[①]。
四照花开融瑞色，九微灯贴缔良因。
牵萝补屋休嫌陋，得贮珠玑敢道贫。

其二

百和香浓结绮筵，云璈如奏大罗天。
龙泉那肯丰城掩，冰彩依然桂殿圆。
此日授绥休论晚，它时委畚计当先。

试看欧碧鞓红种，留取春光分外妍。

原注：① 引《松陵集》注："执盖侍晨，仙官贵侣。"

锦字联吟，功力悉敌，诚玉台佳话也。

一七九　秦良玉纳男妾辨

《枣林杂俎》云："山阴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石砫宣抚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议，傔从俱美少年，朱公子寿宜访之，酒间微讽。良玉笑引南宋山阴公主'陛下后宫百数妾，唯驸马一人'云云以答。"蕙风按：此说诬也。竹垞《诗话野纪》亦谓良玉有男妾数十人，夔州李长祥力辩其诬，谓川抚尝遣陆锦州逊之，按行诸营，良玉冠带饰佩刀出见，设礼，酒数行，论兵事，逊之误曳其袖，良玉引佩刀亟断之，其严肃若是。乌程董祝有《咏良玉》诗曰："追奔一点绣红旗，夜响刀环匹马驰。制得铙歌新乐府，姓中肯人玉台诗。"良玉手握兵符，俨然专阃，诚如《杂俎》、《野纪》所云，则令不肃而气且靡，何能捍贼立功乎！无论尊俎宴谈之间，对于向少晋接之人，而为猥亵不经之语，良玉亦奇女子，断乎不至如是。矧遐方闺秀，虽有出类拔萃之才，亦决不能谙悉史事，至于仓卒之间，辄能举似山阴公主之言也。竹垞时代，距良玉已远，

《野纪》云云，殆沿明人记载之讹耳。

一八〇　清廷官吏笑话

相传康熙时一老侍卫，直乾清门三十年，俄外简荆州将军，举室庆忭。某独愀然，继之以泣。或怪而问之，则曰："荆州形胜之地，为敌国所必争，智勇如关玛法（按：玛法者，清语贵神之称）尚不能守，我何人斯，而得免于东吴之手乎？"亲友为之解释劝慰，某固执成见，弗之悟也。乾隆末，福文襄征廓尔喀时，有刑部满郎中某，以阿文成荐擢召见。上问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外间声名如何。某应声曰："外间咸服二人将略，以比罗成、尉迟恭也。"上笑遣之出。文成悔之，告于人曰："老夫以某相貌丰伟，故登荐牍，孰意为熟谙小说人也。"人传为笑柄云。此二事绝相类。咸丰季年，石达开窜四川，满御史某上言："川南泸州一带，必须严重设防，恐贼众渡泸，勾结诸蛮洞，联络一气，称兵内向，则为患不堪设想。今日安得七擒七纵之才，如诸葛亮者，而征服之。"云云。此奏亦流传为笑柄。曩阅某说部云："满人初人关，得《三国志演义》，奉为韬钤秘笈，故有满汉合璧绝精刻本，当时凡识字之满人，殆无不熟读是书，乃至锢蔽如某侍卫，犹无

足异。”不图二百数十年后，声明文物，同化已久，犹有中《演义》之毒如某御史其人者，则诚匪夷所思矣。

一八一　清初士子不识题解

咸丰已未朝考论题“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见《论语》“不念旧恶章”程子注。当时以不知题解，失翰林者夥矣。有清二百数十年，士子以《四书》艺进身，然不读朱注者有之，读外注者，百无一二焉。即如“二国之俗，唯夫子为能变”之，见《论语》“齐一变章”程子注，倘以命题，大约知者亦鲜。虽句中有“变”字，较易触悟，而殿廷考试，决无携带《四书》者。即亦何从幡帑，而证其必是耶。它如“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见《孟子》“天下大悦章”李氏注。“膝下”，见“小弁章”赵氏注。“胶柱调瑟”，见“任人章”外注。（按：胶柱调瑟常语“调”作“鼓”，亦犹《庄子》注，对牛鼓簧，常语“鼓簧”作“弹琴”。语之有本而小变者也。）“不相干”，见《论语》“如有博施于民章”程子注。皆习见常语，倘问出处安在，亦未必能举注以对也。

一八二 《孟子》“外国”即日本说

《孟子》“仁也者人也章”外注：“或曰，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按：所云外国，疑即日本。日本自唐时通中国，继此赍书之使，络绎于道途。彼国经籍刊本，容亦有流传中土者。而其初祖，或属秦燔已前古本，亦未可知，而宋人遂据以入注耳。它日当访求和文《孟子》印证之。

一八三 再记妇人生须

妇人生须，前笔两见，兹又得三事。宏治六年某月，应山人张本华妇崔氏，生须长三寸许（见《明孝宗实录》）。又嘉靖癸丑，青浦魋魍镇，（按：魋魍二字，各字书所无，不可识，此镇名绝奇。编者按：魋(xiong)，鸮的别名。《本草纲目·禽部·鸮》：“时珍曰：魋，字韵书无考，当作匈拥切。魋魂，流离，言其不详也。”魍音未详。）有妇人忽生髭须，时县差以事摄其夫，从壁间窥之，以为男也。夫亦无获，携妇以归，邑市聚观甚众，明年遂有倭变（见《青浦县志》）。又万历二十一年，嘉兴包彦平馆华亭佘

塘宋氏，其邻有妇人，须长五六寸，二十馀茎，时年六十，自三十三岁始生须，拔去仍出，至五十岁而止（见《包彦平集》）。

一八四　限韵嵌字诗

七律限溪、西、鸡、齐、啼五韵，中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丈、尺诸字，《眉庐丛话》所载夥矣。惜诸作或未尽妥帖稳成，兹又得一首，为春明诗社冠军之作，题为《闺怨》。诗云：

六曲围屏九曲溪，尺书五夜寄辽西。
银河七夕秋填鹊，玉枕三更冷听鸡。
道路十千肠欲断，年华二八发初齐。
情波万丈心如一，四月山深百舌啼。

清词丽句，妙造自然，允推合作。

一八五　汪容甫与《金石索》

近人某氏笔记有云："阮文达撰《金石索》，嘱汪容甫辈助之搜罗。一日，汪以片石进，古色斑连，隐约似有款识，篆势奇古。文达问所自来，汪曰：'是即公所访求之某石器也。吾竭数月之力，仅乃得此，虽残破，价兼金矣。'文达审谛久之，曰：'良是。'竟偿容甫

巨赀，而据以入《金石索》。它日，容甫又问：'曩为公访获之某石器佳否？'文达曰：'良佳。'容甫曰：'公曷更往求之？'因相约同诣滨河某茶肆，指临流乱石问文达：'视曩石器奚若？'文达注视有顷，愕然曰：'奈何戏我？'容甫笑曰：'庸何伤，留为金石一噱耳。'文达喻其旨，复厚馈容甫，嘱秘勿宣焉。"蕙风按：今通行之《金石索》，南通州冯云鹏撰。阮文达亦有《金石索》，未之前闻，某笔记云云，殆未必可信耶。容甫本寒素，(《广陵诗事》："江都汪明经中，幼年孤贫，家无书籍，于书肆中借阅，过目能记。既而贩卖书籍，且贩且诵，遂博览古今文史。")父舸，字可舟，亦工诗，生平坎坷特甚。(《广陵诗事》："可舟性不谐物，偃蹇贫病，杭堇浦与沈沃田书，盛称其《和丁隐君贝叶经歌》、《长春观老子像绝句》，有《砺岵山人集》八卷。")容甫中年已还，处境颇丰，力能收藏金石，罗致宾客。马氏小玲珑山馆或曰后归汪雪礓'本，或曰归容甫，且增饰崇丽焉。汉射阳画像石刻，亦以资致之。盖遭遇承平，风雅未坠，寒士谋生，未若今日之困难，而其接物涉世，殆亦圆通于名父多矣。

一八六　顾大脚

《板桥杂记》："顾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体态

丰华，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又谓之肉屏风。然其迈往不屑之韵、凌霄拔俗之姿，则非篱壁间物也。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有云：‘佳侠含光。’余题四字颜其室。”云云。当时纤足之风盛行，不图枇杷门巷，犹有参玉版禅者，则亦不缠足之雅故矣。

一八七　木版墓志与砖书墓志

托活络忠敏《匋斋藏石记》中，有非石刻二种：一北齐高侨为妻王江妃造木版，墨迹，字犹朗晰，唯背面稍模黏。一《唐丽山府果毅都尉梁君妻李氏墓志》砖，朱漆书，未经镌刻，凡五百九十七字，模黏才仅九字。木版于高侨妻殁，乃曰：“为戒师等所使，与佛取花。”盖佞佛已甚者。下云：“书者观世音，读者维摩大士。”语尤荒诞不经，殆其它石刻所未有。

一八八　“夕餐秋菊之落英”考

《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后人或驳其非谊，谓菊花虽残不落。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云：“落，始也。”（按：《尔雅·释诂》：“俶落权舆，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始英也。据此，则屈自不误。后人误会为

坠落之落耳。又芙蓉虽落不散漫，盖秋花禀贞肃之气，非春花可同日语矣。（按：宋闺秀朱淑真《菊花诗》："宁可抱香枝上死，不随黄叶舞秋风。"亦谓其虽残不落。）又宋姚宽《西溪丛语》引《宋书·符瑞志》云："英，叶也。《离骚》'餐落英'，言其食秋菊之叶也。"按：《神农本草》："菊三月上寅采叶，名曰玉英。"是英亦谓叶也。《唐韵》："叶亦谓之英，于良切，读若央。"《毛诗本音》："舜英、重英，俱叶央。"《离骚》"夕餐"句下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以何伤。"政与央叶。（按：《九歌·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华，花也；英，叶也。下与央叶，是亦一证。）《符瑞志》云云似较罗说为优。总而言之，必非花之坠落者。今人以麦屑裹菊嫩叶，和以盐茶，人沸油煎极脆而食之。每年重阳前后，宴席间多具此品。

一八九　赵武灵王梦遇神女

《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十六年，王游大陵。它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与楚襄王游云梦之浦，梦与神女

遇，以白宋玉事绝类。

一九〇 王灵智学射

《太平广记》："隋宋有督君谟者，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谟，独擅其美。谟执一短刀，箭来辄截之，唯最后一矢，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笑谓王曰：'汝学射三年，吾未教汝啮镞之法。'"此事与逢蒙杀羿绝类。

一九一 盼盼有二，莺莺有三

盼盼有二。《词苑丛谈》："山谷过泸，帅有官妓盼盼，帅尝宠之，山谷戏以〔浣溪沙〕赠之云：'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麝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 料得有心怜宋玉，低徊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向伊麽。'"此燕子楼外，别一盼盼。莺莺有三。《随隐漫录》："钱唐范十二郎有二女，为富室陆氏侍姬，长曰莺莺，次曰燕燕。"此双文外别一莺莺。罗虬比《红儿》诗："何似前时李丞相，枉抛才力为莺莺。"此又一莺莺也。

一九二　李廷珪有二

唐歙州李廷珪，父超，子承浩，以制墨世其家。见晁氏《墨经》。又李义山子，亦名廷珪，进士及第，以司勋员外郎知制诰，迁中书舍人，累迁尚书左丞。朱全忠兼四镇，廷珪以官使汴，客将先见，讽其拜，廷珪佯不晓，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及见，竟不肯加礼。见《怀庆府志》。

一九三　顾亭林有二

顾亭林有二，见前笔。按：《居易录》云："顾野王读书处，名顾亭林，在华亭，由来邈矣。康熙己未，荐举博学鸿词，亭林不肯赴试。常熟吴龙锡诗云：'到底不曾书鹤板，江南唯有顾圭年。'"亭林原名绛，见《明诗综·诗话》。渔洋《感旧集》小传，其一字圭年，则未见著录，近人罕有知者。

一九四　"馀音绕梁"考

曩撰《蕙风簃随笔》，有云："《列子·汤问篇》：

'韩娥鬻歌雍门，既去而馀音绕梁欐，三日不绝。"（欐，或作丽。《庄子》："梁欐可以冲城。"殷敬顺曰："阜梁也。"）今人但云"馀音绕梁"，不知下有"欐"字。某说部引之，谓绕梁为乐器之名，尤误。今按：《文选》张景阳《七命》："音朗号钟，韵清绕梁。"李善注引《尸子》曰："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则但云绕梁，亦自有本，前笔未审，应订正之。（按：许、史二氏，皆汉贵戚，此许史，则善鼓琴者，犹秦之萧史。）

一九五　叠字为号

余㚞（《玉篇》："古文本字。"）字生生，（号钝庵，四川青神人，有《增益轩草》。）阎尔梅号古古，（字调鼎，江南沛县人，有白耷山人浒置草堂等集）以叠字为字号，此外殆不多见。

一九六　孙扶桑《丁亥房书》

常熟孙扶桑（曙）为诸生时，好仿骈俪为制艺，所选《丁亥房书》名曰《了闲》，大率妃黄媲白、薰香掬艳之作，家弦户诵，风气为之一变。会满大臣某弹驳文体，乃与进士胥廷清等同被逮，扶桑缘是褫衿，后更

名承恩。顺治戊戌，以第一人及第。《了闲》首篇，《学而时习之全章》题文，虽署名它氏，实扶桑自作，讲首云："且自芸吹撷古之香，杜陨求声之草，桂残招隐之花。"以此三句，括全题三节(见《柳南随笔》)。惜其全篇，不可得见矣。曩读王农山(广心)《莫春者至咏而归》题文"郑人芍药，乐此姬姜。豳女柔桑，言思公子"等句，掞藻摛华，其《了闲》之嗅引欤。

一九七　梁祝分属蝏与蜻蜓

《常昭合志稿·物产志》："虫豸之属曰蝏。"注云："大而具五色者，俗呼梁山伯。曰蜻蜓。"注云："黑而小者，俗名为祝英台，即北方之黑琉璃。"按：《山堂肆考》："俗传大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曰韩凭夫妇之魂。"《四明志》："吴中有蝴蝶，橘蠹所化也。妇孺以梁山伯、祝英台呼之。"今土人呼黑而有缕彩者曰梁山伯，纯黄色者曰祝英台。是谓梁、祝皆化蝏也。《常昭志》以蝶与蜻蜓分隶梁、祝，与旧说异，不知所本。

一九八 人面鸟

又《祥异志》引《虞山杂记》云："顺治三年正月，吴中有人面鸟，鸣如鼓钟，或如牛声，在芦苇中，各县皆然。"注云："按：光绪壬辰，都城亦有此异，故记之。天津人呼为土牯牛。"蕙风按：都门南下洼，烟水空阔，芦苇弥望，壬辰春夏间，有异声略如牛鸣，每江亭宴集，辄闻之（陶然亭，一名江亭）。人皆云在水中，或欲竭泽穷迹之，不云在芦苇中。亦无知人面鸟、土牯牛之名者（市井人妄绘其形，名之曰大老妖）。

一九九 午门秘戏图

北京午门，门洞凡五，外向者中三门正开，两边两门侧开。内向者五门皆正北开，其内向东第二门口石阶上，有旧刻仿秘戏图，大径二寸强，着笔不多，殊栩栩饶画意。此必守门将士粗谙绘事者，以锥刀划成。往来蹴踏，渐就夷漫，当是明季人所为，亦三百年外陈迹矣。

二〇〇 以字形名面孔

宋人《贵耳录》载孝宗朝有川知州某，当陛辞，预结宦者求为地。宦者密奏："明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上问何故，曰："其人素被口号，有'裹上幞头西字脸'之称，盖面方横阔故也。"明日上殿，方陈奏间，上便大笑不已。其人退谓人："天颜今日大悦，深自庆幸。"宦者遂因以为功。雍正时，有江位初者，面长方而黧黑，棱层板折，人呼为"蕉"字面孔。凡识江而者，每开卷遇"蕉"字，无不失笑。此皆以字形容人之而貌也。又有以字形肖人全体者。清制：大挑举人，相传以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字为衡，"同"方长，"田"方短，"贯"头大身直长，"日"肥瘦长短适中而端直，皆中选。"身"体斜不正，"甲"头大身小，"气"单肩高耸，"由"头小身大，皆不中选。（按：每届大挑，钦派王大臣在内阁举行，每二十人为一班。既序立，先唱三人名，盖用知县者，三人者出。继唱八人名，乃不用者。俗谓之八仙，亦皆出。其馀九人不唱名，皆以教职用，自出，更一班进。）

二〇一　尚书与庶子

康熙辛未，奉旨开局专修《尚书》。华亭王司空项龄为总裁，纂协修皆特简。一时荟萃名流，支给官物，按卷进呈。夏秋则封达热河行在，东华珥笔，中禁蜚声，稽古之荣，不可一世。唯《尚书》卷帙无多，竣事易而撤局速。又司空颇蓄姬侍，皆有所出，平日坚持雅操，虽游跻清要，而宦橐顾不甚丰。其长君图炳，官春坊庶子，恒以分产不给为忧。或戏为撰联云："尚书只恨《尚书》少，庶子惟嫌庶子多。"巧对天然，事实吻合。

二〇二　"没甚不好意思"

康、雍间，苏州有张氏者，其先富甲一郡，继而子孙多占仕籍，其富遂衰。一人独矜有秘术，富转增益，举族求其术不已，则大言曰："若曹宴九宾，陈百剧，吾当授方略。"众如言毕飨，揖某就座说法。众环立屏息拱听，则曰："吾术只六字诀耳：没甚不好意思。"众哄然散，既而思之，实无以易也。

二〇三 羞见江东父老

太仓唐实君考功(孙华),别号东江,最爱其次子颐。康熙戊子省试,东江属望綦殷,而颐以违式不终场,遂逗挠(绕)白门不敢归。有吴孝廉枢者调之曰:"前有项王,后有唐郎!一个百战无功,羞见江东父老;一个三场不利,恼煞老父东江。"语末四字,回文巧合,可谓善戏谑兮。

二〇四 年羹尧事败先兆

雍正乙巳十月初三日申时,京师忽有虎突入齐化门,登城,人噪逐之。行至宣武门下西米巷,入年遐龄家就擒。遐龄,太保大将军羹尧之父也。其后羹尧以骄蹇败,赐死之地,即虎就擒之地,此其先兆也。又年大将军赐第在宣武门内右隅,其额书"邦家之光"。及年骄汰日甚,有识之士过其第哂曰:"可改书'败家之尢'。"盖以字形相似也,未几,年果偾事。

二〇五 赵秋谷恃才轻薄 宋绵津徒慕风雅

赵秋谷以丁卯国丧，赴洪昉思寓观剧，被黄给事疏劾落职。相传黄给事家豪富，欲附名流。初入京，以土物并诗稿，遍赠诸名下。至秋谷，时方与同馆为马吊之戏。适家人持黄刺至，秋谷戏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谢。"家人不悟，遂书柬以覆。秋谷被劾后，始知家人之误也。见阮吾山《茶馀客话》。谓"大稿璧谢"云云，属秋谷戏言，家人误会，非秋谷本意也。

按：洪北江《诗话》：

> 康熙中叶，大僚中称诗者，王、宋齐名，宋开府江南，遂有"渔洋绵津"合刻。相传赵秋谷宫赞，罢官南游过吴门，宋倒屣迎之，以合刻见贻。秋谷归寓后，书一柬覆宋云："谨登渔洋诗钞，绵津诗谨璧。"宋衔之刺骨。秋谷恃才轻薄，虽经蹉跌，未尝稍改悔，其对于黄给事也，犹之对于宋绵津也，而谓非其本意耶？吾山云云属在气类之雅，不惜曲说为之回护耳。

按：《诗话》又云："时王已为大司寇，宋以千金贻之，乞赋一诗，作王、宋齐名之证。王贻以一绝云：'尚书

北阙霜侵鬓，开府江南雪满头。谁识朱颜两年少，王扬州与宋黄州。’”蕙风曰：“绵津之风，亦已古矣。乃至今日，风雅何物，每斤直钱几何，其孰以性命相切之千金，购一王宋齐名耶。”

二〇六 捐纳京外官

雍正朝，平湖陆侍郎清献（乾隆元年，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灵寿知县，徵授四川道监察御史，累疏陈捐纳事，牾触津要放归。疏中有云：“夫保举者，保其清廉也。保举而可捐，然则清廉亦可捐乎？”尤为破的之语。（按：军兴已还，捐例愈推愈广，凡捐纳京外各官，当引见验看前，必须缴捐免保举银两，唯由正途加捐者得免。揆之事理，诚至不可通也。）

二〇七 酒王酒相酒将酒后之类

康雍已还，承平日久，辇下簪裾，宴集无虚日。琼筵羽觞，兴会飚举，凡豪于饮者，各有名号，虽谐谈，亦雅故也。长洲顾侠君（嗣立）曰酒王，武进庄书田（楷）曰酒相，泰州缪湘芷（沅）曰酒将，扬州方觐文（觐）曰酒后（未留须），太仓曹亮畴（彝）曰酒孩儿（年最

少)。五君之外如吴县吴荆山(士玉)、侯官郑鱼门(任钥)、惠安林象湖(之濬)、金坛王箬林(澍)、常熟蒋檀人(涟)、蒋恺思(洄)、汉阳孙远亭(兰荪)皆不亚于将相。荆山尤方驾酒王,每裙屐之会,座有三数酒人,辄破瓮如干,罄爵无算,然醉后则群喧竞作,弁侧屡舞,形骸放浪,杯盘狼藉。唯荆山饮愈剧愈惺,酬酢语默,不失常度,夷然洒然并无矜持抑制之迹。其闳量非同时侪辈所及,而欿然不以善饮之名自居。荆山一寒士,弱不胜衣,貌癯瘠无泽,而享盛名,跻右秩。昔人云:"魏元忠相贵在怒时,李峤相贵在寐时。"荆山之相,必贵在醉时也。

二〇八 "裙"考

裙本作帬。《说文》:"下裳也。"《类篇》作"裙"。《释名》:"连接裾幅也。"《韵会》中:"裙,亲身衣也。"《急就篇》注:"一作帔,一作襬,不专指妇女之裙。"半唐老人好雅谑,尝曰:"裙屐之裙,当作裙作帬,属男子言;钗帬之帬,当作帬,属女子言。帬上从尹,篆文象帬腰帬带形;下从巾,象帬幅曳垂;中从口,亦象形。"

二〇九　清初科场检查丑相

康熙庚子顺天乡试，特命十二贝子监外场，露索（搜检也，见《大金国志》）綦严，朱竹垞之孙稻孙预试，披襟而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盍搜诸？"体貌瑰伟，意气磊落。众皆目属，邸亦为之粲然。平定张殷斋（穆）少有奇士之目。道光己亥，由优贡应顺天乡试。入闱当搜检如例（是年曾望颜为顺天府尹，搜检加严），则尽脱上下衣裸而立，王大臣无如何，检其筐，得白酒一瓶，以为言，则立饮尽，碎其瓶。益忿怒，竟奏劾褫革。殷斋所为，视稻孙滋侮慢，未免令人难堪。仲尼不为已甚，其得祸也亦宜。（按：光绪朝乡会试概不搜检，虽其例未废，而并不实行，当自咸、同间始。）

二一〇　以瓜为贽

王石谷初谒王烟客，以巨瓠四枚为贽。或议其薄，石谷笑曰："昔侯芭载酒问奇字，我且不止一壶矣，何薄为？"（见《邻蔬园偶笔》）张芑堂少时，曾受业于丁敬身。初及门，囊负南瓜二枚为贽，各重十馀斤，丁先生欣然受之，为烹瓜具饭焉（见《鸥陂渔活》）。瓜壶

(瓠)雅故，无独有偶。

二一一　彊村艳词

沤尹以所著《彊村诗馀》六卷嘱为撰定，卷中艳词绝少，唯〔南乡子〕六首（粤东作）。其一云：

> 云磴滑，雾花睎，西樵山上摘茶归。　山下行人偏借问，朦胧应，半晌脸潮红不定。

语艳而味厚，得花间之遗，虽两宋名家，鲜能办此。

二一二　咏西方银钱词

外国银钱，有肖像绝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国女王真像。蕙风得见友人所藏，有词赋之，调〔醉翁操〕：

> 婵媛，茗颜，蓬仙，渺何天。何年，如明镜中惊鸿翩。月娥妆映蟾圆。凝佩环，典到故衫寒，得：楚腰掌擎几番。　泛槎怕到，博望愁边。玉（去声）容借问，风引神山梦断。冠整花而端妍，翼群云而连蜷。东来兰絜缘，西方榛苓篇。此豸秀娟娟，倩谁扶上轻影钱。

此调本琴曲，用苏文忠谱。（辛忠敏亦有一阕，字句与苏词小异。）文忠填词，信不为宫律所缚，有时亦矜严特

甚，即如此词，固无一字不按腔合拍也。今四声悉依之。

二一三　服伺内廷之苦

清时京朝各官以儤直内廷为荣，然亦有不胜其苦者，天颜咫尺，垂手伺立，久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康熙间，王宫詹图炳直南书房有年，尝奉命书《华严经》全部。出语人曰："伺候时立得手痛，抄录时写得脚痛。此苦岂外廷所知闻。"闻者绝倒。（光绪时，滇人缪素筠女史以绘事供奉慈宁宫，亦伺立时多，憩坐时少。缪因纤足，其苦尤甚。同时金闺诸彦，方艳羡其荣遇矣。）

二一四　左丘明两目无珠
赵子龙一身是胆

康熙辛卯，副宪左必蕃、编修赵晋典江南乡试，左空洞而不识文字，赵知文而大通关节。吴人为之语曰："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二一五　为上司推销明宪书

雍正丁未，曹亮畴权知浙江安吉州事。某年冬，藩司发下时宪书数百本，令散卖缴价。礼房吏虑其难销，议弗受，拟稿详覆，呈上判行，中有"卑州僻在山陬，从来不奉正朔"云云。亮畴大骇，呼入责之，犹争云。此语有出处，此州书吏皆布衣赤脚，不敌它州之皂隶也。

二一六　起重机与留声电话机之发明

明牛存喜，字汝吉，聪颖多艺能。天宁寺碑刻成，在阶墀间，或命移置阁檐下。碑高与檐齐，众皆难之，乃召存喜至。见役者数百人，给曰："众馁乎？若第归食。食后，与我会寺门下。"比众至，存喜业与僧人数辈，以机法推挽阁下矣(见《河内县志·艺术传》)。此即西洋起重机之嚆矢。又袁简斋《新齐谐》云："江慎修(永)置一竹筒，中用颇黎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言毕即闭。传千里内，入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全。"其法在留声机电话之间，惜未能精益求精面底于成耳。

二一七 填词须分阴阳

偶得对联云："四时春夏秋冬，五声平上去入。"平声有阴阳平也。周九烟(星，后改姓黄，冠于本姓之上。)云："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上去入亦分阴阳。凡填词，须分阴阳平；若制曲，尤非四声悉分阴阳不能入律(阴清声，阳浊声)。

二一八 张子信善解鸟语

《北齐书·方伎传》："张子信隐居白鹿山，少以医术知名，又善易筮及风角之术。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于庭树，斗而坠焉。子信曰：'鹊言不善。今夜有人唤，必不得往。虽敕，亦以病辞。'子信去。是夜，琅琊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以子信言，苦遮留之，称坠马腰折不堪动。诘朝难作，永洛乃免。"此公冶长后，能通鸟语者。

二一九 诚意伯郑端清神算

相传明诚意伯临殁时，以一箧密呈太祖，扃鐍甚

固。属贻继体，丁至急乃可开。其后燕师迫近畿，建文将逊国，徊徨无策间，开其箧，得僧衣、戒刀、度牒，因易装遁荒焉。王文简《池北偶谈》云："郑端清世子让国，自称道人，精邵康节之学。宫中有一椟，手自缄鐍，岁辄易一封识，遗令遇急乃开。及其孙寿平值河北流寇之乱，发椟得破衫五，一阔大，四稍窄小。王躯干伟硕，其弟四人则短小也。遂衣而逃，得免于难。"与诚意伯事绝类。

二二〇　曾勉士述筑台及用炮之法

南海曾勉士先生（钊）湛深经术，博稽古籍，粤人治汉学者未能或之先也。著《面城楼集》十卷。集中之文核证典礼，辨订经传，深微奥衍。其诸书后跋尾，亦考据精确，无空骋议论之词。生平抱用世志，治经外，农田水利，战守兵法，无不研究。道光辛丑、壬寅间，海氛孔棘。制府高平祁公檄令修碉筑坝，募勇团守，旋已议款，敌兵不至，而所支帑不能报销者，至三十二万馀金，倾家不偿，坐此免官。藏书数万卷，并质于人。徐铁孙观察，由浙中寄诗怀之，有"误人岂有阴符书"之句，盖伤之也。其《答翟茂堂都司书》详言蜘蛇山炮台，当日建筑防堵情形，了如指掌。书长难于

具录，兹节录其所言筑台用炮之法如左云：

向来台形，或圆或椭或方，其炮路皆散而不聚，足以破贼舟，而不足以洞敌舰。钊乃创为之字形，使台曲如蚓萦。敌舰出山足，则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之炮，集击船头为正，其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一之炮集击船尾为奇。倘敌舰冒死闯入台前，则第十一至三十一之炮迎击为正。第六至第十三之炮，横击为奇。

又云：

至于用炮之法，以炮口照星瞭左右，人所共知也。以勾股算弹子所出高低，人所不知也。譬如炮身长八尺，炮口高一分，则弹子至一百丈，高一尺二寸五分矣。若炮口高一寸，则弹子至一百丈，竟高一丈五寸，其能中船乎？钊乃以朱线识炮身之右，从炮口通至炮尾，以求地平之线，使炮勇瞭头平视，度炮口之朱线，不过高炮尾一二分而止，则炮弹高下尺寸可自操矣。炮垛既曲，炮弹必聚，人所共见也。一发之后，装瞭不及，人所无如何也。钊乃分炮位为三班，譬如十炮同击一处，以一、四、七、十等炮为一班，二、五、八等炮为一班，三、六、九等炮为一班。第一班炮已发，即赶装药，推归原位，迨第三班炮发，而第一班炮可复发矣。此即连环法。唯连环枪直行进退，炮则横列迭发耳。（原书节录止此。）

它如相度地势，瞭量炮线，测水之深浅，分风之上下，蒲囊夜扛，以出不意，锹沟掘坎，以阻冲突；设土垛，置喷炮，以护前台；屯壮勇，扼田塍，以防后路；立不败之地，出万全之策。其经营布置，书所能详。其因应变通，书容犹有未尽矣。集中又有《虎门炮台形势条议》、《记沙钻》等篇（按：沙钻一器，投之劲流中，能倚立水底，旋转不停。遇有厚沙，随钻随起，水行沙去，弗复淤积，浚河善后之良器也。记后附图），皆经世有用之文；有志之士，当条贯而寻绎者也。

二二一　十九做巡抚，七十授编修

康熙朝，宛平黄昆圃（叔琳），年十九，官至浙江巡抚，疆臣持节，殆无早于此者。慈溪姜西溟（宸英）年七十，以丁丑一甲第三授编修。词臣珥笔，殆无迟于此者。叔琳亦辛未第三人及第。